



揭穿迷信骗局

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福建省新闻出版局

“新农村新农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杨鹏飞 白京兆

副主编：林义杰 马国林 陈永共 蒋达德 赵文淦

编 委：李洪荣 宋国林 许惠霖 林万泉 林为建

特邀编辑：李国荣 陈 斌

本书编写人员：郭丽福 林伦秀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FUJIAN SCIENCE &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编者的话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迫切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and 党的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人。广大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也是新农村建设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主力军。农民的思想观念、科技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以及伦理道德水平，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以及农民的富裕和文明程度，而且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如期实现。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事业，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加速提升我省广大农民的整体素质，更好地服务海峡西岸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共同组织了省内有

关专家精心撰写了“新农村新农民丛书”。丛书涵盖农村种养技术、医疗保健、农村文化、农村新风尚等各个方面，包含“无公害种养技术”、“种养一本通”、“新优特种养技术”、“文明新风尚”、“一根针一把草一双手”、“农家医保”等六个系列 50 个专题。内容新颖实用、文字简练、通俗易懂。

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发行，能够对提高我省广大农民的综合素质、培养海峡西岸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人才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福建省新闻出版局

2006 年 8 月

前 言

同一片蓝天，同一块土地，不同村子里的景象，并不完全一样。

有的村庄，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再穷不能穷孩子和老师。书中自有“黄金屋”(富起来，奔小康)，书中自有“颜如玉”(强健的体魄)，书中自有全村福。小呀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是男是女都对不起爹和娘。

有的村庄，最漂亮的房屋是庙宇殿堂。再穷不能穷了菩萨和尚。有了神灵有依靠，还怕自己的村子变不了样？“菩萨呀菩萨，我可天天把香上，虔诚朝拜，可不能把咱扔一旁。”

有的地方，风水先生是害人精，算命卜卦没人听。迷信活动没市场，一派新风尚、新气象。发展是个硬道理，改革开放是个好机遇，千金一刻莫迟疑，好书记有好主意，齐心协力，带领大伙往前奔。

有的地方，风水先生最神气，算命卜卦众人信，迷信活动一件又一件。生产落后家家穷，洋洋得意的一则好消息：“今个儿又被评为县上的贫困村，有钱有物有救济。看着你那好书记，给你送的是不是一件新棉衣？”

有的地方，讲科学，种粮种菜讲科学，厂矿生产讲科学，衣食住行讲科学。“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有科学的头脑，有科学的态度，有实实在在的科学行动，受益匪浅。

有的地方，村民今朝有酒今朝醉，赌博（如麻将、六合彩）

争着碰运气，劳动没力气。“看到别村变了样，只怪菩萨少帮忙。”

……

社会是复杂的大千世界。今天，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犹如春风拂面，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鞭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

正当《揭开风水之谜》、《揭开鬼神面纱》出版的同时，我们编写了《揭穿迷信骗局》一书，彻底揭开广大乡村一些迷信活动的真面目。

什么是迷信？

所谓迷信，就是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信以为真，信以为是。这就是说，对什么事，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是与非，不管有与无，就是深信无疑，如对鬼神、风水、卜卦等等的迷信。

迷信是腐蚀社会主义新农村基石的元凶之一，必须揭穿它的骗局。

作者

目 录

一、“鬼神出在自心头”	(1)
害死人的烧香许愿	(1)
自欺欺人的求雨	(3)
榕城的“榕神”	(5)
阴间没有地狱	(8)
刘邦和叶向高的梦	(10)
“赵公元帅”的教训	(12)
“出米石”传奇	(14)
阎锡山信佛的厄运	(16)
生男生女的秘密	(18)
书生与“鬼”·陕西壮士	(20)
瞎编出来的“鬼”	(22)
幡然悔悟的吴大娘	(24)
“请出”泥菩萨办小学	(25)
二、“风水先生惯说空”	(28)
“白虎抬头”的骗局	(28)
一场“骗龙”的闹剧	(30)
“秘密任务”·“后院起火”	(32)
中上阶层的“时髦”	(33)

“仙水”	(35)
袁世凯在宫门修厕所	(37)
三、算命先生的谎言	(41)
“生辰八字”的秘密	(41)
算命先生的“绝活”	(43)
《凤阳花鼓》·朱元璋	(46)
“同路而行”·“夺路而行”	(49)
骗人的“本钱”·口歌子	(51)
“父在母先亡”	(53)
一窝“老虎”·“十羊九不全”	(55)
黄雀衔帖的骗局	(57)
“九星照命”的货色	(59)
黑色诱惑的悲剧	(61)
手相·“算命机器”	(62)
炒作中的“星座算命”	(64)
四、“奇闻”不奇	(67)
眼皮跳的“奇闻”	(67)
“鬼压床”	(69)
拔牙的风波	(71)
吹歪嘴巴的“鬼风”	(73)
老姜的“酒糟鼻”	(76)
“死不瞑目”的奥秘	(78)
世上没有“落水鬼”	(79)
地下菜窖里的“鬼”	(81)
子虚乌有的狐狸精	(83)

猫头鹰的冤假错案	(85)
“不祥之兆”的玉兰花	(88)
神秘的“魔”菇	(90)
“神树”	(92)
五、“贱名”·“气功”·“神花”	(95)
不合时代的“贱名”	(95)
陋俗：向路上泼中药渣	(97)
“照妖镜”的风波	(99)
数字：“吉祥”与“不幸”	(101)
“奇书”·“不宜动土”·“奇碑”	(103)
神棍·“气功大师”	(105)
发气治病的骗术	(108)
下油锅的假与真	(110)
“老佛爷”的“女左男右”	(112)
上当的孝子牛牛	(114)
明宪宗的“扫帚星”	(116)
为“神花”举办节日	(118)
移风易俗的集美城乡	(120)
六、荒诞事件教训	(122)
荒唐透顶的“预言”	(122)
魂断“起名大师”	(123)
“仙草”——何首乌	(126)
迷信“半仙”的下场	(129)
“法事”背后的罪恶	(131)
算命带来的祸害	(132)

七、自然之谜揭秘	(136)
罕见的“广西怪火”	(136)
“石室藏烟”·“龙舌头”	(138)
半山腰的“香地”	(140)
震惊京城的“大水怪”	(143)
并非怪胎的蛇龟	(145)
两头蛇·三条腿的人	(147)
花蛇蜕壳不神秘	(150)
石姬口村的猝死之谜	(152)
后 记	(155)

一、“鬼神出在自心头”

害死人的烧香许愿

在黑暗的旧社会，百姓多灾多难。一些人被迫无奈，不得不去求神保佑，烧香许愿。但是，那样有用吗？

一个村子的东头，火光冲天——失火了，正赶上春天，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转眼间就有好几家房子被火烧着了。

住在下风头的人家，在众人的救火声中，也赶紧往外搬东西，拆开火道，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但是，有一家老太太，既不去救火，也不往外搬一些东西，而是手捧着几炷香，双膝跪地，声声叫喊。

“老天爷，大菩萨，快把风头转过去吧，留下我的房子。我会杀整只肥猪敬谢你们的。”老太太喊得声音嘶哑，眼泪直流。

在这非常时刻，风势不但没有减小，反而越刮越大。火不但没有灭，反而越烧越旺。

一分钟又一分钟，没等这老太太祷告完毕，火头已经席卷过来。

结果是，她的房子和屋里屋外的东西，被无情的大火吞噬了一半。许了愿，有什么用呢？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大菩萨并没有把老太太和她附近的村民放在眼里。

有一次，阿福哥的孩子病得挺厉害，他们不请医生来看，也

不送孩子上医院去。孩子的妈妈抱着孩子在屋里哭，孩子的爸爸点起香火，跪在地上，向菩萨、神灵许愿。

许着，许着，孩子断气了……

看，哪有什么神灵啊！

如果真有什么神灵，看在孩子爸爸这般真心诚意烧香许愿的面上，为什么还不救孩子一命呢？

有一位名叫阿忠伯的老太爷，他的一个儿子在 1946 年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从南方到了北方。据说好几万好几万大军，在保卫一座大城市。

“回来吧，儿呀，大神大佛保佑你。”阿忠伯几乎天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跪在地上，空手地拜着，连买香火的钱也没有了，“让我的儿子平安地回来，我会杀猪祭天，并请村里的大爷吃一顿。”

“儿呀，你真的回来了！”一天，阿忠伯大清早，开门大吉，高声喊道，“我儿子回来了，回来了！”

他的儿子是被解放军俘虏的，洗干净了衣服，剪短了头发，领了路费，被释放回来，身上还有回乡证件哩！

阿忠伯有言在先，真的杀了一头猪，几个人凑合着敲起锣鼓，往庙里的菩萨跟前送上猪头，给神像披上红布条，摆了个不大不小的酒席，请大爷们热闹了一番。

农民的孩子没有变成炮灰，还被优待——被解放军释放了回来，这的确是一家和村子里的一件喜事。阿忠伯也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平安回来，好几位亲邻吃顿饭，表示庆贺，这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阿忠伯不光请人吃，还闹了神，宣传菩萨大佛有灵，这就是迷信了。

烧香许愿，真的可以消灾免难吗？

不能。什么神仙呀、菩萨呀、老天爷呀，统统是人们编造出来的，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世界上既然根本没有这些玩艺儿，还叫它保佑什么？你的心再诚，许的愿再大，怎能消灾免难呢？

如果烧香许愿可以解决问题，那位老太太那样苦苦哀求老天，为什么风不减，火不灭，照样把她家的房子烧掉了呢？

如果神灵能保佑人，那孩子为什么死在手中？可见神灵是没有的，许愿求神是徒劳无益的。不然，还开什么医院，还培养什么医生！

“瞎猫碰到死老鼠。”那不是神灵相助。阿忠伯儿子回来是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是解放军的政策好。当然，也与他选择弃暗投明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有关；否则顽抗到底，成了炮灰，自然也就回不了家。他能死里逃生，有很多原因，但不管多少原因，都跟阿忠伯烧香许愿没有任何关系。

自欺欺人的求雨

1678年（康熙十七年），大江南北，河南、山东大旱，每日渴毙多人。为祈祷上苍，普降甘霖，康熙皇帝于六月十八日，亲自“步天坛祈雨”。

祈雨当然是无稽之谈。第二年，旱情更重，在山东，“终年不雨，大饥，人相食”（乾隆《青城县志》）。在江西，“南昌等五十九州县旱”（光绪《江西通志》）。这年四月十五日，康熙皇帝再次“步天坛祈雨”。

据记载，从1744年（乾隆九年）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的77年间，乾隆皇帝亲自参与祈雨36次，嘉庆皇帝参加祈

雨6次。

旱魔惊动了皇帝，而各地各级的官员更是第一线祈雨。福州东郊7公里处鼓山西麓的鳝溪潭畔，有“司雨之神”的白马三郎庙。唐代以后，大旱年头，那里成了求雨的场所，北宋名臣蔡襄（1012~1067）、文学家曾巩（1019~1083）都来过这里求雨，并写过祈雨诗文。



福州鳝溪潭畔也是“求雨”的场所

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攀越考察过的福建仙游县九鲤湖，山高林密，怪石嶙峋，巨瀑横飞。在那化龙洞口也有一块“雍正乙卯（1735年）夏……祷雨到此”的石刻，记载求雨之事。其实，各州县类似记载祈雨的“纪念物”相当的多。古籍志书上的记述，那就更多了。

光绪（1875~1905）初年的华北大旱，各地灾民“盈千累万，越数日必会齐入庙诚求（雨）”。

在江苏海州（今连云港），人们是将“北极大帝”（又叫“玄天大帝”）的塑像抬到求雨现场，请这位在诸神中地位较高、能调遣龙王的神命龙布雨。

求雨场上，彩旗飘扬，旗上写着“风调雨顺”、“油然作云”、“大雨倾盆”等等文字。

求雨的人或光头赤足，或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呈现一派下雨的景象。

庞大的求雨队伍，是一个村或几个村子汇合的，在烈日下缓缓移动。

队伍的最前头是鸣锣开道，随后抬着北极大帝的神像，神像前抬了一个瓷瓶。

声势浩大的求雨队伍，边走边唱着《求雨歌》：“小人求雨，万民得济。神灵慈悲，赐雨湿地。生灵获救，雨住水干。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人们到了所谓的“龙潭”边，用空瓷瓶在潭内装满水，叫“取水”。抓一条泥鳅放在瓶内，叫“请龙王”。

做完这些，求雨队伍便返回去，把北极大帝和装泥鳅的瓷瓶，放在神庙院内露天让太阳曝晒，直至下雨。看那北极大帝，能忍受多少日子？

皇帝求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官员祈雨负有“守土安民”之重任，可以收买人心。老百姓祈雨是生存所迫。当然还有求灭蝗灾的，求除瘟病的，求大风雨减灾的，尽管五花八门，全是迷信之举。

现在谁不为古时求雨的举动感到好笑呢！在许许多多的迷信之中，求雨的迷信已经绝迹。科学的巨浪，荡尽迷信的残渣。

榕城的“榕神”

祖国南方沿海各地，翠绿如盖、枝叶繁茂的榕树是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福州的榕树是很有名的。宋治平年间太守张伯玉，倡行“编户植榕”，以“绿荫满城，暑不张盖”，作为绿化福州、抗旱防涝的导农兴利措施。因此，有的认为福州称为榕城，就是这样得来的。

不。有人在《全唐诗》里找到了翁承赞的一首诗，题目就是《甲子岁衔命到家，至榕城册封，次日闽王降旌旗于新丰市堤饯别》。翁承赞，莆田（一说福清）人，乾宁进士，任京北府参军，“甲子（904年）岁衔命到家”（奉命回闽）至“榕城”（福州），这不是比张伯玉的福州别称“榕城”早多了？

榕树，福州的骄傲。有人字榕、骑墙榕、抱石榕、龙墙榕、门字榕、跨河榕等等，千姿百态，古榕、巨榕到处可见。

论榕树的古老，华林寺前有株唐代古榕。论大，省府路有株围径13.5米的古榕，要5人伸臂才能合抱。论知名度，那北郊森林公园里的“榕树王”则远近闻名——胸围10米，树高20米，树龄940多年，冠幅1330平方米，树下可容千人乘凉——真奇怪。

据报道，云南保山市的“亚洲巨榕王”胸径9.07米，胸围30.5米，要18个人才能合抱，覆盖的地面达2000平方米。

华南各地城乡，村村都有巨榕、古榕。每当盛暑之际，片云尽敛，微风不生，日火烧空，流金烁石。人们在榕树下歇息，畅谈国家大事，漫话国际风云，销售土特产品，享用清茶果点，其乐无穷——这是天然的俱乐部，热闹非凡。

“榕叶满庭莺乱啼”（唐柳宗元）、“卧闻榕叶响长廊”（宋苏东坡）、“百叠青山江一楼，十里人家，路绕南台去，榕叶满川飞白鹭，疏帘半卷黄昏雨”（宋李弥逊《蝶恋花》）。四季常青的榕树，生命力旺盛，任凭风吹雨打、洪水侵袭，岿然不动，生生



福州森林公园里的“榕树王”

不息。

正因为这样，有的乡间，有的人把其中的一棵，或几棵神化了，认为是神灵的化身，或者依附着神灵，甚至本身就是神——这就不对了，这就是迷信！

有一年夏天，福州某处“算命一条街”的一棵榕树有人竟看到了“照天君”下凡，吹得神乎其神。

树下围的人越来越多，摆着几碗供品，树上插着几炷香。一夜间，榕树成了仙。

接着，来朝拜的人更多了，供品更多了，香火多了，那气味浓得呛人。

整天整夜摆着的供品，经过太阳晒，风儿刮，雨水浇，很快发霉发馊，引来好多好多的苍蝇，黑压压的一片。

几个好心的老大爷老大娘，冒着烈日清除了一番，可到了夜里，有的人头痛，于是有的人据此说榕树神显灵了。

于是，老榕树的名气传得更远，前来瞻仰、上供的人络绎不

绝，供品越来越多。烧的香一根比一根粗大，树身上被人用刀挖成的供插香的窟窿逐渐增多。许多人终日在树旁跪拜，乞求保佑平安、发财致富，还献上各色或长或大的布条。

难道一棵榕树真的“修成正果”，得道成了仙？经过一番折腾，榕树身上百孔千疮，倒地死去。

阴间没有地狱

有人相信命运，也相信鬼神。既然相信了鬼神，那么也应该有鬼神呆的地方。鬼神呆在哪里呢？

于是，便有人编造出天堂、地狱来。说天堂在天上，天上住神仙；地狱在地下，地下聚鬼神。

世间没有鬼神，也没有地狱、天堂，全是封建社会统治者编造出来的。作为古建筑中的地狱，我国大陆曾出现过 10 多处，现在仍有 4 处：

一是山西蒲县的柏山寺（东岳庙）十八层地狱。地处蒲县城东 2000 米的柏山之麓的柏山寺，全部建筑都埋在地下，相当完整。

从那地面依次而下，共有 15 孔窑洞，其中 3 孔窑洞各分为 2 层，组成了完整的十八层地狱。

地狱中，依次地雕塑了五岳大帝、十殿阎罗、六曹判官、牛头、马面、鬼卒等的像。它们与真人大小相等。有的狞眉狰眼，有的龇牙咧嘴，有的挺胸凸肚，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卧冰山、上刀山、下油锅、碾尸骨、磨肉酱以及割鼻、拔舌、剜眼、锯解、分尸、狗撕等古代酷刑的地狱真相。

二是山西双林寺十八层地狱。它位于平遥县城西南 7 公里处

桥头村北侧的双林寺内。

据记载，这座寺庙始建于北齐，兴兴废废，修修建建。阴森森的“地狱”设在地下，分地藏王、十殿阎罗、六曹判官等几部分，是山西仅次于柏山寺的第二座完整的“地狱模型”。

三是在山西省五台县五台山南台西北岭金阁寺内的十八层地狱。古代技艺超群的佛教艺术家们，把各种鬼神形象雕塑得栩栩如生，气象森严、布局严整，艺术造诣很高。

不过，虽然称它是地狱，却雕塑在地面，与旁边的观音殿、菩萨殿、药王殿等古建筑，合称为金阁寺六大殿。

全寺共有 1000 余尊塑像，据记载是唐明以来殿宇塑像里的精品。

第四座十八层地狱，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旧城正北的高庙里。

这座地狱，是一座巨型的地下宫殿建筑，殿内绘有各层地狱景象，森严恐怖，令人不寒而栗。

有意思的是，地狱之上有一座“天堂楼”，楼阁里塑有玉皇大帝、太白金星、二十八宿等鬼神狰狞形象。整个建筑构成一幅完整、形象的天堂与地狱的图画。

据报载，上述 4 处的十八层地狱，都作了修葺，把它们作为旅游景点向游人开放。

旧社会就是一座最大的最残酷的地狱，看看这些雕塑的地狱，可以加深对封建统治阶级罪恶滔天的认识，也有助人们破除对鬼神的迷信。

香港岛上有一座胡文虎的虎豹别墅，那里的一大片墙壁上雕塑了十八层地狱的图像，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的人看过之后，慈悲心大发，或改恶从善，免得后世被打入地狱去。

所谓地狱也和天堂一样是不存在的。那么，地下是什么样

子呢？

科学家说，咱们居住的地球像个大西瓜，人们就住在这个“大西瓜”的外皮上。沿着“大西瓜”的周围兜一圈，要走4万多公里。

人们住的“西瓜皮”是硬的，有泥有砂有石块，厚度平均有33公里。再往下去，一层比一层热，里头全是炽热的岩浆。岩浆喷出来就成了火山。那么热的地方，哪还有什么“阴曹地府”和“十殿阎王”，绝对存在不了。

刘邦和叶向高的梦

好些庙宇借旅游业的发展，大搞祈梦活动。

一个人把自己的前程（从政、商贾、家事、婚姻等等），寄大神大仙托个梦，该是多么的“虔诚”。连老太太都要笑破肚皮的迷信，一些年轻人还在一试再试它的“灵验”。

有人举了一个例子，说西汉时代沛公刘邦，还只是做亭长（相当小的官吏）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追赶着一只羊，他拔羊的角，随便动一下羊角就掉了；他拔羊的尾巴，没有花什么力气，随便动了一下羊尾巴也就掉了。

刘邦把奇怪的梦说给朋友听，那朋友大叫起来：“好梦，好梦。你看，‘羊’去掉角和尾，不是一个‘王’字吗？”后来，刘邦果然成了汉王，梦是个征兆。

刘邦已死去2000多年，他做了梦没有，死无对证。别有用心的，完全可以无中生有造出一个梦来。从字面上看，这是当时或后来的人编造的，为他的王位叫好，可以利用这个梦，讨刘邦的欢心，拍拍“王”马屁，得个一官半职，或什么封赏之类。

明朝的大旅行家徐霞客（1587～1641），于泰昌元年六月初十日（1620年7月9日）来到福建福清的石竹山考察。

徐霞客在《游九鲤湖日记》里写道：“闻横路驿西十里，有石所山（石竹山），岩石最胜，亦为九仙祈梦所。”

“亦为九仙祈梦所”，一个“亦”字，可见明朝好些地方祈梦之盛行。《石竹山志》载有一首《祈梦》诗：“信命信天犹信时，荣华富贵卜先知。斜依殿角祈好梦，行止吉凶决质疑。”

据说，不少人上石竹山庵庙里去祈梦，都相当灵验。许多灵验的故事，长久流传，吸引了一批善男信女。

1995年，任仲泉一行游石竹山寺。一位导游介绍明代礼部尚书、东阁大学生叶向高（1559～1627年）前来祈梦的故事。

叶向高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据说尚未登第时，他曾在这里祈梦，梦神告诉他：“富贵无心想，功名两不成。”

这不是“功名”、“富贵”都认定无望吗？但是叶向高并未丧失志气，还是拼命读书。

“结果是‘戊戌’一科，高中进士”，导游说，“兴高采烈的叶向高回到石竹山寺庙，请寺中道士圆解旧梦。”

道士听后说：“那个梦已告诉了你有希望，只是你没有理解。”

“什么希望？”叶向高问道。

“‘无心想’”是“相”字，将来一定位极人丞；‘两不成’是‘戊戌’二字，不是指明‘戊戌’年会高中吗？”证实“梦象不假”。

哪知，任仲泉指出“此种故事，显属后人编造”。因为叶向高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年），24岁中进士，是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年），均与“戊戌”无关。

活到69岁的叶向高，只有一次逢到“戊戌”年，那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此时他已39岁，正是神宗皇帝派遣宦官

充当矿监税吏，搜求天下财货，叶向高一再上疏请终止矿税之日，这时他已做官整整 15 个年头。

叶向高为一代名宦，功名早遂，识见豁达，但石竹山祈梦之事，实属杜撰。

幸好徐霞客比叶向高大了 7 岁，不然叶向高祈梦的故事骗了徐霞客，而徐又在旅游日记上记上一笔，那才叫人尴尬哩！

祈梦已经骗了不少人了，绝不能再上当受骗了。

靠一个“梦”，就能预测什么什么，只有迷信的人才热衷于这番胡闹，真是可悲。

“信诚则灵”，就是骗局，是光天化日下捞钱的伎俩，可要警惕哟！

“赵公元帅”的教训

报载，湖南株洲的文先生，接到表兄从广州打来的电话，要他去见见世面，开开眼界，看看世间“富得流油”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

文先生年纪三十七八，表兄在广州开了个小五金百货店，也算是个有点家底的“民营企业家”。他们从小形影相随，又是亲戚，去广州也花不了什么钱，故文先生二话不说，乘上火车到广州。文先生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店面，探问一下表兄是怎么发家致富的。

到了广州，哎哟——哎哟！车水马龙，人潮如涌，那热闹的街景，那肥胖的洋人，那上下的电梯，那刺眼的灯光，那艳丽的广告，那难懂的语言，那大极了的商场……

文先生非常仔细地观察，不觉间他发现了一个很普遍的

现象。

“表哥，大商店、小商场、宾馆、饭店，奇怪——”文先生说。

“奇怪什么呀！”

“他们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佛龕，供奉着一尊关帝菩萨……”

“不，那不是关公，他们供奉的是财神——赵公元帅。”表哥说，“它可招财进宝，发财发财。”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秘密，表哥的小五金店的一个角落里，就安奉了一个小小的“财神爷”，常常换上水果作供品。赵公元帅雕像前边的两侧，还有小小的红电灯代替传统的蜡烛，彻夜通明，他还不时往香炉里点上几炷香。

“小巧玲珑、形象逼真的财神爷，也许真的是保佑着人们做生意、赚钱的。”文先生一向节衣缩食，手脚勤快，上过中学，知道《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就讲到了赵公元帅。这次他从广州回株洲，也买了一尊赵公元帅的塑像和现代化的“蜡烛”。

真的，很灵，文先生店里的生意虽不算火红，但也算可以，赵公元帅保佑了他，他也日夜服侍着这尊财神。用他自己的话说，“比自己的父母还要亲得多”。

一天夜里，他刚躺下床去，正要隐隐约约入睡时，突然几声轻轻“噼啪”声，闪现了一阵火花。火花燃着了纸，然后是货柜、天花板、窗帘……

“救火呀，救火呀！”文先生全力推开了店门，大声呼叫。

火舌窜出窗口，上了二楼。

“救火呀，救火呀！”文先生大声地叫着！

文先生的呼叫，惊动了邻街所有的人，有的打110报警，有的提着水桶、脸盆，装满了水赶来救火。

一字排开的店面，虽然是水泥砖柱，但楼上仍是木板的，火势相当猛。

几百米之处，都可看到一股浓烟直冲云霄。火光映亮了前方漆黑的天空，“噼啪”的火爆声，一阵又一阵。

在消防队员的全力扑救下，三四条高压水枪，终于制服了火魔。幸好没有人员伤亡，只是二三十间店铺烧成了灰烬。

事后经过调查确定，起火点就在赵公元帅的神龛上，属于老旧的电线漏电引发的。天哪，“元帅”，好狠心哟，文先生虔诚地崇拜他，他却给人们带来了灾难，“财神”变成了“灾神”！

“出米石”传奇

老徐与徐霞客同姓，但一个是生在当代，一个是生在明朝，相隔了300多年，族缘上不知有什么牵连，但老徐对旅游十分喜好，也可称得上一个“家”了。

大河上下，大江南北，都留下老徐的足迹。就福建来说，他走过许多山村寺庙，看的东西多了，所见所闻，简直是一位活的“旅游通”。

“建宁金溪乡水西村与均口镇黄岭村之间的山上，明代有个和尚，从山西五台山来这里建庙，”老徐说道，“建了庙，朝拜的善男信女越来越多，寺内的斋饭无法供应……”

“怎么办呢？”听的人着急了。

“相传某日，庙前一块石壁突然开了一洞，洞内冒出白花花的大米，供作进香朝拜者用餐。”老徐说，“进香的人多，洞里流出来的米也多。”

“太好了，太好了！”

“不料，有一位贪心的和尚，却偷偷地把出米的洞凿大，想让它多出一点米。啊，这块出米石的出米洞，从此不出米了。”老徐讲到这里，深感惋惜。

永安市城南 50 公里的大陶洋，有座始建于明正德二年（1507 年）的甘乳寺，它的上殿是一座二层的塔式建筑，殿的右侧石壁是块“出米石”。

“相传，当地有一位善良的农民，一天上山砍柴归来，又饥又饿，路过上殿时随地躺下休息，不知不觉他进入了梦乡。”老徐又讲开了，“梦中一位仙人指点他说，石壁上的洞会流出米来的。一觉醒来的农民，果然得到流出来的米，他把米带回家里去……”

“后来呢？”听的人又急了。

“砍柴的农民把这消息告诉给穷苦乡亲们，于是大家纷纷上山请求恩赐。说来奇怪，流出的米每人一筒足够供应。人多多出，人少少出。”

“哎哟！一位财主知道了，趁着黑夜，带着狗腿子来到‘出米石’前，把出米洞凿得大大的。”老徐叹了口气，“完了，不出米了。贪心反被贪心误。”

“也在同一个永安市，桃源洞的修竹湾有块‘连壁石’，在连壁石附近有个寺庙。据说，唐代有个头陀僧，从长安化缘乞食南下，发现了寺里的‘出米石’的‘出米洞’，每天都流出定量的大米来。一旦有僧侣和客人来，流出的米便随着人数的增加而增加。”

“后来呢？”人们又担心起来了，问道。

“后来，”老徐说，“头陀僧修炼成功，羽化升天而去。一位贪得无厌的人，趁机带上斧凿，把出米的洞口加大，结果呢，照样是……”

“老徐，你相信吗？”有人问道。

“我也问过寺庙里的和尚。”老徐说，“答案是可想而知。这怎么可能呢？骗三岁的小孩子也骗不过去。即使那虔诚的善男信女，也不会相信的。”

的确“出米石”在许多寺庙都有，作为一个小小的“洞”，用娓娓动听的故事，加上迷信的外衣，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警诫贪心的人。

绝对是寺庙里的人弄手脚，凿出“出米洞”几个字，然后捧出一些米来，当作是石洞里流出来的宝贝，以骗取善良的人对菩萨的崇拜，并借此提高寺庙的知名度。

当然，也有人“宁可相信其有，不可相信其无”，做个口头宣传员，以为这样一来，可以得到更多的保佑。

徐霞客游过的福建福清石竹山石竹寺，有一石壁高4米，宽9.2米。石崖上有一圆洞，口径0.08米。据传该洞会流出白米以供僧道食用，人多多流，人少少流。后来一小僧贪心，把洞凿大，结果破坏了灵性，不流白米了。此传说意在惩戒贪心之人。

“意在惩戒贪心之人。”有人还写了一首《出米石》的诗：“箴言警世戒贪篇，巧借神仙故事传；真个石头能出米，人间谁愿苦耕田。”

如今，石竹寺的“出米石”三个字，为人们破除迷信提供了实物证据。

阎锡山信佛的厄运

山西的土皇帝、军阀阎锡山（1883～1960），求神拜佛是出了名的。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五台山有一座大孚灵鹫寺，他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到寺里去烧香拜佛。

“司令，你那么虔诚到庙里去叩拜，干吗？”他的部下壮着胆子问阎锡山。

“啊，我听我的老娘说，她当初梦游灵鹫寺，并在寺庙中好好地拜了菩萨的。”司令得意洋洋地说，“后来就生下了我。”

因为这样，阎锡山相信自己不是个凡人，是庙中的神灵转世，是来拯救万民于水火的人物。

但是，1927年，他去南京开会途经无锡时，却遇上一件很伤心的事。

当时，阎锡山泛舟五里湖，游蠡园，看到对面一座山很奇特，他问向导：“那座山叫什么山？”

“叫锡山。”

“既然是锡山，贵县为何又称无锡呢？”

“锡山上原来是有锡的，也正因为有锡——”向导向阎锡山解释说，“一时之间都蜂拥上去开采，强占豪夺，纷争不断，死伤了好多人。后来锡终于采完了，这一带反而太平了，所以就叫做‘有锡则民乱，无锡则民安。’”

阎锡山想到这里，忽然睁开眼睛，没头没脑地对向导说：“有我则乱，无我则安，我难道成了一害？”弄得导游难堪极了。

1930年，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反蒋，两人同游五台山，到了大孚灵鹫寺。阎锡山烧香许愿，然后与冯玉祥计议反蒋，并列出了蒋介石的六条大罪状。一时之间各方势力都聚集太原，形成了一股反蒋潮流。

为了坐上“革命军主席”的宝座，阎锡山找了几个算命瞎子推算了几天，得出中华民国19年（1930年）9月9日9时9分为黄道吉日，这个时刻登基，定可长治久安，做一位名副其实的

“九五之尊”。

于是，阎锡山率了一帮人，于1930年9月9日一早，从石家庄抵达北平，准时在怀仁堂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主席之职。

然而9天后，张学良不仅不接受阎锡山的国民政府的任职，还出兵联合蒋介石，于18日大败阎、冯联军。

蒋介石对阎锡山恨之入骨，密下手谕：“要捉拿阎锡山，就地正法，以绝后患！”

阎锡山知道后吓得要命，从太原逃回五台山，慌忙又到大孚灵鹫寺去烧香叩头，乞求神灵保佑，希望闯过这一关。然后，扮成商人，逃到了天津。

蒋介石的厉害，阎锡山心知肚明，感到处境太危险了。他一面不停地烧香拜佛，一面向大连逃窜。

不论是来来往往还是进进出出，阎锡山都求菩萨保佑，他认为神灵是秘密的贴身警卫，是最靠得住的。菩萨根本就保不了他，“土皇帝”屡遭暗算，九死一生。

生男生女的秘密

“陈老太太的儿媳有喜了”——消息传开，街坊邻居为她祝贺。儿媳已经结婚三四年，有了“爱情之果”，做婆婆的高兴得夜里做梦都哈哈大笑。

但是，做婆婆的，心里仍不安宁。

如今，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如果生下的是个女的，就要断“根”——她只有这个独生儿子哟！她十分希望儿媳生下个胖胖的孙子呀！

于是，做婆婆的先是暗地里，渐渐地公开地积极求神拜佛。

听说什么地方有菩萨“灵”，她也不顾血压偏高、腿脚又拐，带着供品，前往叩拜，请佛祖保佑生个男的。

“只要心诚，佛爷显灵，包能生男……”在一些神汉的纵容下，她竟然在家里厅堂（后被人批评，改在一间房间里）设佛龕，天天跪拜。

有一天，陈老太太又听见一个巫婆说，双髻山的庵庙里，有一个“吉祥哥哥”小菩萨——雕塑成的一个小男童，身披丝绸袍，前头挂了一个褡裢袋，袋下有个“小鸡鸡”。

带着供品去的妇女，有年轻的，有老年的，对“吉祥哥哥”特别热情、往他的褡裢袋里塞钱，往他的“小鸡鸡”上摸了又摸（年轻妇女没有生育过的，摸了那“小鸡鸡”之后，又往自己的肚子上摸），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要生个男孩子。

不几天，陈老太太又听说一个叫皇庆庵的寺庙里，佛堂上有一块“摸子石”，匠人雕就的一个小小的石菩萨，小菩萨有个“小鸡鸡”，摸了它的“小鸡鸡”，据说也特别“灵”异。有求必应，不会让人白花力气，陈老太太赶去叩拜。

可是，陈老太太的儿媳，生下来的是个女孩。气得她三天不吃饭，哭丧着脸，怪儿媳“心不诚”。

其实，只要有点科学头脑的人都明白，生男也罢，生女也罢，都和“求神”无关。

求佛爷保佑、逗“吉祥哥哥”及摸“小鸡鸡”，都是自欺欺人的迷信。生男生女，完全取决于父母的性染色体的结合。

人的生殖细胞中，含有决定婴儿性别的物质，人们叫它为性染色体。

性染色体分为 X 染色体和 Y 染色体两种。女子的卵子当中，只有 X 染色体。而成熟的男子精子中，大约有一半含有 X 染色体，一半含有 Y 染色体。

事实是，如果带有 X 染色体的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XX”基因型的受精卵，将发育成女孩。如果带有 Y 染色体的精子和卵子相结合，形成的 XY 基因型的受精卵，就发育成男孩。

这是科学的结论，跟老佛爷、“吉祥哥哥”、“小鸡鸡”一点儿也不相干。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灵。

就生男生女的责任而论，与妻子、丈夫都有关，所以不能把生女孩的责任完全怪罪于女方。封建思想浓厚的婆婆，怪儿媳没生个传宗接代的，而对儿媳另眼相看，歧视、打击、刁难，这是极不道德的。

求神拜佛没有用，重男轻女的思想要不得。生男生女一样好。

书生与“鬼”·陕西壮士

有这么一位书生，经常听别人谈神论鬼，非常害怕。

一天半夜，书生从朋友处赶回家。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走了一段路，天空忽然下起雨来。他没带伞，便环顾四周，想找一个遮雨的东西。

忽然，他发现身后远处，有一团黑影在移动，同时，似乎有追他的脚步声，他害怕得小跑起来。

书生跑呀跑，跑得气喘吁吁，便放慢脚步。奇怪，后头的“鬼”，好像也放慢了脚步。

书生壮着胆子，向身后扫了一眼，模糊中只见那东西上大下小，同平常人差不多高，吓得他再往前拼命跑了一段路，一口气地冲进了家门。

第二天，书生的邻居请他去喝喜酒，见他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便好奇地探问他得病的来龙去脉。书生边说边叹，自认倒霉，见到了“鬼”。

坐在床边的邻居听后，也说：“我昨天晚上也够倒霉，我家今天要办喜事，去亲戚家借一口大铁锅，半路上下起雨来。我只好将锅举在头上当伞打。前头有个人，走得很快，很像是你，本想追上你，可我举着大铁锅，一直没法追上，弄得我现在手还酸痛。”

书生听了，“嚯”地一下坐了起来，大声地说：“原来昨天晚上，是你跟在我的后面，我还以为是大头鬼呢，把我吓了个半死！”

“就因为这样，把你吓病了？你呀，真是自己吓自己啊！”

书生的病，即刻便好了。以后他逢人便说：“世界上哪有鬼呀，全是自己心里胡思乱想想出来的。”

明朝天启（1621~1627）初年，北京南郊有一座桥，每到夜幕降临之时，过往行人就会暗中互相告诫：“晚上不要从这儿经过。”

“什么原因呢？”有人问道。

“这里常常闹鬼，被害的还遭毁尸灭迹。”同行的人回答着。

有一天，一位陕西省来的汉子，不了解情况，乘着酒兴，夜晚便向这座桥走去。

刚踏上桥，就听到桥下有“啾啾”的“鬼叫声”，接着，看见一个“鬼”从桥下跳上来。

来自陕西的这位壮士，勇猛强悍，又有胆略。他解下腰间装银子的袋子，朝那“鬼”的头部击去。

说时迟那时快，桥下又有几个“鬼”，冲上来与壮士格斗。其中一个“鬼”又被壮士打折了脚踝骨，血洒路面，倒地大呼痛

呀痛呀！

壮士大喊：“鬼呀，鬼呀！”

巡逻的人来了，经查看，原来那“鬼”是人扮的。

“鬼”被捉送衙门审讯，他们供出同伙数人，每到夜间便藏在桥下，有人从桥上经过，就出来作祟。行人胆子小的，害怕得两腿发抖，被捉住后把他勒死于桥下，遭害的先后约有二三十人。

官府把他们的同伙全部抓获，绳之以法。从此以后，晚间打从这里过桥的人，再也没有遇见鬼啦！

瞎编出来的“鬼”

上海一个出版社，收到了一份《我真的遇见到鬼》的稿子，说得活灵活现。

说的是 20 世纪末的一个夏天，驾驶员陈珊行车途中，汽车发动机发生故障，下车修车。

在检修过程中，他记得车门关得好好的。地广人稀，半途荒郊，也没有见到任何人靠近车辆。

陈珊把车修好，打开车门，发现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坐在司机室里。她身着红色上衣，白色裤子，身挎一个小挂包，梳着两条小辫子。

“司机大哥，把我带走吧！”小姑娘恳求着。

陈珊不想把她带走，摇了摇头。

嘿，那姑娘下车后，走向废弃的几幢破房子后面，二十分钟还未见出来，是不是去解小便了呢？

天色已渐渐暗下来，陈珊看她一个人在这里怕不安全，于心

不忍。自己家中也有女儿，将心比心，便改变主意，有心把她载走。

“喂，小姑娘，开车走了！”陈珊叫了几声，不见她回答。

陈珊见她不出来，便往破屋后面去寻找。奇怪，绕了一圈，没有见到小姑娘的身影。

陈珊突然转过身来，怪，怪，小姑娘却坐在司机室里。

那时候的车子，是要用摇把发动的。陈珊急忙拿起摇把，发动了车子，上车准备开车，又发现那小姑娘不见了。

陈珊下车去，车前车后转了几圈，也没有找到小姑娘，只得把车子开走……

回到车队，陈珊谈起这件事。才知道半个月前，就在出事的地方，因车祸死过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她的穿着打扮，与陈珊所见的一模一样。从此在司机中广为流传。

真此事吗？

后来，陈珊承认故事是自己精心编制的。

谁也没有见过鬼。大家都可以编造出一个两个、十个八个故事来。

编得越离奇，越吸引人，越有人听，越有人传，不胫而走。至于是谁杜撰的，无关紧要，不要这份“知识产权”，也不为此事负社会责任。其实，这种不负责任的杜撰，对社会毒害很深。

“请问，你相信不相信鬼神？”1990年，有人对60名农民作了调查，其中1/3的人回答是“肯定有”，1/3的回答“不可全信，不可不信”，1/4的人回答“或许有”，很少说“没有”。

那些所谓能通鬼神的神汉、巫婆，正是利用人们相当顽固的“鬼”意识，装神弄鬼，让鬼神信仰者，自己给自己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

幡然悔悟的吴大娘

吴大娘与村中的几个老年妇女，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打麻将，却会念佛经。

“人家进教堂，求上帝保佑。我们进寺庙，求菩萨，拜神拜佛有什么不好。”吴大娘口口声声宗教自由，有益无害，目的是为了保佑自己，保佑全家，保佑全村。

哪个乡有什么庙，哪个村有什么庵，她都去过、拜过、住过、赞助过。

丈夫过世之后的吴大娘，对佛的虔诚更是达到痴迷的程度。她的三个儿子，分了家，老实人，打工务农，靠勤俭持家。虽不如别人家，过着艰苦的日子，但也能支撑着儿孙们上初中、读高中。

吴大娘今天提了老大家的一瓶油上了庙，明天“偷”了老二家的一瓶油去了庵，第三天又“借”了老三家的一瓶油拜了菩萨。

儿子家的油不是拣的，也是花钱买来的。一次两次也就算了。时间一长，媳妇有了意见——也是很正常的事，劝劝娘，“量力而行”吧！

“哎哟，你们一条心，干预我去拜菩萨。”吴大娘怒火中烧，跳着说，“还不是为了大家，不然，日子会那么好，病呀，死呀，破财呀，倒房呀，说不定地震呀，没有菩萨佛祖保佑，没……”

村里的干部上门劝着大娘：“少带一点油去供佛吧！”吴大娘更气了：“连你们做干部的也欺侮我，我也是为了我们村里少遭殃，如果仅是我一个人，死了也就算了……”

吴大娘做人规规矩矩，除了拜佛，几乎没有其他嗜好。生活也是够节俭的。儿女给的零用钱、卖鸡卖鸭的一些小收入，都用来买香敬佛了。每天清晨，洗过脸，总得举香喃喃细语一阵，向这个神许个愿，向那个佛许个诺，而一瓶油，也只是一瓶油。有时，也许了两个菩萨的愿。

如果吴大娘家发了财，成了大款，或是中了什么“六合彩”、“体育彩票”，她绝对出手大方，至少是供上两瓶油。

她们几个人每个月都会出行，往一个庙里去住上一两天做法事，身体马马虎虎也能应付。

岁月不饶人。有一次从深山拜神归来途中，摔了跤，断了腿骨，被儿子抬了回来。过去用香灰涂涂腿上的一个小疤，都也奇迹般地没有发炎渐渐好了。

如今，摔断了腿，可不是小事。叫天天不应，喊佛佛不灵。医生说，要住上三四个月，要花上多少多少钱……

神呀佛呀，把她丢到了医院里，烧香是不可能了。在现实面前她悔悟了，是拜佛招来的祸，不去寺庙，哪会摔断腿骨。

但是，钱呢？医药费是个不小的数字。

村里的干部来了，送来了一笔慰问款。

“这可不是菩萨送的。”吴大娘非常感激。

吴大娘面对热情相助的亲朋好友、孝敬的儿子媳妇，从此静下心来，不再求神拜佛，不相信迷信，勤俭持家，还干些轻活，身体也恢复得很好。

“请出”泥菩萨办小学

这是一则触目惊心的数字，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

近几年来，修庙造神的风气沉渣泛起。据统计，全国修庙占地近7000公顷，农民为修庙造像捐款平均每人超过1元人民币，是“希望工程”实施3年来所得捐款的3倍多。在一个仅有10多万人口的山区小县，先后修建大大小小寺庙、祠堂80多个，耗资50余万元，相当于该县农业投资的一半，比该县全部教育经费还多1/3。这一切都毫无疑义地为学生跪拜神坛提供了温床和土壤。

修庙造神不是政府行为，个别神棍、巫婆暗中使劲，他们借着“宗教信仰自由”的口号，迷惑了不少善良的“善男信女”。

福建福州市陈益苍“请出”泥菩萨办小学的事，实在大快人心，很有教育意义。

“我今年80岁了，每当想起新中国刚成立时白手起家创办‘桂原小学’的往事，心情仍很激动。”陈益苍写道，“那是1951年，我在福州失业教师训练班毕业，以甲等学习模范的身份，由市教育局分配到桂山与原山两个相邻的村庄办一所小学并担任校长。我那时年轻，有献身教育事业的激情，接过委任书之后就约了在训练班的好友陈品玉同志一起来桂山。”

他们来到桂山一看，傻了眼，这里根本没有校舍。

刚解放，农村很贫困，但村长很乐意办学，他就领着陈益苍找校址。

陈益苍发现，村里有一座规模不算小的庙，木质结构，正中是大殿，旁边用木板隔着几间房子，改做教室很不错。

可是，庙里摆放着十几尊形态各异的泥菩萨，这可怎么办？应该把它们“安排”一下。

“把泥菩萨搬走，让它们给孩子们空个上课的地方。”陈益苍

的提议，得到了村长的赞同。

当时农民不怎么迷信，大家也没有意见。但是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去“安置”这些菩萨。

陈益苍急中生智，看见庙前有一个大水池，他建议说：“把菩萨‘请’到龙宫里去住吧！”

有的群众一听呆了，这怎么可以呢？

“我告诉龙王爷，这是我的主张，如有不对的，请菩萨处罪我吧！”陈益苍的一席话，安定了群众的情绪，消除了思想顾虑。

村长的积极性很高，他问道：“什么时候行动呢？”

“办学要紧，说干就干。”陈益苍抓住时机，边说边干。他先抱了一个小菩萨，扔到庙前的水池里，农民们也跟着干起来了，不到半个小时，庙内全部搬空了。

校舍有了，课桌椅由学生自备，课本由学校统一购买，两个村 80 多名孩子经过测验，分别编入一、二、三年级。

不到一周的时间开学了，结束了当地没有小学的历史。喜讯传到福州，在福州各商店当伙计的乡亲们，主动捐资，买了一百副桌椅，乒乓球桌、篮球架也有了。

经福州市教育局批准，“福州市桂原初级小学”的校牌挂起来了。

二、“风水先生惯说空”

“白虎抬头”的骗局

“风水先生惯说空，指南指北指西东。世上若有天子地，何不寻来葬老翁。”这是一首一针见血的打油诗，叫风水先生抬不起头。

迷信的人，天天想着“风水宝地”，常常领着风水先生翻山越岭，找个好地方埋葬祖坟。

只要想一想看，如果真有个可以“出天子”的上好坟地，风水先生为什么不把父母葬在那里，自己去当皇帝呀！没当上皇帝，至少可以当官发财，捞个荣华富贵什么的。

过去，死了父母，找个地方埋葬，也不是不可以的。一块山头，高高低低、东南西北，这样讲究、那样推敲，那就是迷信了。今天有公墓，妥善安排，节约了大量土地，让死去的人也过“集体生活”，多么风光！

“坟地是葬死人的，不看风水可以。”有的人不太迷信那些，但是盖房子是供活人住的，他说，“应该请个风水先生来，对对罗盘，放心。”

但风水先生的那一套，什么什么“向”，什么什么“冲”，什么“左青龙，右白虎”等等，那全是迷信的啦！

村子里的李老大爷，孙子发高烧，病得快，距医院又有一段

路，既找不到拖拉机，也没有可供过车的路子，抬到医院已抢救无效。

一些迷信思想严重的人，又在说长道短，闲言碎语，是不是他家的祖辈干过什么缺德的事呀？

李大爷坐不住了，好端端的一个孙儿，只几天工夫，永远永远地离开人世。必须请个风水先生，探个究竟，一则可以了解原因，二则可以杜绝后患。

风水先生进门，没坐上一阵子，摆开罗盘东测西量，里里外外看了一眼，嘿，他找出了原因。

“你的孙子，死在房屋犯‘冲’上”。

“怎么个‘冲’哟！”

“你这一字儿排开的几间房子，西邻的一间房脊高了。有道是‘左青龙，右白虎’，这是‘白虎探头’呀！”

“什么叫‘白虎探头’？”

“宁肯叫‘青龙高一丈，不能叫白虎压一头’，所以才死了人。”风水先生的话够吓人的，“如果不把右边的房子扒低一些，还要再死人的。”

李大爷一听，被吓得满头大汗，死了一个孙子，已经够倒霉的了，再要死人这还受得了！

“扒房顶，把白虎压下去，明天就动手。”李太爷忍受不了啦！

花了钱，费了工，扒低了屋脊，可“白虎”没有被压下去。过了不久，儿子又病了起来。要不是及时治疗，又将殃及性命。

什么“白虎探头，”纯粹是迷信。所谓“青龙”、“白虎”，全是骗人的鬼话。

明白人都知道，房屋是石头、泥砖和木头盖起来的，它们是不会说话的，更不会吃人。它们只能任人摆弄，哪能捣蛋，哪能

吃掉活生生的人？

风水先生专找迷信的人下手，而迷信的人总容易一次次上当。

一场“骗龙”的闹剧

解放前，一家富户从省城请来风水先生。风水先生颇有名气，还带着一个小徒弟，帮着挑挑担子。

风水先生摆着罗盘，量了量房屋的门、堂、灶，又看了看定能“发福生财”的祖坟。他们有问有答，有说有笑，大有相见恨晚之势。

酒足饭饱之后，风水先生给了富家主人一个千年不遇的回报。

“你看呀，那东面的大山是一条龙。”风水先生眯着醉醺醺的眼，声嘶力竭地叫道，“知道吗，那是一条龙。谁……谁把祖坟修在龙……龙背上，不出十年二十年，你或者子孙就会登上金銮殿当皇帝……当皇……皇帝。”

这位富户主人一听，便应声答道：“好的，先生高明，我就把祖坟修到‘龙背’上去吧！”

“可……可是，这是……是一条公龙，”风水先生说，“非得把它骗（音扇，指割掉睾丸）了才能骑得上。”

有钱的人，想当皇帝心切，马上请风水先生去“骗龙”。

“哎哟，这可不是简单活。公龙哪里肯让人骗，被它咬伤了怎么办？”风水先生有点儿“畏缩”。

“辛苦活，出个价吧！”

“十石粮食，以袁大头（银圆）代粮。看在你的脸上，不然

远不止这个价。”

有钱的人算了算，十石粮的确是个大的数目字。但当上了皇帝比十石粮食值得多，就满口答应了。

于是，风水先生哼了一下天干地支，加上金木水火土，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决定“骗龙”去。

这一天，惊动了村内村外，看热闹的人站满山头。只见那风水先生背着罗盘，摇着一把大扇，上上下下，窜呀扇呀，跑得气喘吁吁，满头淋漓大汗，嘴里还得咿呀大喊大叫。

小徒弟，跟着师傅不离左右。

在一个小岗子上，风水先生拿出罗盘转来转去，指手画脚，又喊又嚷：“嘿，龙的睾丸找到了，就在那棵树下。”

师傅叫小徒弟借个锄头，往指定的地点去挖“龙卵”，那小徒弟接过锄头往地下使劲地挖。

没花几分钟，果然在泥土里挖出了光溜溜圆圆西瓜大的两个鹅卵石。

“龙被骗了，今后可供骑了。”风水先生宣布道。

这两颗圆“西瓜”，要很远很远的地方才有，山头上怎么会有鹅卵石呢？

看热闹的人信以为真，有钱的富户人家洋洋得意。

风水先生赚了钱，出了名。富人家把祖坟迁葬到“龙背”上，坐在家里等着当皇帝啦！

结果呢？真的当上了皇帝吗？

不久全国解放了。土改时，富人家是个残酷剥削人民的地主，血债累累，去阎罗王那儿当皇帝去了。

风水先生经过改造，改邪归正，说了实话：“哪有什么龙呀！我是骗那地主的，事先叫小徒弟把两个西瓜大的鹅卵石，从远处带来，埋在龙背上的。

“秘密任务” · “后院起火”

有一个乡镇，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在原来一个乱坟岗地，如今盖起了科技大楼、经贸大厦、宣传中心、宾馆酒家及政府机构，几乎是年年变新貌。

一天，一位“长”字辈的领导，找来了在下属机关食堂工作过二三十年的老厨师，非常客气地说：“老师傅，请你办一办。你知道，建这座大楼不容易哟！大楼地基下，还有野神野鬼，要请走它们，不然，我们搬入大楼，它们会……”

“现在不相信这一套呀！”

“不相信，不相信，”领导说，“不这样搞个小小的动作，总有放心不下的感觉！”

“怎么个动作呢？”

“买下一个整只的大猪头，一瓶酒——高级一些的，3炷香3张纸，安排野神野鬼迁出地盘，请它们找另外地方去安家落户。”

“要这么认真干吗！”

“不，还是认真一点为好。关系到整个部门的前途和发展。晚上深夜就去办，不要让任何人知晓。传了出去，你我都不好听。”

快退休的大厨师傅，为了感谢领导对自己几十年的信任，也为了自己的“前途”，不得不接受了“秘密任务”。也许是“绝对机密”，无奈无奈。他贪得了一瓶高级酒，还有一个大猪头——对酒当歌，享受就享受一下吧：“嗯！一本正经的领导，暗地里并不马列，并不光彩！”

同样这座大楼，几年来有的领导退休，有的外调提升，也有

的因车祸遇难。天不转地转，地不转人转。车祸遇难者的高级办公室，豪华又豪华，被“抛荒”，当作了档案室。

“不行，档案室，整个部门都被死鬼控制，可怕。”最后是在那里，谁都不要。

调离升迁的那间，也得重新装修门面，换个更像样的办公桌，而且根据风水先生的指点，半年里办公桌的朝向搬过3次。

“你看，大楼后头开的火红的大饭店，十分不利。这不是‘后院起火’吗？该……”风水先生又把领导吓了一跳，指出该怎样怎样，说了好一阵子。

迷信迷信，天大的迷信。风水先生为此还合股成立了皮包公司，反正建筑上的“大动干戈”等等，花的都是公家的钱，官员可以用公款支付入账。

官员信奉风水最有名的案例，是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修桥。胡建学听某位“大师”说，自己的命中有当副总理的“命”，只是还缺少一座“桥”。

“桥——桥，”胡建学想呀想，颇费苦心地想出来了，让一条国道改线，强行通过一个水库，从水库上修建出一座桥。

贪官胡建学，还没有圆上副总理的“梦”，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判为死缓，遗臭万年。

中上阶层的“时髦”

风水先生，有的人誉称为“风水师”，似乎好听一些，成了某些精英阶层的座上客。一些精英人士抱着“宁肯信其有”的心态，对他们言听计从。

为了风水先生的一句话，高琦毅然退掉了自己千挑万选选中

的房子。

这房子位于上海市区，离她及其丈夫的工作单位都很近，并且交通方便、配套设施都不错。高琦对它非常满意。

“花这么多钱，不妨请一位风水先生看看。”一位朋友对她说，现在购房不少人请风水先生指点一下。毕竟花了半生积蓄，谁也不想买个倒霉。向高琦推荐了一位风水先生。

风水先生进了高琦选定的新房子，即刻脸色大变。把她拉到窗户边，指着小区旁边的高架桥说道：“看见没有，那座高架桥，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就好像是冲着你家这个方向，像刺过来的利剑一样。这样的房子太凶子，绝对不能住人，否则主人将有血光之灾。”

风水先生走后，高琦看着高架桥越看越心惊胆战，犹豫了两天之后，终于退掉了这套房子。

高琦是一位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的精英人群中的一员。一些精英人士，正在成为购房“风水说”的忠实拥护者。

事实证明，“看风水”，不仅在农村，而且已经从农村转向城市中上阶层人群，成为一种时髦。

如今，风水先生是个大活人，不少购房者都会请风水先生，一道去看望楼盘周边的环境，实地领略风水的好坏。

房地产公司抓住这一点，暗中请风水先生促销一些销售不佳的楼盘，答应给风水先生较高的回扣率。

在北京市一家外国企业工作的杨小姐，领着朋友介绍的一个风水先生，看过10多个楼盘，风水先生都说有问题，这个欠缺，那个不好。

正在杨小姐没有信心的时候，风水先生突然向她推荐去看一处楼盘，说那儿风水可能会好。

到了那里，风水先生还没看上几眼，极力夸赞不停。说什么

正好地处“北京龙脉”上，上风上水，坐北朝南，有帝王之气；房舍安排合理，对主人的事业大有帮助。

风水先生对杨小姐背了好多古文，金木水火土说了一堆。“学识渊博”的风水先生，让杨小姐上当受骗。她向朋友说：“后来入住以后突然发现，楼上楼下的邻居，全是听他（风水先生）的推荐买的房。”

一些买房人在装修的过程中，也得请风水先生指点，有的重新改变各房间的结构，指定什么地方放置辟邪的物品。

“卫生间的门，不能正对大门，也不能正对厨房。”风水先生说。其实，不相信风水的人也知道这一点。

“风水先生又说，卫生间的门，不能冲着卧室……”高琦对“一条龙服务”的风水先生感到奇怪了，“主卧室都有卫生间，那卫生间的门不对着卧室，又能对着哪儿呀！”

入住新房的房主，好些人对风水先生的话深信不疑，认为“句句是真理”。生活中一遇到大大小小的麻烦，就往风水先生挂电话。怪不得风水先生的收入，早已是个天文数字了。

“仙水”

在旧社会，十里八村的男男女女，常常成群结队，向庙里的神仙菩萨讨点“仙水”喝。说是喝了“仙水”可以强身健体，更可以治病养身体。

方法很简单，水是自家带的。倒上一碗半碗，蒙上块红布，摆在神桌上，烧香、叩头，“阿弥陀佛”念上大半天。跪得越久，“仙水”就越灵。

有的是病人亲自找上庙去的，膝盖跪肿了，头跪晕了，经过

这么一折腾，七分病又添了三分，来时自己走，回去让人抬。

说来也怪，个别病人喝上了自带的“仙水”，病真的就好了。于是，有些人大吵大嚷，说“仙水”灵啊！接着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不出几天工夫，闹得远近皆知，把小小的破庙围了个水泄不通。

一碗半碗普普通通的水，摆在神案前放了一阵子，就成了“仙水”，就信以为真。不高明的骗术，却吹得神乎其神，不觉得可笑吗？

吃了“仙水”，病真的好了的人是极少极少的。

碰巧，有那么一两个人病好了，也绝不是因为他喝了“仙水”才好的。

很可能，这些“病人”的病，本来不太重，就是不吃药，养几天也是可以好的。正在这个时候，取回了“仙水”喝了。病人迷信鬼神，深信“仙水”可以治病，精神上得到了好些安慰。就这样，他的病渐渐地好了，所以喝“仙水”，只不过是一种精神“享受”。

很可能，这些病人，先已经服了医生配的药或煮了乡间老人采的中草药吃了，十成的病已经好了九成，而把功劳都让“仙水”占了。

很可能，庙祝（管理寺庙香火的人）为了扩大知名度，精心假造了“病例”，暗中让无病的人或病轻的人，喝上“仙水”，坐收渔利，骗了迷信者。

庙里泥塑木雕的神像，是人做的，没心没肝，没肠没肚。迷信的人，正正经经把它当作神仙来捧；不信的人，把庙扒了，把泥塑木雕的像砸了，这些菩萨也毫无办法。

泥菩萨过溪自身难保。大庙小庙，一次次烧烧建建，为什么菩萨不保佑一下自己，不保佑庙宇不被大火吞没。

木雕的菩萨，大火把它烧得焦头烂额，最后剩下一堆灰尘。如果有灵，为什么不在“难忍的痛苦时刻”，叫来其他神灵拉他一把，救他一命呢？

外表看去，菩萨像个人的模样，还挺吓人，其实它们不过是一堆人形的东西。它们怎么会懂人事、通人语、给人看病，给病人施舍药方？

你可知道，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和尚有病，也是不求菩萨而跑医院的。

在旧社会，喝“仙水”之风盛行，当然也与老百姓穷有关。有病没有钱请医生、买药吃，所以，一听说那里有个很“灵”的菩萨给“仙水”，就闻风而去向它下跪、磕头，恳求菩萨神仙发发“慈悲”。

袁世凯在宫门修厕所

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举国上下，全力反对。一时间，把他搞得焦头烂额。

从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搬进了中南海的袁世凯，万般无奈，把身边的幕僚叫来。他说：“我做了个梦，要请人为我算算命，看看风水。”

袁世凯相信迷信，也要借助迷信。

“甲乙丙丁戊，金木水火土。”风水先生讲了一大堆“理论”，就是不接触到“袁皇帝”的实际。

“没关系，有话直说！”袁世凯听得不耐烦，只有那么一点点文化水平，压根儿不懂“天书”。

“洪宪洪宪，洪福齐天。”风水先生当然要见风使舵，先给袁

世凯吃个“定心丸”，再说个一二来。

“你说你说。”袁世凯摆摆手，急着想知道风水先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啊，袁家达官很多，但寿命不长，最长的也不过 58 岁。”风水先生开了个头，说道。他事先已做了一番调查，知晓一些底细。

寿命不高是事实，袁世凯最怕的也是“寿命不高”，应该是“万寿无疆”才好。他急了。

“看来，皇上的祖坟葬地不正，故禄高命短。”风水先生慢条斯理，说出了缘由。

听了风水先生的一番讲述，袁世凯深信自己祖坟的偏差，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他称帝。为此，大权在握的他，马上派人去陈州府，请来了风水先生吴佑文。

受宠若惊的吴佑文，机会来了，大献殷勤，出谋划策，选定河南省彰德作为袁世凯生前的住宅及死后的葬地。他让袁世凯连河南项城老家也不认了。

人家是衣锦还乡，袁世凯是背井离乡，足见他对风水迷信的“痴”与“迷”。也只有风水先生，才能让他作出“痛苦”的决定。

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袁世凯大肆修建宫殿，改换门面，将原来的大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他还不放心，时刻惦念着风水先生的“教诲”。

“你知道，明朝何以享国 300 年？”一天，袁世凯对“太子”袁克定说，“因为十三陵的风水好。不看看风水，我总是放心不下。”

于是，他让袁克定请来了山东著名的风水先生贾某，前来北平为皇城看看风水。

风尘仆仆赶到北平的贾某，手持罗盘，在皇城内外细细查勘，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千岁爷，这是历朝宫殿——”贾某异常严肃地对“太子”袁克定说，“设计和结构都好，气足神全，可保皇帝江山万代。”

“真的，真有那么好？”

“当然，有点儿美中不足。”

“你说说看，有哪些不足？”

“只有新华宫门，气散而不聚。否则，即位以后，难免会出现一些波折。请千岁爷三思！”

“先生，请问有无补救良方？”

“补救法嘛，”贾先生不慌不忙地说，“依我愚见，最好在新华宫门左侧，修建一个厕所，以收聚其气。”

“胡说八道！”袁世凯听了儿子的汇报，大为不满，要在富丽堂皇的皇宫门上建造厕所，实在是难看极了，“他还说了些什么？”

“贾先生说，如不收聚其气，父皇即位后，难免要出现一些波折。”

“嗯？”

袁世凯称帝之后，全国反对之风四起。

——北洋军中的嫡系干将冯国璋、段祺瑞也反对袁世凯称帝。

——云南蔡锷、李烈钧的护国军举起了倒袁的旗帜。

——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南方各省相继独立。

……

贾某说的“波折”，风起云涌，一时言中了袁世凯的心病。

为了求得皇位永固，哪管它雅观不雅观，袁世凯不得不接受风水先生的建议，新华宫门上修建一个厕所。恐怕在全世界也是

独一无二的“建筑”。

贾某得到了一笔不小的奖赏，心满意足。

袁世凯做了 81 天的皇帝梦，呜呼哀哉。

宫门上的厕所，给了迷信者一记响亮的耳光。风水先生骗得了袁世凯父子，还骗得了谁！

三、算命先生的谎言

“生辰八字”的秘密

一些人还相信命运是天注定的。他们遇到一件不开心的事，便去算命卜卦，问问是凶是福，如何应对。

“瞎猫碰到死老鼠。”在十次八次中，很偶然有那么一次半次，被三寸不烂之舌的算命先生蒙对了。他便认定算命有“灵”，而且广为“宣传”，一传十，十传百，好不热闹。

算命先生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并不是人们都十分明白的。

算命先生最主要的手法是玩弄“生辰八字”，有的人称它为“批八字”。

“生辰八字”是个什么玩艺儿？好些人平时没有注意。经过算命先生胡扯一通，被吓住了，自然而然地陷入罗网。

说破了，生辰八字也没有什么秘密。它不过是记载一个人出生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个时辰的一个文字代号，是算命先生抛出的一个死套子。

我国古代的人，记载年、月、日、时，不像今天这么简单，用阿拉伯数字。那时，使用汉字来代表年、月、日、时，都各用两个汉字，加在一块就是八个字——例如公元2006年，按农历来说就是丙戌（狗）年。这丙戌两个字，就是古时候用来记载年

份的文字代号。

那么，这代号是怎么来的呢？

人们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天干的 10 个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地支的 12 个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互相配搭起来，甲配子、乙配丑、丙配寅、丁配卯……这样一直可以配成 60 对不重复，所以也叫六十干支。

六十干支，以 60 为一周，叫一个甲子，也叫六十花甲。然后从头开始，周而复始，循环不息。古代的人们就是用它来排算时间次序。

这哪有什么神秘呢？没有吧！

像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等等，这跟现在用于 2006 年 10 月 1 日 12 时是一个意思。根本与迷信没有什么搭界的。

但是，当阴阳、五行之说出现以后，就给干支添上了迷信色彩，硬给干支中的每个字安上五行属性，说什么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

接着，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又造出来了。这些本是无稽之谈，成了算命先生欺骗他人钱财胡说八道的鬼话，编造出算命、看相、占卜、择日、婚嫁、旅游、迁房、造坟等等的骗局。

根据郭正谊《八字算命不可信》一文所述：“唐五代时有位叫徐子平的算命先生，提出用生辰的年、月、日、时的干支共八字来推算命运。由此八字的算命方法时兴起来，许多达官贵人都找名相士批八字，算命运。”

不过，尽管当时时兴八字算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它的虚假骗人。

宋代学者费衎在《梁溪漫志》写道，如果一个时辰只生一

人，一天 12 个时辰就生 12 个人，这样一年就有 4320 人，一个甲子（60 年）就生下 259200 人。这只是一个郡而已，居民的户口数千万，况天下之大不止一个郡，“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止亿兆？“则生于同时者必不少矣，其间王公大人始生之时则必有庶民同时而生者又何贵贱贫富之不同也？”

是的，王公大人也有与庶民百姓同日同时同刻出生的，为什么他们的命运有那么大的区别？

所谓生辰八字，只是记载张三、李四出生的时间，而一个人一辈子生活的贫富、寿命的长短、儿女的多少、官运的高低等等，与出生的时间根本没有一点儿关系。

同一个时辰生下的孩子，为什么穷人的孩子缺吃少穿、一辈子受穷挨累，而地主家的孩子却娇生惯养、不劳而获……这充分说明人的一生命运根本不是由“生辰八字”决定的。

早在 800 多年前被费袞驳斥过的迷信，今天仍在一些角落里死灰复燃，甚至还冠以“生命预测学”的美称，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大肆干着宣传封建迷信的勾当。

命运不是天生的，善良的人们请警惕哟，千万别信什么天命！

算命先生的“绝活”

求签的历史，该有好几千年了。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与奴隶主之间，由于争夺财产发生战争，出发之前要求签问卜，预测一下能不能打个胜仗？

经济发达了，要交换货物做生意。到外地做买卖，商人出发前要求签问卜，预测一下生意好不好？

封建社会实行科举制度，念书的人赴京考试，也要求签问卜，预测一下能不能金榜题名？

后来，求签问卜的人越来越多了：

老父亲或儿子的病，能不能治好？

出外打工的亲人，什么时候能赚钱回来？

丢了的猪、牛能不能找到？

儿女的婚姻能不能成功？

争地争山林的官司，能不能打赢？

明天外出，办什么事行不行？

求神卜卦、测字有了专门的职业人，也有了人们去相信他。一个是软刀子杀人，笑里藏刀，骗人宰人；一个是迷信透了，愿挨，不懂得自己被骗了，或被骗了还不敢声张。

骗人的人，很了解找上门来的人的心思，总想讨个吉利，而得的解答大半都比较满意。

你看，有一个青年求到了一则签：“一番好事今朝至，报说田园到处丰。正向名利途上走，春光明媚遇东风。”

解释签文的和尚、道士，看人下菜，保证叫来人满意。

“你问的什么事呀？”

“我想问问婚姻的事。”

“你看，第一句就是‘一番好事今朝至’，看来是可以成功的。”

对另外一位求签者，和尚问道：“你问什么事呀？”

“我想问问找工作的事。”

“你看，不是写明了吗！‘正向名利途上走’，有希望，不久可以找到职业。竞争上岗，看你的本事啦！”

哟，又来了一位求签的，道士问道：“你有什么事要求签呀？”

“我想问问我老爸的病，能不能快快好转。”

“没问题，签上写着‘春光明媚遇东风’，定可药到病除，不久就会好的，要多多保重！”

一位衣着朴素、古铜色脸庞的老伯，谁也会看出他务农几十年，听信别人说，可以求一签问问庄稼年景如何？

“不错不错，菩萨保佑，神灵保佑，签上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报说田园到处丰’，庄稼一定好收成。”

不管是和尚、道士，还是算命卜卦的人，耍嘴皮子，固然重要，但也要有善于望、闻、问、托的“绝活”。

望——察颜观色，看对方的年岁、动作、脸部表情（有没有疾病，高兴还是痛苦？）。

闻——留心对方说什么，对谁窃窃私语，谈什么？

问——拐弯抹角探听口气，套出心事，切勿直来直去。

托——暗地里找帮手，两个人或三个人合伙欺骗人。

托是很有效果的，来求签、算命、卜卦的人，心情很急，算命先生就安定他们，对他们说：“别忙，慢慢来，我不用问卜，就能算出你有几个兄弟姐妹来。不信，我们各自写在纸条上，当众对照！”

这样一嚷嚷，围过来的七嘴八舌的人多了。求卜的人背过去写字条的时候，混在人群中的帮手，偷偷地看到他写的是什么。

好了，有消息了，“情报”工作可关键哟。

帮手不断地打出暗号，或摸耳朵、捏鼻子，或抓头发、拔胡子，或伸舌头、闪眼睛，或抽烟卷、摘帽子，或戴眼镜、装咳嗽等等，都是事先约好的“密码”。打来了暗号，算命先生就写。写完了，当众对照，完全一样。

只几分钟，便把人吓住了，说是算得灵、掐得准，被誉为“活神仙”、“神算子”、“赛神仙”。

迷信的人，自我感觉低人一等，有求于人，心理防线很容易崩溃。全凭人根据望、闻、问、托顺嘴瞎编。

说签说卦，要捧你，就说是上上签、上上卦，解说得天花乱坠，乐得你闭不上嘴，让你向他及菩萨、庙宇献出大把大把的钱。要贬你，说是下下签、下下卦，即使是上上签、上上卦也“物极必反”。太好了，太好了，反而变得很坏，说得对方糟糕透顶，让人三天三夜睡不着，再找上门来重求签、重卜卦。

当然，也得看对象，衣服穿得好的人，官做得大的人，献出的钱多的人，只能捧不能贬。不然，惹火了他们，也是大祸临门，没得好下场。

俗话说“倒霉上卦摊”，一点不假。有时花了钱还会招来无中生有的疙瘩，思想负担越来越重，小病变大病，小灾变大灾，破财再破财，自找苦头吃，上当受骗——活该！

要树新风，讲文明，讲科学，破除迷信思想，揭露求签卜卦、测字等等的祸害。

《凤阳花鼓》·朱元璋

说凤阳，话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
我家没有儿郎卖，带着锣鼓走四方。

朱大爷一说起这首《凤阳花鼓》，就气愤极了。他和朱皇帝——朱元璋（1328~1398）是头上都有个“朱”字。

“朱皇帝真的那么坏透了吗？”朱大爷认为，也许是他对家乡安徽濠州钟离（凤阳东北）人照顾得不多，加上连年战争，民不聊生，只好“带着锣鼓走四方”的缘故。可即使真的那样，也不能由“朱皇帝”一个人全部负责。而且他也是刚刚“上任”，把人说得坏坏的，到处宣传，不知居心如何？

朱大爷心烦时，搬出《辞海》，找到“明太子”那条，上面明明写着：他“推翻元朝统治”，“逐步统一全国。他普查户口，丈量土地，奖励农桑，均平赋役，兴修水利，推行屯田，并减轻对工匠的奴役……为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平心而论，做一个皇帝，有这么好的评价也是不容易的，《凤阳花鼓》唱得他一钱不值、糟糕透顶，可能太夸张了。

重八（朱元璋的幼名）小时在皇觉寺为僧，做和尚之前他去算过命。

“看你耳朵有长有短，眼睛有大有小，雀斑有深有浅，加上长长的下巴……”算命先生把他批了一通，“去吧，还算什么命，不值得算。丑死了，能当上皇帝，我瞎了眼。真的当上了皇帝，再来算吧！”

简直把小小的朱元璋，打下“十八层地狱”。

可是，谁也没有预料到，原是小和尚的他40岁时——1368年，竟然称帝，国号明，年号洪武。不知道原来给重八算命的人，是不是“瞎了眼”，还是早已死去或遭到明太祖的屠杀，不得而知。但“生辰八字”没有变的朱和尚，却登上了皇帝宝座，那是真真实实的。

命运变了。一下一上，一地一天，反差是如此之大。一些算命者又在为朱元璋的“生辰八字”重新算起来。

哎哟，他的命好得不得了，同时把他的耳朵、眼睛、下巴夸

得很美很美，就是“天子像”，斥责原先为和尚算命的人，是“不学无术”、“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

其实，这件事很生动地说明了，“生辰八字”根本是与命运无关。看一个人的相貌，就可知道以后的人生，是在骗人。

也是这位与朱皇帝同姓的朱大爷，他的外孙小萧，年纪二十五六，工作也还顺利。一天，他好奇地在路边地摊上找一个什么“生命学院周易协会”以

“预测人生”为职业的“大师”聊聊，报上“八字”，让那“大师”掐算了一阵，最后的结论是不妙：“风雨多”，要“防小人”，要“破财”，要“修善”……

小萧不甘愿，出差广州，广州是个改革开放的大城市，找了个名牌大店，扔出一叠人民币，用同样的“生辰八字”去算，嘿！命运却变了，是个好好好的命。

相信谁算的好呢？叫小萧不知如何是好！

不久之后，他托一个朋友，又将那个“八字”，找上那个最先给小萧算命的人，奇怪，又变了，却是“风调雨顺”、“称心如意”、“人缘很好”……再对照十二生肖的性格表，又多有不合。

走江湖的算命先生，有时也发现有人挑他们的“预测矛盾”，他只好用“心诚则灵”糊弄一下。他说“信不信由你。测出来的是这样子，至于日后的变化可能稍有差别，仅供参考。”说得多么客气、谦虚，反正收了你一把钱，哪管他人死活。对谁也不负责——这些可恶的骗子。



朱元璋

“同路而行” · “夺路而行”

测字，再简单不过了。在长条形的字板上，写一个字或几个字，让人去抽，根据抽出的字板，做些解释，就能决定人的命运，你会相信吗？

只有那迷信的人，才会听信那些鬼话。

一位三十来岁的人，到卦摊上去测字，他抽了一个“未”字，心里忐忑不安。

“你想问什么事呀？”又算命又兼卜卦的老头轻声轻语地问。

“想到外面找点事做。”

“几个人做伴？”

“我和另一个人去。”

接着，算卦先生念念有词地说：“二人同路一条心，事情成败必有因。这个字测得好，保险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能找到工作做的。”

“什么叫‘二人同路’呢？”

“你看未字，它是一个二字，一个人字，中间加一竖。这一竖就好比是一条路，你们俩人走到同一条路上，这就是叫‘二人同路’。”

算卦先生这么一分析，好像很有道理，就那么五个笔画的“未”字，做了一篇骗人的文章，简直比大文豪还厉害。

前来测字的人，兴冲冲地走了，认为八九不离十，有指望了。

可是，他呀，到外地辛辛苦苦兜了一圈，坐火车，坐汽车，坐轮船，花掉了身边带的所有钱，什么工作也没有找到，白跑

了趟。

这个被人测过字的人，又找到那位老头。

“先生，20天前，我来测字，你不是说准能找到工作吗？可我没有找到呀。”

算卦老头一听，有这回事，他脸不变色心不慌，骗人不准的测字多着呢，他的招数也多着哩，不然他们腰包里怎么会鼓起来呢。

“跟你一块去的那位怎么样了？”

“他找到啦。如果不叫他一块走，我也可以找到工作的。”

“对呀，你测的是个‘未’字，”算卦先生一听，拍着大腿来劲了，“你想想看，二个人要是同时走在一条宽敞的阳关大道，携手并肩前进，该有多好。”

“是呀，该有多好！”

“可你们是走在一个独木桥上，自然要有先有后，结果你由‘同路而行’变成了‘夺路而行’……”强词夺理的算卦先生，反而为前来测字的青年愤愤不平。

可怜那位迷信测字的青年，被弄得啼笑皆非。反正那老头有道理，一会儿是“二人同路”，一会儿是“二人夺路。”找到了工作是“同路”，找不到工作是“夺路”。

四川有位60开外的石大伯，女儿嫁了人，一个儿子往南方打工去了，一两个月没有回信，半年没有给家里打个电话。

石大伯和他的老伴，熬得头发都白了，听人说城里那个巷口有个摆摊的，卜卦挺灵。石大伯大老远地找上去。

“你要问什么事呀？”算卦先生很客气地问。

“半年了，孩子去南方打工，没有消息，问问平安不平安。”石大伯照直说了。

算卦先生装腔作势，眯着眼，摸着山羊胡子，推算着六十甲

子，又把生辰八字扯了一通，嘴里嘟嘟囔囔哼了一通。

“不好了，你占的是七冲卦，子丑寅卯辰巳午，你的儿子犯了子午冲。”突然，算卦先生双眉一皱，大惊失色地对石大伯说，“莫怪我直言，‘人犯子午冲，九死只一生’，凶多吉少呀！”

石大伯一听，心如刀绞，付了卦金，泪流满面，跌跌撞撞，回到家里。

大娘听了“凶多吉少”的卜卦，哭哭啼啼，几次昏了过去。屋前屋后的大娘大妈，围了个水泄不通。

“石大伯请拿出身份证来，盖个印或签个字，你孩子汇了2000元。”乡里的邮递员在门口喊道。

一屋子的人都为石大伯、石大娘高兴极了。

“算卦先生胡说八道，儿子平安无事，胡说凶多吉少。”石大伯愤怒极了，他说，“应该把那算卦摊子砸了，让他不再去坑害人家。”

骗人的“本钱”·口歌子

算命先生有一套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们有句行话是“听音知贵贱。”也就是说，给人算命，开头都要拐弯抹角地盘问几句找上门来的人。

表面上看来，净问些毫不相干的事，实际上是在套你的口气。想从你回答的话中，探听出你的身份和心事来，好给下一步“讲命”打个基础。

一般前去算命的人，都很急地想早点儿解开自己心里的疙瘩。在回答中，往往没有注意地向算命先生介绍了不少情况。或者在算命先生猜中了某一件事时，自己不自觉地马上加以肯定和

补充。

就这样，给算命先生提供了许多骗人的“本钱”。

算命先生根据需要，从你口中了解一些情况之后，就可以顺藤摸瓜，开始给人“讲命”了。

一个老太太来算命，算命先生问他：“你多大岁数结婚的？”

“我15岁就结婚嫁人了。”老太太回答说。

根据这一点可以知道，她年轻的时候，家里经济情况一定比较贫寒。

好了，算命先生来糊弄人了，便把早已编好的“口歌子”溜出来：“年轻时候命不济，缺吃少穿受人欺。自从交了三岁运，春风化雨很得意。”

说罢，老太太一听，觉得算得挺对哟！

其实，这哪里是算命先算出的，而是老太太亲口告诉他的。在旧社会里，姑娘年龄很小就出嫁，一般来说，家境不会好的。也就是说“年轻时候命不济”。

啊，走过来的是小老头子，也说是15岁结的婚。那么，一般而言，旧社会早婚的男人，家境大多是比较富裕的。

算命先生听见前来算命的人，讲话冒冒失失，他马上可以八九不离十地断定这是一个“火性”人。嘿，他又会说个“口歌子”，套你，吓你：

火性之人秉性强，生来喜顺不吃撞。

要是有人顺着你，吃你喝你把钱帮。

要是有人欺侮你，豁出脑袋弄刀枪。

脾气上来赛猛虎，脾气过去像绵羊。

你听听，像这样的“口歌子”，对一般性子急的人都很合适，

他们都感到算命先生出口好准啊！

看来你是个老实人，算命先生便唬你一下：“罗睺（音候，罗睺是迷信中可支配人间吉凶祸福的星）压运魔当头，身穿重孝泪交流。运中丧财口舌多，恐怕心里直犯愁。”让你一听，准吓一跳。看你反应如何，再做下一步讲“命”。

如果来的是个年轻人，算命先生会先哄他几句，反正又不要本钱，说得你开开心心，什么“禄从天上降，喜来不须求。往日忧愁事，今后一笔勾。”这些对今后找工作、谈婚姻、论前途，都对得上口。

如果他摸到你工作和生活很好，仕途顺利，家庭和睦，算命先生又会笑出脸说：“福星高照，喜事临门。求财望喜，双双如意。”这些花言巧语，说得人们心花怒放，喜笑颜开。算命先生获得的回报，自然是一大把钱。

为了多赚几个钱，算命先生只能见机行事，先骗取对方的信任，再靠“三寸不烂之舌”，一步步套弄来人，让人陷入他的骗局。

“父在母先亡”

语文老师讲述标点符号使用法的时候，有一则很经典的例子——“来往行人等不得在此小便。”它的意思是：“来往行人等，不得在此小便。”

但是，有个爱挑剔的人，并不是这样理解的。他把中间的逗号往后移了两格，成了“来往行人等不得，在此小便。”意思完全相反了，成了人们往来可以小便的地方。

算命先生给找上门来的人讲“命”的时候，大概总结了许多

人的经验教训，得到了一句模棱两可的“活络话”——“父在母先亡。”

“父在母先亡。”算命先生眯着眼，歪着嘴，很认真地猜测对方道。一般而论，父母同一个时间死的可能性很小，总有一个先死，一个后死的。

“先生，我的父亲很健康，母亲前几年患病没医好。”求算者说道。

“对呀！你的命根据生辰八字，很准很灵呀。父在，母先亡。就是父亲还在世，母亲先死了。”

“对，对，对。”前来算命的人啧啧称赞，点头称是。

如果对方说：“我的父亲死了，你说得不对。”

“生辰八字是绝对‘科学的’，不会有半点差错，它不是告诉我们，你的爸爸死在你母亲的前头吗？‘先亡’，就是父亲先死了。”

如果对方说：“我的父母身体都不错。”

“将来你的父亲必定先死。”算命先生笑着说。

所以“父在母先亡”，只5个字，对谁都适用。耍嘴皮子的算命先生，可以把对方说得“心服口服”。

谁都晓得，一天有12个时辰，算命先生用自己编成的三句“顺口溜”，来给对方算算有几个兄弟。

这三句“顺口溜”是：“子午卯酉兄弟多，寅申巳亥三两个，辰戌丑未出独棵。”

“你是哪个时辰出生的呀？”

“正晌午时出生的。”

“子午卯酉兄弟多，不够一席坐半桌，你起码有兄弟4人。”算命先生念念有词地说道。

“不对，我们兄弟3人。”

“哟，你的出生时辰报错了，午时还不到。”算命先生马上改嘴道，“你一定是巳时出生的，‘寅申巳亥三两个’嘛，没有错，没有错。”

过去，平民百姓经济条件不好，买不起钟，要靠头顶上太阳的高低来定时辰。季节不同，时间就有很大的差别，谁也记不得那么准确。

“我就自己一个人呀！”

算命先生“认真”起来了。他说：“那你一定是过了午时在未时出生的。”

“未时生的怎么样？”

“辰戌丑未出独棵。所以你上无三兄，下无四弟。”经算命先生拐来拐去，不管你兄弟多少，都可以给对方算准了。

骗人有术的算命先生，一次次从善良的人手中捞得了血汗钱，迷信的人却“乐而奉献”。

一窝“老虎”·“十羊九不全”

广东东莞一社区，林大妈对面的房子里，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一家三口和和睦睦，对邻居也客客气气，大伙都很羡慕他们。

不知怎样，林大妈打听来打听去，他们都是肖虎，一家三口，那还了得，搬来了一窝“老虎”。

更可怕的是，林大妈自己是肖猪，那青年夫妇楼上楼下有肖羊的有肖狗的，猪呀羊呀不是贪吃贪睡吗？光等被老虎吃的，老虎吃狗也是常有的事。

那只“小老虎”，也够倒霉了。林大妈的孙子，在学校里，

与“小老虎”同在一个班里，而且也是虎爱吃的“牛”。小小的班里“乱”了，谁都不和“小老虎”交朋友。其实，那个班里，至少有10多只“小老虎”。

抬头不见低头见。年轻夫妇渐渐感到人们异样的眼光，特别是林大妈，门对门，不敢往来了。只有让“老虎”们走了，她才出门。

如果面对面相遇，嘿，林大妈有个绝招，把右手举起来，遮住一只眼睛，以为可以逢凶化吉。

十二生肖的相生相克，还有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什么“甲子、乙丑海中金”，什么“丙寅、丁卯炉中火”，什么“庚午、辛未路旁土”、什么“甲辰、乙巳佛灯火”，等等，全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歪脑子想出来的。

人是人，禽是禽，兽是兽，人怎么会被不同的动物克死呢？

人是人，物是物，怎么能与金木水火土这些东西扯在一起呢？

迷信的人，把一根根骗人的绳子往自己身上捆绑，何必这么对自己呢？

十二属相十二种动物，过了12年又来同一个属相，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属相。如果说同一属相的人命运都是一样的话，这不是明摆着骗人吗？

动物间的冤家对头，根本不能作为婚配好不好的依据。什么“鸡狗相配是断头婚”呀，胡言乱语，根本没有的事。如果据此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人类社会不是成了“动物世界”吗？

东南海滨一个渔村，曾经流传过“十羊九不全”的迷信说法。据说还是一个香港算命先生的经验之谈，还上了香港的报纸，作为经典的例子，吹了一通，吓了不少人。

2003年，农历癸未年是属羊的，往前推12年，1991年是农历辛未年属羊的，1979年农历己未年属羊的，1967年农历丁未年属羊的，1955年农历乙未年属羊的，真的是“十羊九不全”吗？

不，不。这些年出生的人，你只要细细了解一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与其他年份出生的人一样，和和美美，身体健康，事业有成，生活幸福，甜甜蜜蜜，哪里冒出一个“九不全”？

在人吃人的社会里，夫妻属相再好，穷人还是穷人。吃不完的苦，走不尽的黑暗路。痛苦的泪水没少流，不少的人被迫上吊、投河、服毒。

新社会，时代不同了，通过自由恋爱，双双走进自由婚姻的殿堂，不理睬那一套的八字生辰，不相信什么“属相”好坏。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切都变了。除旧俗，立新风，建设着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处处呈现一派新风尚。

黄雀衔帖的骗局

一位戴着近视眼镜、留着稀疏山羊胡子的算命先生，60来岁，跟前放着一个小小的鸟笼。笼子里养着一只黄绿色的小黄雀。

黄雀比一般麻雀还要小些，双翅尾端为黑褐色。它的姿态优美，性情温顺活泼。一刻不停地跳着，时而发出悦耳的鸣叫声。

有人前来请求算命了，双方对话了一通，算命先生便大胆地打开鸟笼，放出黄雀，去衔签帖。

“放出笼来，飞向山林里去怎么办？”

“不会的，我已经把它养得很驯服了。”算命先生得到了一只

黄雀，便剪掉了翅膀和尾巴上的硬羽毛，有的连骨头也折断了，根本不会飞翔了。再说已被主人养过两三年，失去了野外独立生活的能力。

只见算命先生打开鸟笼的门，放出黄雀。同时拿出一包签帖放在前头，而放出笼来的黄雀，便走上前去，很熟练地衔出一张签帖。

黄雀掌握这套本事，也经过了一番训练。

伤残的鸟雀，失去了飞翔能力，被关在笼子里，还不给东西吃。

黄雀饿极了，这时，算命先生在一张签帖边上，黏上一粒黄色的谷粒。把它和其他的签帖排在一起。饿得正慌的黄雀，见到签帖上的谷粒，便赶紧去啄食。

可是，谷粒牢牢地黏结在签帖的边缘，它一啄食，也把这张签帖衔了出来。

眼明手快的算命先生，取下黄雀衔在嘴里的签帖，把它赶回笼子里去，喂几粒谷子给它吃，作为奖赏！

平时，如此这般反反复复进行多次，黄雀产生了条件反射，形成了习惯。只要一打开笼门，肚子饿着的黄雀，便跳上去把黏有谷粒的签帖给衔了出来，因为这样可以获得主人施舍的几粒谷子。

训练一段时间以后，算命先生把谷粒刮掉，只用墨水在签帖边上点上几个小点，黄雀习惯了，形成了条件反射，也会把这张签帖给衔出来。这样，通过一段时间，便练就了“万无一失”的硬功夫。

正因为这样，不论人家前来问卜什么事，黄雀都能从中衔出那张签帖。让算命先生对着签帖上的文字，似是而非发挥一通，还真像有那么一回事的。

不知底细的人，把黄雀奉为“神鸟”，大感惊奇。

更为灵巧的是，算命先生还在每张签帖的一面点个小黑点，另外一面没有黑点。

有人走来请他算卦了，他根据你是算什么事，假装整理签帖，找出他认为最合适的一张签帖，把签帖翻一面，让有黑点的一边朝上，与其他的签帖一起放在鸟笼前面。

已形成条件反射的黄雀，见到那张带有黑点的签帖就啄，那张正是主人事先根据需要选定的。哎哟，被蒙在鼓里的围观者，惊叹黄雀的神奇。他把实足的迷信，披上了科学的外衣，骗了不少人上了当。

训练黄雀的方法并不神秘，类似的现象到处可以看见。

有人说，寺庙前放生池里的鱼通灵性，一看见人影就会游过来，那是由于游人常在池塘边上抛食料喂鱼，鱼有了“经验”，一见到人影就纷纷前来觅食。

有人传说，某庵庙里的鸟也通灵性——和尚念经之前敲钟打鼓，鸟儿就飞来大殿上听经。其实是和尚每次念经，都撒些粮食喂鸟，鸟儿养成了习惯，一听见钟声，自然就飞过来等着吃食。而和尚把鸟说成很有灵性，无非是为了抬高寺庙神灵的威望。

“九星照命”的货色

算命先生用生辰八字来吓唬人之外，有的更加“高明”，用什么“九星照命”、“十二神压运串宫”、“十二生肖相克相生”等鬼话来骗人。

“你多大岁数？什么时辰出生的？”算命先生问过之后，只见他脱口而出，就说你属什么，命里有什么、少什么，什么星“照

命”，什么神“压运串宫”，把你唬得晕头转向，让你摸不到头脑。或许还有一两个他的同伙，假装素不相识，混在其中，为算命先生帮腔叫“灵”。你还会暗暗地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嘿，真有两下子、三下子！”

请看看“九星照命”是什么货色吧！

算命先生拿“太阳星”、“太阴星”、“罗喉星”、“白虎星”等9个星宿来吓人，说什么这些星宿有的是吉、有的是凶——什么“太阳星属吉”啦、“白虎星属凶”啦，等等。

不仅如此，又说每年都要有一个星宿来“照命”，如果你遇上的是“吉星”，那就是“吉星高照”，一切都会顺顺当当。发财的发财，升官的升官，飞黄腾达，不可一世。如果你碰上的是个“凶星”，算命先生就指着你的鼻子说，“那就倒霉极了。”不是今天死爸，就是明天死娘；不是今儿有病，就是明天遭灾；不是丢了钱，就是摘了乌纱帽……说有多少不顺心，就有多少不顺心。

怎么办？

“不会置人于死地”的算命先生，便搬出一个骗人而又赚钱的点子来，来个“一举两得”——那就是所谓“躲星”。

所谓“躲星”，就是老老实实按照算命先生的“指点”，在某月某日某个时辰，乖乖地呆在一个地方，不吃东西，不说一句话，不跟外人接触，低头思过。或者躲到教堂去祈祷，乞求上帝保佑。或者躲到庵庙去出家做和尚（或尼姑），求神拜佛，或者许上大愿，给庙里捐献多少钱，捐助多少物……

为了躲过那“凶星”，算命先生是什么鬼主意都讲得出口，而相信了命运的人，为了自己和家庭，再大的牺牲也不计较了，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躲星”，纯粹是瞎扯。

黑色诱惑的悲剧

一个饭店的门口，有两三个算命先生。

一个个拦住行人，胡扯：

“你的天庭饱满，福相十足，早年虽然事业平平，但40岁以后会有成就，晚年则更好。如果你撑不了大权，那么，你儿子以后也会捞个一官半职。”

“你小时候多病多灾，但你祖上积德很多。25岁以前，会有一场灭顶之灾；25岁以后，会平平安安。你一生中有3次发财的机会。”

“你50岁之前，不宜出远门。52岁之前，不能修房造屋。否则，你和你的家人难逃厄运……”

一位中年妇女，经过算命之后满意地说：“灵验，灵验，他说得好准哟！完全算对了，我的命运全是他算出的那样……”然后，她掏出一张“大团结”（10元），慷慨地付给了算命先生。可是，有谁知道，她是算命先生的夫人和同伙。

某市初中毕业生张文，已经顺利地考上了高中。一天，在他母亲的怂恿下，向打着“预知未来”旗号的算命摊子走去。

“好小弟，有什么事要我服务的？”

“算算今后的前途，能不能跳出农门？”母亲替儿子说了。

神秘兮兮的算命先生，装模作样地看了张文的手相和面相之后，脱口惊呼：“不好，你的命太孬。八字太大，莫说跳出农门，50岁之前连温饱都不能解决，注定是个苦命人。”

可怜这个初中毕了业的张文，他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话，顿生悲意，回家哭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感到自己前途无望。一气

之下，撕碎了录取通知书。从此辍学在家，整日以泪洗面，忧郁度日。

高祥 16 岁，高一学生，一个星期天与几个“哥们”在街头闲逛。

他们看见一个冠冕堂皇地打着“保留民族文化遗产”旗号的“科学算命”的先生。

“高祥，上前去，算他一个命。”经不住大伙七嘴八舌地煽动，高祥慷慨地掏出钱一试。

“任你读书破万卷，休想考上大学把官做。”算命先生摇头晃脑、振振有词地说，“收拾书本跑买卖，遍地黄金发大财。”

是呀，一些机关干部都下海，只要能挣到钱就行，读不读书有啥子用。

几句话，就说得读书不用功、一心想赚钱的高祥，点头称是，击掌叫好，得意之余，多给了算命先生 10 元钱。

心花怒放的高祥，回到家里的第二天不再去学校，父母苦口婆心反复相劝，怎奈他“志坚如铁”，软硬不吃。

过不了几天，高祥趁父母不在家，偷走家里的积蓄 2500 元，匆匆出门，准备去南方“大干一番”。谁知火车还没有开出 100 公里，身上鼓鼓囊囊的钱包便不翼而飞。

手相·“算命机器”

老师开会去了，一个中学教室里，5 个女同学围在一块，嘀嘀咕咕，争论不休。

瞧她们的认真劲，不知底细的人，准会以为她们在研讨学习中遇到的难题。

其实，她们在看手相：

——王茵的手相，“预示”将来婚姻幸福美满。

——高洁的婚姻，好事多磨，需要经过先后6次的恋爱，才能如愿以偿。

——黄佳的爱情线，显现出多灾多难，最少也要结婚离婚3次，才能过上安稳日子……

她们看着手相，什么“一螺穷，二螺富”，什么智慧线、命运线、婚姻线、感情线、成功线、生命线……

“哈哈——”，手相理想，叫人心花怒放，眉开眼笑；手相不如意的人，脸色阴沉，垂头丧气。

某县双龙乡的一对年轻夫妇，结婚3年后仍然没有抱上娃娃。做婆婆的催着儿媳李娟去卜个卦。

不卜不知道，一卜吓一跳。卜的结果是：“娘家的祖辈，积德太少，菩萨罚她终身不孕，只有当尼姑的命。”

天哪，从此，李娟成了这家多余的人。婆母骂她，丈夫打她，连娘家的人也嫌弃她。万般无奈的李娟，度日如年，想方设法祈求身孕。

奇迹终于出现了，竟然怀了孕。

做婆婆的又唆使李娟找算命先生一算。

“肯定怀的是个怪胎，”恶狠狠的算命先生发誓说，“而且是个女娃娃，生下来很难养活……”

全家的人听了，纷纷责骂李娟是个“灾星”。

悲痛万分的李娟，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绝望中悬梁自尽。幸亏家人及时发现，才免于一死。但这一折腾，李娟小产了。婴儿死去，是个发育正常的男娃。如果不是送到医院，大量出血的李娟，差点儿送了命。

一个乡镇的文化公园大门旁边，一群十二三岁的男女学生，

围住一个电冰箱大小的东西，发出阵阵开心的笑声。

啊，原来是一架算命机器，上方用玻璃罩住了一个小观音像，下面一行大字——“电子算命”。再下面是投币的方孔。

玩的学生，掏一元钱买一枚5分钱大小的铁币投入方孔。机器响一会儿，便从一个大孔内吐出一个硬纸片，纸片正面上方标明“上上”或“中上”或“上下”签等，然后是一串四字句的谜语式的“谶言”。破纸片背面，是一首“指点迷津”的七绝。

除了农村的特困户之外，一元钱对当今的少男少女，实在是“小菜一碟”，只见学生们踊跃购买“一搏命运”的铁币。

如今，算命先生已不满足于一张巧嘴游说，而是打着“科学算命”的招牌。

更有甚者，连大小城市里也有从事“《周易》预测咨询服务”的“研究所”、“中心”、“协会”一类机构，在装饰豪华的办公室里坐堂营业，操什么“四柱预测”、“六爻预测”。前者讲你过去的事情，今后的流年大运，甚至你父母兄妹、妻子儿女的什么；后者说是一件事做不做得，前景如何，丢了的东西能不能找到，在哪个方向、什么时间能找到，以及升学、晋级、生意成败……门口有美丽的小姐侍立招客，墙上贴着《预测师守则》。

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的《企业法人执照》上写着，经营的是“文化研究及交流”。这是什么文化?!

“预测大师”，你可休矣!

炒作中的“星座算命”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日趋激烈，升学、就业的压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一些人感到迷茫、困惑、苦恼和压抑。

某些青少年，已身不由己地随着“盲流”被骗入了这个队伍，并以星座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每天早上，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询星座。然后根据星座的内容，来安排自己一天的学习和生活。”哈尔滨市某中学高一学生贾旭说，“星座就像一个路牌，告诉我尽头是什么：我提前知道某些，就可以免受许多劳苦。”

她对星座算命，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痴迷程度。

在网站炒作中的“星座算命”认为，人出生的时候太阳正在哪一个星座里运行，他就属于这个星座的人，他的一生祸福、性格、能力、财富、情感等等，都和这个星座有关。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长苏宜指出，按天文学对星座区域的正规划分，黄道穿过的星座不是12个，而是13个——即在天蝎座和人马座之间，还有一个蛇夫座。我们将太阳每年进入黄道13宫的日期和时间，与网站上的个人星座表进行对比，就会发现那是错误百出的。

——网站上把人马座和室女座错误地称为射手座和处女座；

——网站上把时间和相应星座划分为30天，根本没有顾及实际星座有大有小，更没有考虑黄道上有13个星座的情况；

——网站上所列出的日期，大致符合2000多年前古希腊时代太阳运动的位置，而与现在已相差甚远了。

……

总之，那些网站上所谓的“个人星座”，根本就不是什么现代人出生时太阳所在的真实星座。

“有的人指认天上属于自己的星座，殊不知西洋迷信所说的‘星座’，与自己要辨认的天上真实星座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位天文学家说。

“所谓‘星座’，是人们从地球上观看太空时看到的星星排列

的形状。为了把这些形状具体化，古人把星星的排列形容成动物或物体。”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也作了很通俗的解说，“在人们的肉眼里，感觉星座里的星星排列很近。事实上，星座内的各个星星距离很远，相差几十光年甚至几万、几亿光年。”

赵之珩令人信服的结论是：从科学角度讲，星座与人的命运没有丝毫联系。人们的命运应该由自己来把握。

王思潮——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指出，我们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特别是在一些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各种封建迷信活动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一些伪科学披着“科学”的外衣在社会上兴风作浪。应该让科学精神深入人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一位大学里的资深教授告知，互联网上玩弄星座运势的网站，很多是大老板高薪聘来“大师”直接插手的，彼此互相攻击、拆台，目的都是为了一个字——钱。

有的迷信是土生土长的，为了“帮助”人赚钱而死灰复燃，有的是洋迷信，“外国的都是好的”，不加分析，没有揭开它伪科学的本质，陷进了难以自拔的泥坑——警惕啊，这也是毒品！

四、“奇闻”不奇

眼皮跳的“奇闻”

一位身高近2米的“巨人”，为了自己的事业东奔西跑。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了。

母亲当然也日夜思念自己的儿子。特别是他长得那么高，生活上可能会有什么麻烦。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天，“巨人”出差在四川成都，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儿呀，想死你啦。我的右眼跳了一天，昨天整个晚上也没有睡着……”

哎哟！“巨人”听了母亲的话，眼泪哗哗啦啦地往下滚，忙说：“妈呀！我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这是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幕。听了“巨人”的话，当场几个老太婆流下了眼泪。

“眼皮跳，祸事到”、“左跳财”、“右跳灾”……据说，许多人都有这“灵验”的经历。

“哎哟，我是不相信——绝对不相信的，”一位青年妇女作证说，“我的先生去广州办事，我劝他不要去或者推迟几天去，他不听，走了以后……”

“怎么了？”有人问她。

“嘿，他的一个皮包，装了一笔款子，丢在的士车内，待他

发现时车子已开走，完了。”

“破财，真的破了财？”

“我的先生立即报了 110，这是无奈的做法。没有多少指望的。”她兴奋地说，“嘿，嘿，我的先生留下了联系的手机号码，哪里知道，不过一个半小时，皮包回来了。”

“怎么回事？”

“原来的哥把车上的皮包，马上送到附近的一个警察岗亭。我的先生兴高采烈，皮包失而复得，多么高兴。我的眼皮没有跳呀！”

“我也是不相信那一套的，”一位林老太太说，“我怀着孩子的时候，大年初一养的母鸭不明不白死了，夜里猫头鹰又在叫，我的右眼皮狠狠地跳，跳得我心神不安，跳得我的父母、先生和两个家庭的人都不得安宁。”

“这么严重呀？”

“我对婆婆说，我如果有三长两短，请把我生下的 5 岁女儿养育成人。如果我与肚子里的孩子不能兼顾的话，请把小孩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孩子，别相信，我们都是善良人家，不会的……”婆婆哭着回答说。

“结果呢？”

“你看，我好好的，那次平安生下的儿子已经 38 岁啦！”

是呀，有的人因为眼皮跳，吓得门也不敢出，搞得心惊肉跳。这纯粹是无稽之谈的迷信，是人的心理作用。

事实是，不论左眼还是右眼跳，是那周围肌肉在抽筋（痉挛）。一些人是因为他那眼睛过分疲劳引起的。在太强或太弱的光线下看书，或看电视时间过长等等，使眼神经过于紧张，就会引起眼皮跳。只要眼睛充分休息，就可以防止。

另一个原因是，眼睛有病引起的眼皮跳，这就需要及时地请医生诊治。母子、夫妇心灵相通的眼皮跳那是偶尔的事件，完全是碰巧的。生活中碰巧的事多着呢！

“鬼压床”

小林年过 40，身体不错，骑着摩托车“飞”三四十公里往城里购买农机零件。回到家，感觉有点儿累了，躺在床上略作休息，竟然悄悄入梦。

“呜！”想叫叫不出声，想用腿脚敲打床板，抬不动脚。小林在睡梦中醒来，意识非常清醒，可是身体不听自己使唤。

小林的朋友小朱，也有过这样的体验。真是大难临头一样，他说：“眼睛睁也睁不开，想说什么话也说不出……”

“浑身像被什么东西裹住似的，”小林说，“心里还闷得慌哩！”

“非常可怕，就像挣扎在生死边缘一样，”小朱说，“当时真的希望周围的人，能够把我叫醒或者把我推醒。”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才逐渐地活动起来，会讲话了，像是一次噩梦，吓得浑身大汗。”小林说。

小朱说，我曾把这些经历跟我的叔公说，叔公笑着说：“那叫‘鬼压床’，有一个刚死去不久的鬼，不甘心死亡，找个人来替死，好让自己回到人间——死而复生。这类的事多的是，真有被鬼压死的。”

“迷信，迷信，根本就没有鬼，哪有‘鬼压床’，那死的人另有原因的。”小朱不相信叔公的看法。

“‘鬼压床’，就是‘鬼压床’。”叔公有点儿急了，现在的年轻人学会了斗嘴，“没被压死，算是命大。”

连“命”都不相信的小朱，给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经历的情况告诉医生，请教“鬼压床”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不久，医生给小朱回了信，并且详尽解释了“鬼压床”现象。

原来，“鬼压床”是一种很普通的睡眠障碍症状。40%~50%的正常人都有过一次或两次体验，只有3%~6%的人会反复出现这样的症状。有趣的是，任何年纪的人，都会发生这种神智清醒的“鬼压床”，但很少有人会连续发生。

从医学上讲，“鬼压床”是睡眠瘫痪症，发生在刚入睡或者是将醒未醒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们刚好进入熟睡，开始进入做梦的睡眠周期。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处于极低张力的状态下，人的意识，可能由于过于兴奋而出现这样的感觉。

奇怪的是，睡眠瘫痪症出现的原因，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各有各的解释，但是无论哪个解释，都与鬼无关。

医生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身体过于疲劳的人，睡眠严重不足的人，或者有“遗传倾向”的人，容易导致“鬼压床”。

“鬼压床”的名字本身，就是迷信的。别相信它，不为它所吓倒。

多数的人，在发生这种睡眠瘫痪症的时候，觉得紧张。不过，紧张持续时间只几分钟，最长也不过10分钟，不用害怕。

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压得胸闷呢？

有人说是过重的棉絮、过重的棉衣，有人说是自己的一只手压着胸膛压出来的。

拔牙的风波

五一“黄金周”外出旅游，队里的吴老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乡土民俗专家，聊呀聊，聊到一个人的牙齿了。

“吴老，您的牙齿如何？”有人问。

“不行，掉了不少，该掉就得掉。”吴老张开口，让人看了看说，“年纪大了些，如果牙齿还是好好的，闲言冷语就多了，迷信就来了。”

“对牙齿还有迷信？”同队的一位年轻人不相信。

“嘿，有的。”吴老笑了笑道，“老人牙齿好，迷信的人说是对子孙不利，会吃子吃孙……”

“有那么严重？”

“最近听人说，一位老太婆90多岁，满口牙齿雪白、齐全，骨头照样咬，一点不比年轻差，”吴老“哼”了一声，“人家说她已吃了儿女，吃了三个儿了，还吃了一个孙子……”

“真的？”好几个人，异口同声惊叫起来，“真有这回事？”

“老太婆还健在，她的女儿、儿子、孙子也确已逝去。当然不是她吃下去的，而是得病，医治无效，先她而去。”

“迷信，儿孙的死怎么怪到老奶奶的一口好牙上呢？”几个人愤愤不平！

“我也感到这是迷信，是对老人的偏见。”吴老点头称是。

牙齿的话题拉开了。

老人的牙齿好好的，而“吃子吃孙”的荒谬言论，流传的地域却相当广阔。

有一位年轻干部，儿子身体虚弱，人家说，该是你妈一口好

牙害的。他准备带妈妈去医院看看，请医生找找老人家牙齿的毛病，趁机处理一下，拔掉一些，免得危害后代。

他们真的去了医院，经医生检查，老母亲的牙齿的确不错，找不出毛病。儿子想请医生拔掉妈妈几颗牙齿，来“救救”孙子。

“她老人家的牙好得很，不能拔。”医生指着他的牙齿说，“你的牙，比你母亲的牙差，倒是该拔掉其中的几颗病牙、坏牙。”

“不，不，我没有思想准备……”儿子紧张了。最后是母亲的牙齿保住了，儿子受到了教育。从今以后对母亲敬爱有加，不听迷信者的挑拨。

一位老太太，姓廖。她离家去儿子家看孙子。没住上几天，儿媳就跟人去给儿子算算命。

“说说八字，谈谈亲戚！”算命先生热情极了。

那儿媳报上八字，说亲戚简单。

“最近与什么人来往？”

“婆婆来了几天，她不属于亲戚。”儿媳回答道。

“长期不跟你家住，现在来了，也算是亲戚。”算命人说得似乎有点道理，“她给你的第一印象呢？”

“身体很好，牙齿雪白……”

“对啦，你儿子动不动就咳嗽、发烧，体弱多病，关键就在于做奶奶的牙齿好。她自己没病，留给儿孙病，还要吃掉后代呢！”

做儿媳的被吓得浑身冷汗。过去也听别人讲过这些迷信的东西，今天竟然落到自己头上来了。儿子是心肝宝贝、命根子，是“一级保护动物”，怎么办呢？

算命人比了一个手势，“拔她的牙，处理处理。”他那干脆利

索的姿势，让人心领神会。

晚上夜深了，廖老太的儿子儿媳还在策划拔老人牙齿的事。儿媳脾气急，声音大，说明天请个土医生来家里，借给我们全家检查五官，趁机给老奶奶注射麻醉剂，让她在“休克”中拔掉她的几颗牙……

其实，睡在隔壁的老太太，虽然装着轻轻地打鼾，但听得真真切切，知道明天要拔她的牙，害怕极了。未待天大亮，独自一人冲出村去。后来，登上回家的汽车，终于躲过了一劫。

“危险啊，危在旦夕！”吴老听了哈哈大笑。

这是有名有姓的真实故事，廖老太太还生活得好好的。她的子孙并没有因为她牙齿好，带来过什么灾难。

牙齿是高度钙化的组织，幼儿最初长的牙为乳牙，共20枚，掉乳牙之后才长32颗恒牙。

过去老人说，掉下的乳牙，要让小孙子双脚并立站好把牙齿往屋瓦上扔，那样长出的恒牙才整齐好看。

“现在，找不到屋瓦了，怎么办呢？”

那是迷信呀！扔了就算了。别那么讲究。

吹歪嘴巴的“鬼风”

深秋的一天，王大伯往城里走了一趟，路远事多，返家时已至傍晚。

返家途中，虽然由儿子用摩托车载他，也戴了面罩（头盔），但总觉得迎面风声呼呼，寒气袭人。

第二天早晨起来漱口，突然被家人发现，王大伯的嘴巴和鼻子歪到一边去了。

奇怪，王大伯的前额没有了皱纹，眼睛不能闭拢，鼻唇沟变得平坦，口角下垂歪斜，连蹙额、皱眉、闭眼、鼓颊、吹口哨都不会了。

消息不胫而走，村里人议论纷纷。

有的说：“王大伯遇上了鬼，是鬼风把他的嘴巴、鼻子吹歪了。”

有的说：“这幅怪相，只有请道士念经、扎草人、烧香、烧纸钱祭鬼，才有办法纠正过来！”

有的说：“这是一种报应，王大伯平时很积极，不相信神，不相信鬼，得罪了鬼神，才落到这个下场，活该！”

“世界上没有神，没有鬼，哪来鬼风，那是迷信的人的胡说，不要相信那一套，该请医生看看。”有的人向王大伯积极建议。

心里七上八下没有主见的王大伯，终于决定马上去医院就诊。

“别紧张，别紧张，歪嘴巴的病人，我见得多了。”医生检查了王大伯的病情之后说，“这种病叫面神经炎，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有人说是那鬼风吹歪了我的嘴巴！”王大伯说。

“没那回事，你相信啦？”

“相信了他们，我就不会请你看病的。”

经过打针、吃药、做针灸、三天以后，王大伯的病情明显好转，一星期以后便完全恢复了。

据医生说，我们能够在面部表现出喜、怒、哀、乐等感情变化，靠的是面部表情肌的活动。表情肌的活动，完全靠面神经支配。面神经像一根根丝线，它开始于脑桥（脑的一部分）中的面神经核。出了脑桥之后，穿过颅底又长又曲的骨管，再以放射状分散开去，遍布于表情肌内。长而曲折的面神经，有很长的一段

“路”，是在狭窄的管道中穿行的，而那“狭窄的管道”，很容易在寒冷、病毒感染等影响下肿胀起来，使面神经不能顺利地通过，引起这一边的面神经^舌麻痹。

面神经一旦麻痹，它所支配的一侧表情肌就会发生瘫痪。表情肌瘫痪，肌肉就不会收缩，鼻子和嘴巴便被拉向了一边，面部失去了表情，皱纹变平，眼睛变大，口角歪斜，口水直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面瘫。

“风是吹歪嘴巴的罪魁祸首，面部受冷风不断吹袭，才引起面神经局部发炎，”医生说，“由于面神经是运动神经，没有感觉功能，麻痹后并不发生疼痛。所以病人常常不知道，只是在照镜子时或别人看到时才会发现这洋相的。”

“面瘫——面神经炎，是年纪大的才会发生吗？”

“不，任何年龄的人都可能发病，但多见于中老年人。”医生说，“当然，也不是人人一受凉就会歪嘴，一定要受凉加上一种病毒的感染，才会引起歪嘴。发病多在春初秋末，因为这种病毒在这些季节最容易传播。”

“会不会引起破相呀？”王大伯很担心。

“关键在于及时，起病后立即治疗效果最好，90%的人可以在1~3个月内完全恢复。”医生说，“如果叫菩萨保佑，误了时间，特别是最初的几天时间，面神经严重变性，那么，必定使治疗的时间延长，个别的甚至难以很好地恢复，多少留下轻微的后遗症。”

王大伯为自己的及时治疗感到欣慰。他把医生的话告诉了村子里的人，使人们得到了一次科学的教育。

老姜的“酒糟鼻”

这是一个相当热闹的集镇，它的东头有间小小的店面，一位60余岁的老姜住在这里。

“姜”与“蒋”，读音有点儿相似，有的人半开玩笑地喊道：“老蒋，台湾省有什么消息？”

老姜从电视里确实看到了台湾的许多场面，加上他“一字不少”地认真读报，他成了台湾事件的“发言人”。

店里柜子上放着《手相与人生》、《相学全编》、《十二生肖星座》、《麻衣神相》、《神异赋》等等，显然，老姜还是靠嘴皮子赚钱的。镇上人生病了，他给人“指点迷津”，配一点儿常见的几味中草药，有的病好了，就可以从中得几个便钱。

“自己人，自己人，没关系，没关系。”老姜“服务”态度好极了，陌生人也说是“自己人”，说那草药是别人寄售的，钱多少无所谓，心里想的是：“多多的钱，更好。”

谁到他的店里，都受到欢迎。他消息灵通，对好些人的祖宗三代都讲得出来。一旦三杯米酒下肚，嘿！滔滔不绝，天花乱坠，有说有笑，评头论足。

“那学校的石老师，不，石拐（腿脚有点不好使）不相信定光古佛（当地的菩萨），把古佛说得一无是处，”老姜想起了石老师，大有刻骨仇恨之势，他说，“石拐的鼻子、嘴巴歪了，那就是报应。”

石老师是教语文的，身教言教，对学生非常严格，要求学生背的古诗、古文、好段落，他自己先背。老姜的孙子背不出来，作文又不认真，自然成绩不理想。

最可恨的是，石老师不指名地说到社会上有的人算命卜卦，讲神讲鬼，贻害学生。老姜对号入座，愤怒极了。

“我的鼻子、嘴巴歪了，与定光古佛有什么关系？迷信头子拉拉扯扯，愚昧无知。”石老师对学生说。

愚昧无知的老姜却说：“如果不是我托人朝拜了定光古佛，请神明开恩保佑，石老师的病哪能治好。”

谁有病，老姜都加油添醋，说他“祖宗缺德，作孽太多”，说他“祖坟风水欠佳，该另选地方”，“碰上断头鬼，该请人作法消灾，否则，难保性命”，“八字生锈，克夫克妻，磨牙打鼾是吃人骨头呀”。

在老姜心里，有一本当地残疾人员的“花名册”，动不动就把他们当作笑料，说是“前世冤孽太多，落得如今挨苦”，极尽诬蔑之能事，言语相当毒辣。

三四年前，一位患上酒糟鼻的店员来找老姜看病，老姜讲得他抬不起头，诉了他十八辈子的罪，“嘿，报应，报应，连定光古佛也不会保佑他，十八辈子倒霉……”

哎哟！今天老姜倒霉了，他的鼻子上也长出红红的“草莓”，这种面部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偏偏“看上了”老姜。

“别人有十八辈子罪，老姜呢？”有人说。

“定光古佛为什么不保佑老姜呢？”有人感到奇怪，“尖尖的鼻子，皮肤发红，毛细血管扩张，多难看的红鼻子。”

“据说，还不容易医治哩！”有的人幸灾乐祸，不是没有原因的。平时他那刻薄的言语，伤过好些人的心，也是一种报应。

不要迷信，不论是谁、是什么病，都与“古佛”、“大神”无关。只有讲究科学的医疗，才能治好病。

“死不瞑目”的奥秘

据说，不慎溺水身亡的人，常常双眼圆瞪，死不瞑目。

对于这些，社会上的传说可多啦。什么仇没有报、账没有清，什么挂念亲人、不愿意去“阎王地狱”，还有许多事没办完呀！一股浓浓的迷信味儿。

说开了，所谓的“死不瞑目”，也没有什么秘密。

一个完整的眼睛包括眼球和“其他辅助装置”。

眼球近似球形，约核桃大小，前部因有角膜而稍凸起，后部由视神经穿出与脑相连。眼球由三层壁与屈光装置构成，就像一架照相机。至于眼球的“辅助装置”有眼睑、结膜、泪腺、眉毛及眼外肌，发挥保护和活动眼球的作用。

直接与“死不瞑目”有关的是眼睑——俗称眼皮。眼皮有上下之分，它像眼睛的一幅帘布，保护着眼球，能反射性闭合。

由于事故突然发生，在惊恐状态的瞬间，中断了神经、肌肉僵硬，才出现了“怒目圆瞪”的情况。只要有人按摩一下死者的眼皮，让它闭合如熟睡状，就不会那么吓人了。

人已死去，再也没有思维，哪来那么多的这样那样的想法，全是活人加给死者的想象。

眼睑的闭合称为眨眼。每次眨眼仅 $1/10 \sim 1/5$ 秒时间，每次眨眼的间隔 $4 \sim 5$ 秒钟。它像擦玻璃窗一样，将泪水均匀地涂抹在结膜和角膜上，以防止干燥，维护着眼睛的清洁。

神棍、巫婆常常用“死不瞑目”作为幌子，生出种种奇谈怪论，无非是想多赚一些钱。迷信的人却信以为真，一次次心甘情愿给神棍、巫婆送钱。只有揭开迷信的骗局，才能使社会主义新

农村新风尚深入人心，发扬光大。

世上没有“落水鬼”

江苏省海门县海南河里，1984年夏天的一个月之内，有两名青年葬身河底。

住在河边的一位老太婆说：“这两年夜间，海南河里，常有像人往水里跳的响声。阴雨天响得更加频繁，不知是不是河里有大鱼。”

打鱼队根据她的指点，去捞过两次，却一无所获。有人说：“那是‘落水鬼’呀！在寻找替死鬼。”说什么找到了‘替死鬼’，它（落水鬼）就可以再投胎人世。“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有一年8月天的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山，许多青年和小孩都在海南河里洗澡游泳。

其中有一位从部队复员不久的小伙子，很高兴地背着侄儿，和大家一起在水里玩。后来，他把侄儿交给了哥哥，接着往水里一钻。

周围的人，还认为那小伙子有两下子，在潜水呢。但过3分钟后，仍不见他浮出水面。

大伙慌了，赶紧一起在水里找。结果从10余米处的河底把他捞上来，花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把他救活。

过了20多天，天气热，两个小伙子相约去海南河里游泳。其中一人骑自行车先走了一步，伙伴比他略晚了三五分钟赶到河边。

只见自行车在河岸支着，衣裤、鞋子搁在一旁，手表挂在车把上，却不见人。他到哪里去了呢？

伙伴马上呼救，找来了几个人协助打捞。不到10分钟，从距离四五十米处捞起。天哪，海南河又吞没了一位壮实的青年。

海南河宽不足20米，河中最深不过1.5米，一般人站在河中不会没顶。河底是平整泥沙，没有淤泥和旋涡，河水清澈。也没有水草、铁丝等杂物，死者生前没病，而且会游泳。游泳的技术是相当的不错。为什么就这么死去，人们又自然想起了“落水鬼”对他的“绑架”。

据说，死者身上，还有被“水鬼”咬噬的痕迹。大腿上还留下几颗牙印。“有鬼哟，有鬼哟”——吓得年轻的妇女，大白天都不敢从河边经过。去学校上学的孩子，也只好拐了一个大弯，避开这段“落水鬼”拖走人的地方。

每到夏天，报纸上、电视上都报道某某地方青少年下河、湖、水库、海湾游泳死亡的消息。一些失去孩子的父母痛哭得死去活来，太痛心了。

有的河岸边，干脆树起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大字。那是死者父母受阴间儿子所“托”立的“纪念物”。求助于“南无阿弥陀佛”，保佑不再在那里发生类似的悲剧。还有一些人，逢年过节也在石碑旁烧起香来，以慰溺死于水中之“灵”。

河里哪有“落水鬼”！这是骗人的传闻。

原来，看起来十分平静的河水，它的内部往往很不平静，常常有许多旋涡。这些旋涡中心水很急很急。

不会游泳的人，或会游泳但不小心的人，不小心游到了旋涡旁边，突然被卷到中心，沉向水底，再也浮不起来，好似被鬼拖下水底，淹死了。

有时水面旋转的水波，出现一个活活的“漏斗”，迷信的人说：“你看，‘落水鬼’就是在那里把你的亲人拖到阎罗王跟

前的。”

有的人是被水中的水草、绳索、铁丝缠住了，无法挣脱，送了性命。

晚上听到“扑通扑通”的跳水声，不是“落水鬼”在跳水。世间根本就没有“落水鬼”，可能是大鱼跳出水面的声音，或是水獭玩水的声音。

游泳要注意安全，要有人保护，要带救生衣，要了解河道水文情况。发现了某些事故，不要吓得逃走，应呼救，设法营救。

地下菜窖里的“鬼”

“家里都好吗？”有人问陈大伯。

“老妈还健在，老爸已逝世 50 个年头了。”陈大伯一讲起来就很伤心。

那时候，冬天都把白菜收藏在地窖里，供过冬吃。

陈大伯的爸爸，把白菜放到窖里以后，便去探望一两百公里外的弟弟，原打算五六天就回家来。

没想到，冬天天气冷，路上受了风凉得了重感冒，折腾了一个月。

在这期间，陈大伯的哥哥到菜窖边看了几次。他不懂得给菜窖换气，他害怕白菜被冻坏，便将窖门盖得严严实实。

陈大伯的爸爸从外地回来，放下行李很快去看菜窖，不看还好，一看就火了：“这不是把白菜捂烂了，什么屁都不懂。”

没说几句，他急急忙忙跳下菜窖，要把白菜好好翻动一下，想看看底下的菜究竟烂了多少。

天哪，陈大伯的爸跳进地窖不一会儿，就晕倒了。不巧得

很，旁边没有人，就这样死在菜窖里……

村子里的人传开了，“他一定中了邪”、“他被地窖里的鬼缠死了”。据算命先生说：“过去邻村的一个老头，也死在地下菜窖里，没有鬼，怎么会莫名其妙、无缘无故死人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好端端的一个人，一进到菜窖里就咽死了，难道真是被鬼缠住——死了吗？

别相信算命先生无知的造谣，世界上没有神没有鬼，算命先生是借鬼神来骗人钱财的，不安好心。

村子里起了“风”，学校里就刮起“浪”。老师毕竟多看了书，有知有识，他说，那是地下菜窖的脏空气在作祟。

人要活，要不停地呼吸空气，空气里有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是人们一分钟也不能缺少的东西。人只有不断地吸进氧气，血液才能流通，新陈代谢才能进行。不然，人就会死去，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一点儿秘密都没有。

但是，空气里不光有氧气，还杂有其他气体，如氮气、二氧化碳等等。那些气体对人的身体并不都有好处，有的还非常有害。

像二氧化碳就为害极大，要是人们过多地吸了，就是晕倒，严重的就无声无息地死去。

空气里既然有二氧化碳，人们每天无时无刻吸进了二氧化碳，为什么没有死去呢？

这并不奇怪，因为它在空气中所占的比例很少，只占空气总量的万分之三，人们吸进了这么少的二氧化碳，当然不会有什么感觉。

如果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占到了5%，人立刻就会感到头晕，再严重一些就晕死过去。李大伯的爸爸，没病没灾，就是因为他

在地下菜窖里吸进过多的二氧化碳。

白菜窖里长时间没开门，又不留气眼，白菜排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人跳下窖去，便被“呛”死了。

人死在地下菜窖里，既不是中了什么邪，也不是什么“鬼缠身”，纯粹是菜窖里的白菜捣的鬼，是空气在暗中作怪。

老师告诉学生，下地窖之前，最好点上一支蜡烛，放进窖里试一试。如果蜡烛灭了，就证明菜窖里的二氧化碳太多，必须敞开窖门，用扫帚伸进去搅动一会儿，把二氧化碳气体搅出来，然后下窖去，才不会有危险。

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用一只鸡或兔子，放在一个笼子里，把它们吊下地下菜窖里，看看它们会不会拼命挣扎，甚至死去。如果鸡或兔死了，说明地窖里的二氧化碳超量。那时，人们千万不可随便下去，否则性命难保。

子虚乌有的狐狸精

一本杂志曾经报道过一个学校被狐狸迷了学生的故事。

说那中学后头有一座大山，山势高耸，遮天蔽日。20世纪6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中期，林子里常有一群群狐狸出没。它们有时竟跑到学校里来偷吃东西。

据说有一只脸上长着黑白相间的铜钱花的老狐狸，特别喜欢舔食牛马大牲口的唾沫。它常常深夜里来到学校附近农家，爬到牛或猪的身上去舔嘴巴，而牛猪却一动不动，让它去舔个够。只是看见人来了，狐狸才一闪身，逃之夭夭。

后来，老狐狸竟然破窗而入，窜进了中学的学生宿舍。它那三角形脸上两个眼睛放射的蓝色之光，像幽灵，似鬼火，把学生

吓得魂飞魄散。

“我很清楚，想唤，喊不出声。想敲打床板，手脚软绵绵的，一动也不能动。”学生回忆说。

真的像死人一般仰天躲着，看着狐狸“表演”吗？

“唉，奇怪，老狐狸一钻进房来，便飘来一阵淡淡的幽香，”又一个学生说得更加动听，“我闻到了老狐狸的香，便进入一种幻觉状态，忽隐忽现，有气无力……”

“我也不知道什么怕不怕，只知道是一只老狐狸，”一个学生讲得更玄乎了，“它扑在我的身上，舔食我的鼻涕和口水，把我当成了牛，这是它的一种嗜好！”

哎哟，说得人们心惊肉跳，下次老狐狸光临，会不会舔自己的鼻涕，那够吓人的！

还是生物老师肯动脑筋。“为什么老狐狸会给人带来幻觉呢？可能它在山上吃了某些致幻植物，这些致幻植物，在狐狸身上产生了致幻物质——即人们感受到的‘淡淡的幽香’。”

后来揭开了内幕，原来这是一篇“科幻”之作，根本没有事实依据。靠一枝笔，爱怎么想就怎么写，想像得越大胆越吓人，越轰动越好。如果真是那样，学生家长再也不会把孩子送到那个学校去寄宿了。

迷信的人受害很深，相信别人之说：小狐狸长大了，最后会修炼成精——狐狸精。“精”就是传说中的精灵、精怪。

狐狸成了精怪，说它会变成漂亮的女人，还会迷住人。这当然是乱说。它只能充当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原始材料。

你想，作为并不显眼的小兽，怎么会变成人呢？

说狐狸狡猾，这是很难听的词，其实是机敏。如果不“狡猾”、不机敏，它就抓不到鸡、鼠及其他小鸟，不能解决饥饿，

不死绝才怪哩！

有人说，狐狸抓捕人家的鸡鸭之后，迅速逃跑，而且是沿着雪地上兔子的脚印走，使人找不到它的“犯罪”痕迹——这就是机敏、机灵。铺天盖地的大雪，找不到猎物，才偶然得到了一只小鸡，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大概是因为东郭先生事件，把狼骂得狗血淋头一样，现在让大小学生把狐狸也骂得狗血淋头。从学校到校外，狐狸没有了好名声。当年东郭先生用口袋救了狼，后来狼要吃东郭先生，纯属文人编造的故事。这是一桩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

有一次，狐狸被猎人抓住，它便假惺惺地装死，猎人失去了警惕性，狐狸突然“复生”，拔腿逃走了。这样溜之大吉，不仅没有受到赞扬，反而指责它是狡猾，实在不公平。

走投无路的狐狸，最后一招是放出臭屁，直让猎手闻不堪闻，甚至睁不开眼，用这个办法逃逸也是高明之举。

猫头鹰的冤假错案

范婆最小的女儿，已经怀孕 8 个月了，肚子隆得够鼓了。她不时摸着肚皮，亦喜亦哀，亦哭亦笑，百感交集。

原因是每天夜里，村子后山的密林里，猫头鹰不停地“啊噢、啊噢”地叫，这可不是吉兆哟！

“宁肯挑上 200 斤，不愿听猫头鹰叫三声。”

“猫头鹰哎呀哎，家家户户都得准备好棺材。”

……

不是一村一户对猫头鹰没有好感，而是不少农村百姓，都说尽了它的坏话。民间的许多传说，都把猫头鹰叫做“催魂鸟”。

为什么叫“催魂鸟”呢？

原因不外两点，一是猫头鹰总是在夜里出来活动；二是长相难看，加上啼叫的声音听起来很凄凉。不了解它的人，便产生了可怕感觉，认为特别不吉利。

在远古时代，猫头鹰的名声并不坏。河南安阳殷墟的商代后期大型墓葬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一尊猫头鹰的白石雕像，雕得非常可爱。商代还有青铜制作的鸱（猫头鹰）形樽，是祭祀用的礼器。这说明，那个时候人们对它还是喜爱的。

给猫头鹰制造冤案，很可能与描写两三千年前世事风貌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有关。

《诗经》的《邶风·鸱鸢》一开头就说：“鸱鸢（音吃消）鸱鸢，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音玉，‘盲’的假借字）子之闵（忧愁）斯。”用现在的话翻译出来就是：

猫头鹰啊猫头鹰！
你已经抢走了我的子女，
不要再毁坏了我的家庭。
我爱儿女一片深情，
养儿育女叫我好费心。
……

这是一首寓言诗，诗人以鸟为喻，描绘出一个劳动者在统治阶级（以猫头鹰为喻）的残酷压迫下，虽然拼命干活，也难免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

嘿，猫头鹰简直就是凶残透顶的大恶霸！这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应该平反。

猫头鹰是习惯于夜间工作的“夜猫子”，这与它眼睛的特殊

构造有关。

高等动物眼睛视网膜有两种感光细胞：一种叫圆锥细胞，一种叫圆柱细胞。

圆锥细胞可以感受强光，白天看东西靠这种细胞起作用。人的眼睛视网膜主要由这种细胞组成。

圆柱细胞在弱光刺激下兴奋而起作用，强光对它反而不起作用。猫头鹰的眼睛视网膜主要由圆柱细胞组成，所以它夜间视力特别好，其敏锐程度是人的100倍。至于白天的猫头鹰，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不过是为了避开强光的刺激，保护眼睛的应付办法，压根儿没有其他恶意。

另外，一般鸟类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而猫头鹰的眼睛却与人的眼睛一样，长在前头，两眼视野重叠（双眼视角），能产生深度的感觉，便于最快地判断距离。加上它的脖子转动灵活（可转动 270° ），视野得以扩大，任何狡猾的老鼠，都休想逃脱它警觉的目光。

猫头鹰非但不是不吉利的鸟，而是一位著名的捕捉田鼠的能手呢。

提起捉老鼠，大家马上会想到猫。其实猫头鹰比猫的本领还要大。

猫头鹰的耳朵特别灵，几十米以外有田鼠活动，立即便能听见。它有其他食肉动物都比不上的灵敏听觉，又有敏锐的视力，加上飞行时没有声音，一下子扑上去，十拿九稳，老鼠无路可逃。

叫人惊叹的是，猫头鹰并不是一种贪吃的鸟。它的绝活是，先用



“田园卫士”猫头鹰

几秒钟咬几下老鼠，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紧接着又咬死其他的老鼠。据专家说，它一夜有时竟咬死十几只老鼠之多，一个夏天捕捉上千只田鼠不在话下——轻而易举。

更令人叫绝的是，猫头鹰还能蓦地“潜入”表面十分平坦的深雪里，将田鼠从雪下的地洞里揪出来。

猫头鹰哪来的“特异功能”呢？

有的人认为，它能看得见热（人们看不见的红外线热线）；有人说，它能看见红外线；有人说，猫头鹰没有那样的视觉，主要是对高频声音（每秒 8500 次振荡以上）特别敏感，而田鼠发出的声音，恰好落在这个频率的范围里。

猫头鹰的鸣叫声也不见得凄凉，谐音好一点的，它叫的是“好—好—好”，千万别将迷信的情感套在猫头鹰的音调上。

猫头鹰是灭鼠的有功之臣，它是吉祥鸟。范婆女儿听了猫头鹰的鸣叫之后，安全地生下了一个胖娃娃。

“不祥之兆”的玉兰花

100 年前，一个深秋清晨，紫禁城的花园里。

一位当园丁的太监突然发现，在一株玉兰树上，开着一朵洁白的花——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太监吓得面无人色，连忙把刚刚的发现禀报给总管太监李莲英。

李莲英犹豫起来，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是不能不报告“老佛爷”慈禧太后的。但是，又怕她生性乖戾，反复无常，弄得不好，会招来横祸。

几经考虑，狡狴的李莲英，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硬着头皮

去拜见“老佛爷”。

慈禧正在梳妆打扮，准备上朝。她见李莲英神色慌张，面有异色，心里猜到可能出了什么事。

那李莲英，竭力保持着镇静，依旧慢慢地把双膝跪了下去，照例叩头请安，装出一副恭恭敬敬的姿态。

“‘老佛爷’！奴才有事启奏。”李莲英故意用最和婉的音调说。

“又是什么事啊？”

“奴才要启奏的，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好消息！”李莲英故意扭捏着，不肯直说，“是个亘古稀罕的祥瑞之兆，依奴才看来，不久就有天大的喜事来啦！”

“快说出来，谁听你讲这废话！”“老佛爷”实在难以忍耐了。

“教‘老佛爷’欢喜！我们园里的玉兰树，今儿又开了一朵花。”

那慈禧听了李莲英的禀报，双肩一耸，突然从座椅上跳了起来。

尽管李莲英满口讲的是“吉利”、“祥瑞”，可是西太后惊呆了——脸色霎时变得灰白。

“胡说！”定了定神，“老佛爷”挣扎着说，“不许胡说！这分明是个坏透了的凶兆，你想瞒过谁？”

慈禧太后说完，右手向外一挥，意思是要李莲英滚出去。

李莲英巴不得这样，免得如此跪着受罪，立即磕头退了出去。

听了李莲英的禀报，“老佛爷”坐立不安。一会儿喟然长叹，一会儿连连顿足，迫不及待马上穿戴清楚，出去上朝——急急地想早一刻知道“玉兰树开花”的异兆，应在哪一件祸事上。

果然，军机大臣庆亲王启奏，带来了一件坏透了的消息：

“日本和俄国宣战了，日军攻打旅顺口。”

上面所述的故事，载于德龄写的《御香飘渺录》中《异兆》一章里。

德龄是清室宗亲，幼年曾在外国读书。当时是随侍慈禧左右的宫女，所见所闻，披露了许许多多常人无法得知的宫廷内幕。上述所记应该是翔实的。

花木开花，一般是一年一次。玉兰树突然在交冬的深秋又开出一朵花——第二次开花，这种不合时宜开花的奇异现象，难道真的是什么不祥之兆吗？

当然不是。作者德龄思想迷信，把它列为“异兆”。同时，硬把它与日俄战争的爆发联系在一块——史实不符，日军袭击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舰队是1904年2月8日，10日两国宣战，并不是在交冬的深秋。

花开花落自有大自然的“安排”，跟“异兆”捆在一块，就陷入了迷信的泥坑。

神秘的“魔”菇

“你要与你死去的父母哥哥相见吗？”一位上了年纪的墨西哥老头问道。

“正想，我想念他们，昨晚还做了一个‘大团圆’的梦呢。”一位20多岁的青年答道。

“那好，你喝下这一点酒吧！”老头说，“它能把你的灵魂带到天堂去……”

说起来，真令人难以置信。

不到一刻钟，喝过酒的青年，便在眼前出现了各种色彩斑斓

的大小建筑，变幻莫测的湖光山色，光怪陆离的奇珠异宝，不可名状的飞禽走兽，笑容可掬的亲人面貌。

“这是魔术吗？不，我和我爸呀妈呀，哥呀姐呀，痛痛快快地相会。毫无拘束，完全与平时家里一样……”朦胧中醒过来的青年，记得真真切切。

是什么酒，具有这般非凡的魅力？

那是墨西哥老头世代相传的秘密，其实就是用当地出产的一种蘑菇经晒干后碾为细粉，调成的酒。

早在3000多年前，生活在南美洲丛林里的古印第安人，就已经发现了这种蘑菇，具有一种将人的“灵魂”引进“天国”的无边法力。

科学尚未昌明的古代，亚洲、大洋洲及欧洲一些少数民族，也常服用一些蘑菇制作的“神之肉”，在宗教仪典中变得如痴如醉，似醒非醒，做出许多傻态可掬、令人捧腹的滑稽动作。

不过，要特别小心，如果过分贪心，吃得过多，他的灵魂就将永远在天国停留，不能重返人间。所以，谁也不敢放纵享受。

作为赋予“神力”的“魔”菇，并不止一种。其中一种叫古巴裸盖菇，吃下5克它的干粉，15分钟后使人出现幻觉，25分钟后记忆力模糊不清，半个钟头后神智不能自主，1小时后感到气闷与口干。

进入幻境的人，瞳孔放大，心跳缓慢，手脸充血，身体出汗发抖。有的狂歌乱舞，极度兴奋，有的则抑郁烦躁，哭笑无常，



致“魔”的菇

严重时甚至行凶杀人或自杀，莫能自制。

11 世纪的日本古书中，记下了一则奇闻：有几个迷路的樵夫，看到一群尼姑又唱歌又跳舞，旁若无人。

樵夫们感到好笑，因为饥肠辘辘，吃下了她们吃剩的蘑菇，美美饱餐了一顿。

谁知，樵夫也身不由己地参加了尼姑的舞会，闹了几个小时才清醒。

那些蘑菇，在我国古书中称为“笑菌”。

《清异录》中载：“菌有一种，食之令人干笑者，土人戏呼为‘笑手矣’。”《避暑录》中也谈到一种“枫树菌”，“食之笑不止”。有人认为那个菇叫“橘黄裸伞”，误食之后才手舞足蹈，狂笑不止。

印度人和西伯利亚人吃下一种毒蝇伞，15 分钟后就浑身发抖，精神错乱，不能自主地跳舞。在他们眼里，普通人变得大多了，变成四大金刚，顶天立地，硕大无比，被激怒得发狂。

有的人误食了华丽牛肝菌，则发生“视物显小幻觉症”，一切东西都变得小小的，陷入可怜的恐惧之中，天旋地转，直至极度疲倦，昏然入睡。所谓的鬼神附体，那是致幻蘑菇耍弄的把戏。

“神树”

小冯 18 岁，全班 29 人，即将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老师带他们去一个山区县实习。

他们坐上旧的老客车，司机傅师傅驾龄也有 10 多年了。年轻小伙子，在女班主任丘教师的带领下，一路走，一路歌，兴奋

异常。

那时，没有高速公路，更没有铁路。虽然走的是“国道”，但山区的国道坡度陡，弯度大。一个山头，大弯小弯就有21个。

早晨从省城出发，已经过了六七个小时，车子艰难地上了山，过了最高的山顶，正在缓慢地向下滑去。

不知怎么样，傅师傅突然感到车身失去了控制，车速加快。嘿，又是一个陡的急转弯，车子跳了起来，冲出左边路障，打了两个跟斗……

老客车坠入30米的深沟。平时老练的师傅，终于没有掌握住安全的“关口”，顷刻间失去了主意。

山下有一个水渠，绕山而转，水渠边上有一棵直径40厘米的大樟树。

这是一棵“年轻力壮”极为茂盛的树，高15米左右。前后左右坡地上的树木矮矮的，大樟树鹤立鸡群，显得神威。

樟树之下七八米处，是一户农家，三四间平房。农家的青壮年都下田劳动了，只留下一位70多岁的老妇人，在家晒谷子。这时她正在煮中午食用的菜，把一汤匙的猪油往锅里洒……

突然，“轰”的一声，似打雷，又不见云；似地震，又不见房子摇；似倒房，又不见瓦片掉下来。

这老太婆，忘了刚放油下锅，锅底的火正旺。她打开房后的门一看。哎哟！天哪！一辆客车卡在大樟树上。她“哎呀”、“哎呀”叫了几声，还不见人影。

客车卡在樟树上的那一瞬间，傅师傅的头往前冲（当时没有保险带），撞上了挡风玻璃。“呼”的一声，撞得玻璃粉碎，他的额角被玻璃划出了几道线儿，流出了鲜红的血。

29个小伙子，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生与死的考验，客车翻了几翻，大大小小的行李包撒得乱极了。在非常时刻，却出奇的

静……足足有好几秒钟，才意识到眼前的危险，才一个个“啊”出一口气，愣得你看我、我看你。

班主任丘老师已怀有七个月的身孕。车祸发生的那一刻，她的双手死死顶住前头的扶手，双膝叉开，全力保护着胎儿——也许这是本能的母爱。母子躲开了突然的劫难。

70岁老太太爬到车前，见司机在“哎哟”地叫着。经过检查，车上人除了几个手上、脚上擦伤了皮，连一个骨折的都没有，只是师傅流了一些血。

一棵樟树，救了一车人的命。

“哎哟，我锅里的油呀！”老太太尖叫起来，跑回家里，锅里滋滋冒着浓烟，好险好险！

“神树，神树！”消息传来，远远近近的群众都前来供奉烧香，大大小小的事都来请它保佑。有好几年到了这一天，29个小伙子，都约好到这棵树下相聚，以感谢这棵“神树”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世间哪有“树神”，那是巧合。原来的道路扩大拓宽，如今是标准的国道，附近是高速公路，不远处就是铁路……满山遍野，绿阴如盖，“树神”主干被烟火烧得空虚而倒了下来，只是在树根下长出几棵嫩小的根苗。

说它是“树神”，那是迷信。

五、“贱名”·“气功”·“神花”

不合时代的“贱名”

夜幕降落，斜阳的余热顿消，清风南来，明月东升。秋虫们抓紧清凉幽明的时刻，立即组织起一支宏大的“合唱团”。优美的领唱，磅礴的合唱，和谐的重唱，雄浑的轮唱，男声、女声、童声，高音、中音、低音，民族唱法、美声唱法、通俗唱法，或远、或近、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啊！真正的天籁，这是天底下最美的“音乐会”了！

“报告，‘老石头’前来报到。”村子里参加乐队训练的人数越来越多。“老石头”年纪不大，只有40余岁。那时没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措施，他的弟弟是“小石头”、“三石头”。

“报告，‘松树生’到了。”“松树生”是笛子一把手，平时一根笛子不大，插在背上，只要有几分钟闲暇，他便拔出笛子吹起来，所以人家还叫他“老吹”呢！

啊，“榕树生”来了，他的绝活是“祖传树叶奏”。当地虽然也有好几个善于吹奏树叶子的能手，但是“榕树生”的父亲、爷爷都是闻名的，随便在路边摘下一片叶子，放在嘴边，吹得鸟儿开口、蝴蝶纷飞、百花争放。言传身教，他的吹奏叶子技术，已高人一筹。

接着，“杉树生”、“水牛姑”、“伏石狗子”（山间溪涧石头上

附着的小鱼)等,纷纷来到演习台上,大有“招之即来”的作风。

说起“狗子”,人们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有三四百户人家的村庄,只有一个姓氏,却是一个“狗村”。

“狗村”里,不论老人小孩,名字后头都带了个“狗”字。什么狗什么狗,一家男人全是“狗”,家家都是“狗窝”。他们不以为“狗”字不好听,已习以为常了。改革开放后的城市,不是很多小姐、太太抱着狗牵着狗逛街吗!那些宠物还穿着各色高级衣料,天天洗澡,保姆服侍,吃的食品不比乡村的人差……

有趣的是,“狗村”养的狗,也子子孙孙众多。一家两三头的狗家庭还不少哩!他们太爱狗了,不杀狗(狗有病也给医),不吃狗肉,但可以让外地人贩到市场上出售。

这个村子里外嫁的美女——“狗”养的娘们,并不避讳“狗”字,把外村的夫婿也染上狗味狗名,这也是无奈的呀,叫人哭笑不得!

还有参了军的,把“狗”带到军营里,成了“军犬”,闹出的笑话就更多了。

为什么用石呀、树呀、狗呀,还有很多粗鲁的名字来称呼这些年轻漂亮的男子呢?

在旧社会里,贱名(乳名)满天飞,一个出生的男孩儿没有取上贱名(除非他是地主老财的子孙)反而是不正常的。

那时候的农村,没医没药,最多拔些中草药应付一下。婴儿的死亡率很高,把那灾呀祸呀、疾呀病呀,统统由石、树、狗之类的东西化凶为吉吧!

甚至还有“叫化子”、“短命子”、“大贼古”、“石桥妹”(让人天天踩)等有损人格的名字,冤枉地背了一生的骂名——今天应该改掉这些旧俗了吧!

取了一个难听的贱名，就能保个一生平安，就能从小到大不病，你说怪不怪？不是迷信是什么？文明之风应该让新一代好好享受，让世界充满爱，请取个具有现代气息的好名字吧！

陋俗：向路上泼中药渣

迁往另一个城乡去居住，要入乡随俗，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去，不然会叫人笑掉大牙。

老萧的闺女发烧，请了一位郎中前来诊治。望闻问切之后，开出十来味中药。郎中说，连服三剂，定可药到病除。

服下三帖药，病没有彻底根治，郎中又来看，他发现室内的一个灰堆上，散放着蒸过的药渣。

“萧哥，药渣应该泼到门口石路中间去。”郎中指着说。

“为什么要那么泼呢？”老萧并不明白。

“那——那是风俗，大家都这样泼的。”郎中说：“那样可以把病泼掉，让别人家跨了它去得病，也就是叫病鬼另找一个地方去……”

真是巧得很，晚上看电视，电视里拍出的是古时候的员外陈某，儿子发病，郎中帮助煮了中药，最后把药渣往门外狠狠泼去……

说时迟那时快，一泼出去，门口就尖叫一声。药渣泼在前来拜访的一个官员头上。

“是我眼花，没有看清楚躲闪，无妨无妨……”幸好被泼了一脸药渣的，是一个小官吏，官职小，不好在陈员外家发脾气。

“陈员外啊，你——你……”老萧看在眼里，心里却突突直跳。

是呀，如果自己把中药渣泼在门口，泼到了村干部或亲戚好友身上，那多尴尬。老萧记得一个公司的龙经理，10多年前骑自行车撞倒了一位近60岁的老太太，只是倒了地，没有什么伤情，她却至今前来要“补药费”、“看病费”、“误工费”（不能上街卖小商品了）等等，名堂多多，苦坏龙经理全家。

老萧庆幸自己没有把药渣泼出门外，孩子服了药，病也渐渐地好了起来。

“不把药渣泼在门口石板路上，”郎中又开腔了，“疾病不能根治。”并以张家大婶为证，开导说服。

“好，泼，泼。”老萧接着把新开出的煎过的药渣，小心地泼了——不过，不是把它泼在自家门口的路中间，而是提着它，送到一处垃圾箱旁的路侧扔了。

根据当地的风俗，药渣要泼在自家屋门口，如果把它“转移”另一个地方，是会影响药效的。不听郎中交代的病家，下次要再请郎中出诊就难哪。

“真是那样，那就去县城看病，打针吃西药，方便多了，也用不了泼药渣。”老萧有了自己的打算。

过不了几天，一位老大爷在路上摔了一跤，大腿粉碎性骨折——原来，是被那里泼在路上的中药渣滑倒的。

老大爷请人去评评理，人家说：“我是前天倒的，也许是其他人倒到我的家门口。即使是我倒的，谁叫他滑倒？倒药渣是风俗，有谁没有泼过？为什么别人没被滑倒，请他走路不要分神，要小小心心哟！”

似乎是倒药渣，脏了大路，妨碍了别人的人反而有理。

老萧又一次庆幸自己没有泼药渣，不然要是让老人小孩滑倒在地，那是于心不安的。

中医中药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用于医治疾病的有效疗法，应

该发扬光大。但泼药渣有碍环境卫生、不利于城乡整洁，迷信落后的风俗，应该革除改正。

“照妖镜”的风波

这是一件真实的故事。

小林和小刘，原是山区一个小村庄的朋友。初中毕业后，双双考进了一所职业培训学校。然后，就往广东打工。

年轻人有知识，干劲足，肯学习。他俩在广东某县务工几年，身边积了一笔钱。嘿，他们把家搬到家乡县城西郊，建起了双层的小楼房。

小林与小刘的新房子，是隔着一条不宽的巷道门对门的。来自同一个山村，又同时借助改革开放发家致富，你来我往，关系密切。

一天，小林的儿子发烧感冒，服了几粒药丸还不见好，他的奶奶听人家说：“你家里进了邪鬼，见小孩就欺，不病才怪哩！”

林奶奶听了吓了一跳，为孙子担惊受怕，急得流出眼泪。

“那怎么办呢？”

“不难，药照样吃。在楼上窗口，挂一块大圆镜子——‘照妖镜’，”有人告诉她，“可以避邪。试试看吧，别家有人试了，效果不错。”

林奶奶信以为真，窗口挂上了“照妖镜”，小孙子的病，真的一直好转。

两三天后，对面小刘奶奶的孙子患上了病（感冒），有人指着小林家窗口挂的大圆镜，说：“那是‘照妖镜’，进了那家的妖怪（鬼魔）被反射过来了，怎能不病。”

刘奶奶平时没有察觉，仔细一看，嘿，一股刺眼的阳光，被镜子反射过来，扫着自己的老眼睁开刺着痛。

“害人精，竟把魔鬼驱到我们家来了。”刘奶奶一肚子气，也在自己的窗口挂起两面圆镜，“让妖魔鬼怪回去。”

“你不能这样做，损人利己……”林奶奶看见了对门的两个圆圆的“照妖镜”，找上门去与刘奶奶辩理……

为了孙子的健康，出口伤人，怒火中烧。好乡亲、好邻居，一时变成了冤家对头。

你看，她们都不肯卸下圆镜，却用竹帘、窗台布遮盖得严严实实，而且从这两家蔓延到附近的民居，有的学着挂上“照妖镜”。

居委会的大妈，一次次前来劝解：“看到了妖没有？我五十多岁，至今没有看到什么妖，根本不存在什么妖，不好闹得这般僵！”

“我就不信这一套，”支部书记现身说法，“我的妈也不相信，孙子有病就请医生看。也有‘照妖镜’对着我的，你们看，我不是好好的！”

在支部书记的宣传教育下，渐渐平息了“风波”。

大家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冤家”又变成了“亲家”——更亲密的家。

镜子的“特殊功用”——驱鬼、防鬼，过去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城乡是一个长盛不衰的风俗。在农村，凡家中死了人，出丧后，必在房子的门楣上挂上一面镜子，目的就是防止恶鬼进屋作祟。

根本就没有的鬼神，竟然吓坏了身强体壮的人，吓了各家各户，那是悲剧，那是迷信。借助于镜子来驱鬼辟邪，也是悲剧，也是迷信。

今天富裕起来的江浙农村，这些风俗日渐失去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健康文明的道德新风。

数字：“吉祥”与“不幸”

过去，北京的许多建筑，都和“9”这个数字有关。

例如，北京内城，最早的是9个城门；天安门的城楼，是9楹重楼；故宫四个角的结构，是九梁十八柱；皇家建筑物大门上的钉数，是纵九横九；北海和故宫的九龙壁，都是9只祭龙，等等。

更有趣的是，天坛的圜丘——历代皇帝祭天的地方，无论是洁白的石栏杆，或是圆台上磨平了的石块，其数目都和“9”字有关；那些石料，或是9块，或是18块，或是27块……那高高在上的圆形平台，它的圆心是由9块石头围成的，外面一圈是18块，再外一圈是27块，再外面一圈是36块……最外面一圈是81块。

原来，按照“阴阳”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而“9”是阳数中最大的，称为“极阳数”。

在中国古代人们的观念中，常用“9”数象征“天子”。“九天”、“九霄”、“九垓”，都是天的诨号。上有“九天”，下有“九州”，皇帝要铸“九鼎”；古乐古诗有九辨、九韶、九歌、九章；神话传说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9”的倍数。

《易经》上说，“9”数含有吉祥的意思，古代皇家建筑用“9”或“9”的倍数来建造，以象征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天子”。其实，这不过是故弄玄虚，炫耀“天命”罢了。或者说，用“九”来欺骗平民百姓，去崇拜“天子”，唯命是从，服服帖帖地

接受天子的统治。

与“9”字相反，在中国有些地区，认为“4”是个不吉祥的不幸的数字，认为“4”与“死”字谐音，迷信的人认为，不谈“4”为妙。

这种情况，在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韩国和日本，也极为严重。

韩国的大酒家、大旅馆、办公楼、医院，都没有“4”层楼、“4”号楼，门牌没有“4”号的。

特别是在医院里，见不到一个“4”字，“4”就是“死”。在喝咖啡或其他饮料时，人们不能喝4碗或4杯。喝了3杯的，是绝对不能再喝一杯了。

在韩国的军队里，对“死”的谐音字“4”，那是更害怕。所以，没有第四军、第四师、第四旅、第四团、第四营、第四连、第四排、第四班等等。

日本人对“4”也非常忌讳，医院里没有“4”号房间，探望病人时千万别提“4”（死）字，不送“4”朵花。日本人出门旅行，船票上的座号、飞机登机牌的座位，如果是“4”，他们不愿接受。

美国人做的高尔夫球，原来习惯每盒装3个或6个，后来一家工厂为了打入日本市场，设计了特别包装，每盒装4个高尔夫球。不料到了日本，竟无人问津。后来才知道，问题出在装盒的“4”字上。在日本人眼里，“4”就是死，死就是“鬼”，鬼就是不吉利。

在中国，虽然“4”与“死”谐音，有“不幸”的意思，但绝大多数的人并不计较，不相信这套迷信。

“怕什么，不要用迷信这根绳子捆住自己。”一位青年对朋友说，“我的电话号码是4248444，意思是‘死儿死爸死死死’。”

“5个死，可怕。”

“我不相信它，人总是要死的。儿子、爸爸迟早都会死的，这个数字亲朋好友很容易记住它！”

“奇书” · “不宜动土” · “奇碑”

某一地下工厂，偷印了一本香港什么堂出版的“奇书”。

据说，它是汲取了古代《周易》有关预测理论的精华，通过高科技电脑的精密计算，与当代社会生活实际相结合，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完善和补充之后编写而成的。

“奇书”说，“人手一册，不可不读。”对炒股票、炒期货、玩麻将、谈生意有帮助，对乘汽车、坐飞机、搭轮船有价值，对升学考试、求职提干、看病求医有好处。是福是祸，是吉是凶，是好是坏，只要翻一翻那本“奇书”，就能解决问题。

一位60开外的老大爷，挂着挎包雨伞，去城里买东西，行至村口，碰上放牛娃。

“大伯，您去哪里？”放牛娃问老大爷。

“往县城，办事。”

“今天要回来吗？”

“不去了，不去了。问得没道理，哪有不回来的。”

老大爷生气了。他是村里出了名的“老迷信”。他认为，“今天要回来吗？”就是“今天回不了家”，那一定是凶多吉少，不是客死路边，就是破财被骗。

“呸、呸，不吉利。”老大爷气嘟嘟地回了家。

用现今的话来说，这老大爷大概是“不宜远行”吧！

有一则笑话，说有个老头，办什么事都要先看皇历，历书上

说某月某日“不宜出行”。

“我有紧急事情，非出门不可！”老头急得团团转。

他的老伴翘着嘴，往窗口嘀咕了一声。

哎呀，开窍了脑子的老头，拍手叫好：“对，我从窗口跳出去。窗不是门。不出门，跳窗去，照样可办事。”

可土墙已有相当年代，年久失修的土墙上，窗口不牢不实。老头正从窗口跨出一脚，土墙倒了下来，把他压盖了大半个身子。

“哎哟！痛死我了！”不识字的老伴找来儿子，儿子拿着历书告诉他，“今天‘不宜动土’。”

……

如果当代的生意人、村干部、农村妇女、外出务工人员，都相信“不宜动土”的说法，世界不知会变得怎么样？

更可怕的是，生病时如果相信迷信，误了治疗，可能危及性命。

一个村子里的某姓祖先，据说是个医术赛过华佗的郎中。有病的人，只要请他摸摸头颈，不用吃药，病就好了，神得出奇。

郎中死后，葬在一个山腰间，人们只要摸摸他的墓碑，不论什么病，不用服药，病也好了。越传越神。一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同姓的外姓的，都往郎中的墓地跑，摸着神奇的神奇的墓碑，祈求保佑。

一位老伯背着三岁发烧的孙子，也来摸墓碑。接着，孩子的爸爸却带小孩去医院看了病，取回了药。

“还吃什么药。”老伯把药悄悄地扔到水沟里去。

半夜，孩子父母抱着休克了的病儿，坐拖拉机赶到医院时，已回天无力。

愚昧无知的教训太深刻了。神奇的墓碑，断送了一个一个人的性命。

神棍·“气功大师”

萧苹死了爹，最近儿子又得了病。她的娘悄悄地请来了会抓鬼的神棍（神汉）。

“哟，病得可不轻呀，这小子淘气，冲撞了无尾巴的鬼狐。”神棍轻声地说。

只见他边说边上香，又磕了头。没有不透风的墙，村子里的好事之徒，竟然门外围了不少。

神棍往墙角的凳子上铺上了一张黄表纸，说是鬼在逃跑时，喜欢藏在旮旯里。

“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老太太心诚，心诚必灵，保证给你抓鬼除病。”神棍坐在屋中，浑身乱颤、哼哼叽叽，连说带唱。屋外，看热闹的人不知道抓鬼的人，要耍什么把戏。

猛地，神棍跳了起来，抓起摆放在香桌上的一柄长剑，东指指，西划划，在烟雾弥漫的屋子里念咒作法。

装模作样跳了一番之后，神棍尖声一叫：“哪里走，吃我一剑！”左手从病人身上抓出“疫鬼”，快速地扔到凳子上的黄表纸上，被蘸过水的长剑狠狠砍下去，“啪”的一声响，顿时剑上和纸上出现了鲜红的血迹。

看热闹的人，惊呆了。

“你看，恶鬼被杀了，血血血……”

这时，闻讯赶来的一位中学化学老师，他是萧苹的亲戚，听说她要请人抓鬼的消息。他说：“我也来捉鬼，功夫大大的好——”。

只见老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那是在泡过姜黄的酒里浸过

晾干的，再拿出一把刀，刀上是沾过碱水的。他也学着神棍转了几圈，用刀指了又指，嘴里唱道：“相信科学，反对迷信”，“要治孩儿病，赶紧送医院”，“迷信害人精，千万不可信”。

嘿，老师把刀砍在纸上，真灵！纸上和刀上都出现了“鬼血”，这“鬼血”与神棍砍出来的完全一样。

“老乡们，你们来试试，砍一砍……”

一点不假，几个勇敢的人试了一试，都能砍出血来。老师捅破了秘密，原来姜黄（中药）能作染料，一遇上碱水，颜色就变成了红色。

有一天，街头出现了一纸海报，说是明天上午10时，有“气功大师”在街头现场给病人治病，欢迎观看。

真的，消息不胫而走，随着“咚咚”的锣鼓声，场子上的人，内三层外三层好不热闹。

“‘气功大师’走遍全国，治好的病成千成万，机会难得，不可不看呀！”有人义务宣传道。

一位头上扎着白毛巾的“气功大师”，确是身强力气大，鼓着腮帮讲出气功治病的好处，忽然指着一个观众说：“从气色上看，你的身上存在不少病毒，必须用气功把它发出来，否则，几天以后就会生病或长出毒疮，有性命之危。”

被指的观众，点头称是。

“今天碰到大师我，也算有缘，”“气功大师”大言不惭，“给你发功，把毒发出来，全部免费。”

那观众低下头，跟着大师进了场中，“气功大师”掀开他后背上的衣服，用湿布（蘸有碱水）给这有病的观众先消毒一下，说是擦去肮脏的汗汁，又给病人背上喷了一些气雾（碱水）。

然后，在一两米之外的“气功大师”，口中念念有词，双手往那“观众”背上装出抓鬼的动作。在这“发功”的时候，他将

藏在手指甲中的姜黄末，神不知鬼不觉地弹在那病人的背上。

哎哟，病人背上出现了红点，在众目睽睽之下，红点越来越多。接着，他用白纸擦下背上红色的血汁，传给病人和围观的人看。

“病毒已被我发出来了。”“气功大师”又自吹了一下。

其实，那病人是同一伙的。他点头哈腰，感谢“气功大师”的救命之恩，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零钱，要买些药回去。

“免费免费，讲过了的。其他的病友，只收成本，药到病除。”并说，“有病治病，无病健身，病后调气养神。”

被吓唬过的人，相信了“气功大师”，被骗走了口袋里的钱财。

这伙“气功大师”转移了一个地方，又来发功治病了。这次不用同伙的人充当病人，他却随便看上了一位心神不安的当地老乡。

说着唱着，认认真真的“大师”，把病人背部的衣服掀起，上上下下按摩了几下，很轻巧地把藏在指甲中的姜黄粉抹在“病人”的皮肤上。

然后，“气功大师”把一个透明的玻璃杯扣上去。其实杯底预先放进了几滴碱水，扣杯时用力将碱水溅在病人的皮肤上。

随后隔着玻璃杯“发功”，真灵！碱水与姜黄粉在病人背上反应，出现了红色的血珠。他说是气功发出了病人身上的毒。取下杯子，用白纸擦下“血滴”，给看热闹的人看。

这伙借气功大发其财的人，又往他处表演去了。

发气治病的骗术

一天，福州市晋安区战坂村，来了一位 30 多岁的男子，租了间房屋，自称能用气功为别人治病。

刚好，阮小姐的腰椎很不舒服，经朋友介绍，来到“气功大师”租用的小屋里。

屋子里已有不少人来看病，大多是农村妇女和老人。

“我姓冯，是北京一家研究所的医师，”这位来自京城的男子，自我介绍说，“因为拿不出具备行医资格的相关证明才来到这里。”

没有行医资格证明，就是江湖骗子。阮小姐开始对他也起了疑心。但是听他说，能治腰腿病、关节痛、内外伤、骨质增生……能用气功治疗妇科病，她便交了钱，放心一试。

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特异功能”之一的气功，创造了震撼海内外的神话，受骗者成千上万！

阮小姐根据这位年轻“气功大师”的指点，一步步地掉落陷阱。

只见他在塑料袋里，放上一个纸做的八卦图，让阮小姐光一只脚踩在图上。另外，在地上烧了一团纸，让阮小姐把另一只脚悬在纸灰上。

这时，这位“气功大师”便开始蹲马步发功了，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架势。每次发完功，都装出很累很累的样子。

阮小姐一共给“气功大师”260 元，接受他发功治疗两次。可是交了钱，病没有好转。5 月 13 日，她再去找这位“大师”时，发现他租用的小屋已是大门上锁，不见人影。打他的手机，

也已停机。

“哎，骗子！”阮小姐想起“大师”发功时故弄玄虚的样子，恍然大悟，自己上当了。

“全村共有 10 多人来找他看病，哪想到这‘大师’卷了钱就溜了！”阮小姐气愤地对人说。

充其量，“气功大师”不过是江湖上的三流魔术师而已。1988 年，“气功大师”严某到长沙做“带功报告”，让听众的屁股 1/4 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眼想着鼻，鼻想着心，在同伙的诱导下，不出十几分钟，许多听众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

“好灵啊！严某不愧是大师！”多少人把他捧为神灵，空前的“严某时代”，让人崇拜。

可是，衡阳杂技团团长孟继孔，却戳穿了严某的机关。他自告奋勇地在长沙体育馆作“带功报告”，而哭喊打滚的听众，比严某“带功报告”时的人还要多。

“今晚 9 点，我要发功，希望诸位，接受‘信息’。”孟继孔团长结束“报告”前，特地交代。

第二天，孟团长在“带功报告”会上问：“昨晚谁收到我发出的气功信息？”

嘿，真灵！居然有许多人收到了孟团长的“信息”，不少人还当场因此歇斯底里大发作。

这时，孟团长笑吟吟地说：“说句老实话，我一点功也没有。昨晚 9 点钟根本没有发功，我在乐天舞场跳舞，舞伴有王仙丽、郑小娟，诸位不信可以去调查。”

这种以气功为幌子，从事诈骗活动的犯罪行为屡见不鲜。

北京，某“气功师”门前。在排队候诊的人群中，有一位风尘仆仆的妇女。她是为了患癌病的弟弟而来，焦急盼望的心情，使她忘却了旅途的劳累和饥渴。

好不容易排到了，进门了，见到了“气功师”。

“什么病？”气功师问。

“病人来不了，我弟弟……”

“哦，甭说了。你把钱交了吧。今夜子时，我发气，让他准备好接功。”

“让我把地点告诉您……”

“不用，看见你就看见他了。”

姐姐赶紧交钱，回身就住火车站赶。入夜，赶回家中，扶起病中的弟弟，让他准备接功。

可是，弟弟什么也感觉不到。不久，他还是去世了。

下油锅的假与真

“下油锅”，在阎罗王统治下的“十八层地狱”里，是一种可怕的酷刑。当然，没有“阎罗王”，没有“地狱”，“下油锅”只是吓人罢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巫师、神棍玩弄的“下油锅”，却真的是吓人的骗局。

解放前，有个叫“金老佛”的，在一本叫《三教九流江湖秘密规矩》的书中，已经把它揭露了。

“用油十余斤置锅内，下燃烈火，少顷油沸，”金老佛写道，“先以自手执巾探入油内，以巾染油而揩抹病人患处，则微热而不焦灼，故人皆以为神奇。盖水火无情，岂滚油亦可假耶。”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的“假耶”？

“以大锅置炭火上，先以醋十斤倾入锅内，然后用油十五斤倾于醋上（油则浮于醋面而不和也）。少顷醋滚，则油亦沸腾，

探手入油，温而不烫也。”金老佛详细地写道，“盖醋在下则先沸，醋沸则满锅抛动，而油亦涨波也，实则油尚未至大热也。且醋性酸而敛，故热气不易入油，直须沸久，然后油渐热矣，然终较常油之热相去天壤也。”

油锅的沸与不烫人，说得很清楚了。一般地说，锅越大，油醋越多，效果越好。尽管看上去油面滚滚，实际上温度只有60℃左右，和洗脸水的水温差不了多少。

下油锅的场面却是很吓人的。不知道内情的人，以为巫师、神棍有特殊的功夫，有神仙的保佑，才能化险为夷，才能逢凶化吉。

1982年，中国科普研究所专家郭正谊，在陕西户县指导拍摄科教影片《巫师的骗术》时，就有一个下油锅的场面。

他找来了一个当地的巫师头子（已教育改造过的）表演，但他不会也不敢演。

郭正谊亲自给他示范，他倒过来却相信郭正谊有神功。最后“强迫”他试试。“啊，果然不烫。”他才放心地进入角色。

一个人的肌肉扭伤肿痛，用热油涂抹，多少有点疗效，加上心理因素，自我感觉更好。江湖上跳大神、表演假气功的，借用下油锅——从油锅里捞出铁链、铁秤砣，往往令观众非常吃惊。

但是久而久之，随着较长时间的表演，油锅下层的醋也热开了，它的温度甚至比开水更烫，手伸到油层没问题，伸到热醋层去，却要烫坏的。

怎么办？

嘿，有办法，把水碱（碳酸钙）或碱块先投到热醋中，这时醋立即就会沸腾起来，而它的温度并不升高。

原来，碳酸钙与醋反应生成二氧化碳气体，冒到液面上，造成了假沸腾的效果，实际上油和醋都没有沸腾。

巫师的表演有惊无险，以浓厚的迷信色彩，让在场的观众上了大当，通过骗局得到了大把大把人民币。

我国西南地区，古时候用下油锅来判断族内的争端。争执双方在滚油锅里捞戒指（手镯或玉石之类），以手是否有被烫伤而判胜负。那是被收买的巫师“科学”处理过的，一方没烫伤，另一方烫坏了手。

荒唐的是，1980年四川一个生产小队的小麦被盗，生产队长请来神汉烧油锅，这是真真实实的油锅（锅内没有醋层的）。42名男子赌咒发誓后，往油锅里去捞铜钱，结果是42个人的手全被烫坏。

“老佛爷”的“女左男右”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男左女右”，好像是约定俗成的，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上公共厕所，男左女右；戴婚戒指，男左女右；照结婚照，夫妻二人出席某些礼仪的场合，男的往往在左边，女的往往在右边。

如果颠倒了位置，社会上有人笑话，说是违反了“男左女右”的习俗。

这种习俗是怎么产生的呢？

据传说，中华民族的始祖盘古成了神仙之后，他的身体器官化为日月星辰、三山五岳、江河湖泊及万物生灵。

《五运历年记》认为，中华民族的日月二神，是盘古的双眼变的：日神伏羲是盘古的左眼所化，月神女娲是盘古的右眼变的。民间流传的“男左女右”习俗，就是这样而来的。

有的说，这个习俗还与古时候人们的哲学观点有联系。古代的哲学家认为，宇宙中通贯事物和人的两个对立面是阴阳。自然界的事物有大小、长短、上下、左右等等。古人将它们归类，分为大、长、上、左为阳，小、短、下、右为阴。人的性格，男子性暴刚强属于阳（左），女子性格温柔属于阴（右）。

在医学上，对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十分关注。中医诊脉，男子取气分脉于左手，女子取血分脉于右手——据说这一习俗，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有了。

怪不得，中华大地的寺庙、墓地、宫殿、机关、学校门口，那些一对对或坐或立的石狮子，根据明朝以后不成文的“规定”，也是“男左女右”——雄狮摆在左边，雌狮安放在右边。

慈禧太后当政时，狮子的摆放位置是“女左男右”。

哎，不得了，太后当政，慑于她的残暴和权力，谁敢在她这个“亲爸爸”、“老佛爷”前头说个“男左女右”。

有趋炎附势者，有“忠君”爱国者，有抬轿子拍马者，争先恐后地“破除”迷信的旧俗，把雄石狮子搬到右边放，左边是雌狮的宝座。

嘿，真灵，据说这样把石狮子换了一个位置，非同小可，似乎什么都变好了、长进了、大发了、赚钱了……谁敢在“老佛爷”脸上抹黑。

挨到“老佛爷”寿终正寝、淫威顿失，“快快，没有女人当道了”，又复旧如初——这也是实实在在的迷信。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古代中国，是“左”尊还是“右”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和时代，存在着不同的规定。

周、秦、汉时，我国以“右”为尊，故皇帝贵族称为“右戚”，世家大族称为“右族”或“右姓”。右尊左卑还表现在建筑

住宅上，豪门世家必居市区之右，平民百姓则居市区之左。

从东汉至隋唐、两宋，我国逐渐形成了左尊右卑的制度。这时期，左仆射的地位高于右仆射，左丞相的地位高于右丞相。

蒙古族建立元朝后，一改旧制，又规定以右为尊。当时的右丞相在左丞相之上。

朱元璋建立明朝，复改以左为尊。这个制度为明、清两代沿用了500多年。

现在戏剧舞台上上演古典剧目，客人、尊长总是坐在主人、幼辈的左侧，这反映出明朝崇尚“左”的礼仪。

慈禧太后时代，把雌石狮子移到左侧，这是屈服于她的淫威，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近代迷信。

上当的孝子牛牛

白头发、薄嘴唇的吴老太婆，村里的人都叫她“吴婆”。“吴”与“巫”读音几乎相似，人们也就“吴婆”、“巫婆”地叫。

吴婆确是个巫婆，是“巫婆世家”的后代，她的娘与娘的娘，据说都是一流的巫婆。

新中国的成立，巫婆失了业，“地下工作”也断了。“文革”期间，一张大字报封了她的门，说“吴婆巫婆，你往哪儿逃？”吓得她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吴婆重抄旧业，要把别人辛勤得来的钱，掏过来往自己腰包里塞。她住在村西头，独门独院，虽然偏僻了些，但极有利于悄悄地活动。

时下电视里一首歌，撩动了很多人的心：“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没妈的孩子当然像根草。

30多岁的黄牛牛，是个出名的孝子。他的母亲逝世已经一年，“世上只有妈妈好”刻在脑子里，哼在嘴边，真是“牛犊情深”呀！

吴婆是个机灵人，听牛牛哼着“世上只有妈妈好”，知道他又在想过世的母亲了。

嘿！就从这儿下手。吴婆热情招呼了一下牛牛说：“我昨晚做梦，还遇见了你的娘哟……”

“我妈怎么啦？”牛牛追问着。

于是，养了四五十头猪又包下鱼塘养鱼的牛牛，闪进了吴婆的院子。

行动利索的吴婆，干起装神弄鬼的巫婆行当。

“儿呀！你爸病得不轻，阎罗王说患的是肝癌，需要美元买进口药呀……”黄牛牛虽然读过中学，接受过无神论的教育，并不完全相信阴间地狱的事，但听到妈妈从吴婆口中叫出来的哀求，心里也痛起来。

“儿呀，牛牛，快，救人要紧，给我烧纸钱，有美元的最好……”才不过几分钟，吓得哭笑不得的牛牛，用100元酬劳了吴婆传递的阴间信息——在农村，当初100元可不是小数目。富裕起来的孝子，出手低了，不好意思，又怕断了与老妈的交往。

过了七八个月，生意兴隆的吴婆，见了牛牛又悄悄地说：“你爸的病治好了。据说，是把别人的肝切下来补上去的……”

牛牛又请“关心”自己的吴婆，装模作样摆起香案说了一通：“你烧来的钱救了你爸的命。我们在江滨的旅游村，看好了一块地，准备要建一幢以你的名字命名的现代化五星级酒楼，需要一笔钱……吕洞宾叫我办个天国银行，为死去的乡亲方便方便，还要再筹集一下……”

孝子牛牛，怎能平静下来。吃人饭做鬼事的吴婆——巫婆，

也从牛牛手里，得到了可观的酬金。

迷信呀迷信。爱妈的牛牛，在妈的坟地上，烧下大把大把的“美元”。可怜的牛牛，烧着烧着，风助火势，火跟风走，顷刻间烈火蹿出坟地，呼啦啦向山头一大片林地噬去……待几个村子里的人前来扑救，已经毁林 500 多公顷。

乡里、县里山林防火的宣传，是家喻户晓的。牛牛被吴婆害得好苦。好几年辛苦积累的钱全赔上，还判了一年刑，缓期两年。

后悔莫及的孝子牛牛，忘了老师反对迷信的教育，十分难过。

明宪宗的“扫帚星”

彗星，旧时叫扫帚星。

彗星很特别，严格说来，不能算是一颗星，它只是一大团冷气，里面还混杂着冰粒和灰尘。它出现时，形状很特别，头上尖尖，尾部散开，像一把扫帚，在天空中闪过。

由于人们对彗星及其运动并不十分了解，结果常常使统治者惶惶不安——例如，1468 年（明成化四年）九月至十一月，一颗彗星的出现，便引起了一场“宫廷风波”。

成化是明宪宗的年号，这位宪宗皇帝是明朝第一位不接见大臣的皇帝。

一是因为他长年生活在皇宫，对外部事务一概不知，见了大臣也无话可说。

二是因为父亲英宗皇帝被蒙古俘虏，母亲周氏，又是悍妇，他的个性从小就受到压抑。

三是天生结巴。他越见生人越结巴，因此干脆不见生人。

还有一桩要命的是，他在做太子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位比自己大十七八岁姓万的宫女。即位之后，立这位宫女为贵妃。人们称她为万贵妃。

为了万贵妃，他在立皇后不到一个月，就将皇后废了；为了万贵妃，他可以不和其他女人接近。

但是，万贵妃自从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就不再生育，而万贵妃的儿子偏偏只活了10个月便夭折了。

为此，大臣们天天吵吵闹闹，要求宪宗皇帝远离贵妃，吵得他心烦意乱，干脆不见大臣。

就在这个时候，天上出现了拖着一条三丈多长尾巴的彗星。

成化四年九月初三日夜晚，首先是钦天监的官员，然后是好些关注天象的人们，发现有一颗前所未见的星星，出现在西南天空，并缓慢地向东北移动。

5天之后，这颗星体，竟拖出一条三丈多长的大尾巴，直指西南，成了彗星。

从这天开始，彗星每天凌晨便出现在东方，尾巴指向西方；黄昏则出现在西方，尾巴指向东方。直到这年十一月十四日，这条令人担忧的长尾巴，才在天空中消失，历时70天之久。

这是明朝300年中，天空运行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一次彗星，引起了朝野各界的一片恐慌。人们很自然地将天象与人事联系在一起。

首先是内阁大学士们，接着是负有提意见责任的“六科十三道言官”，不断上疏，谈论天上的这条大尾巴。

人们认为，这条大尾巴显然是冲着万贵妃来的，是她给丈夫和儿子带来了厄运，这女人不就是扫帚星吗？

这场闹剧一直闹到彗星消失之后很久，闹到第二年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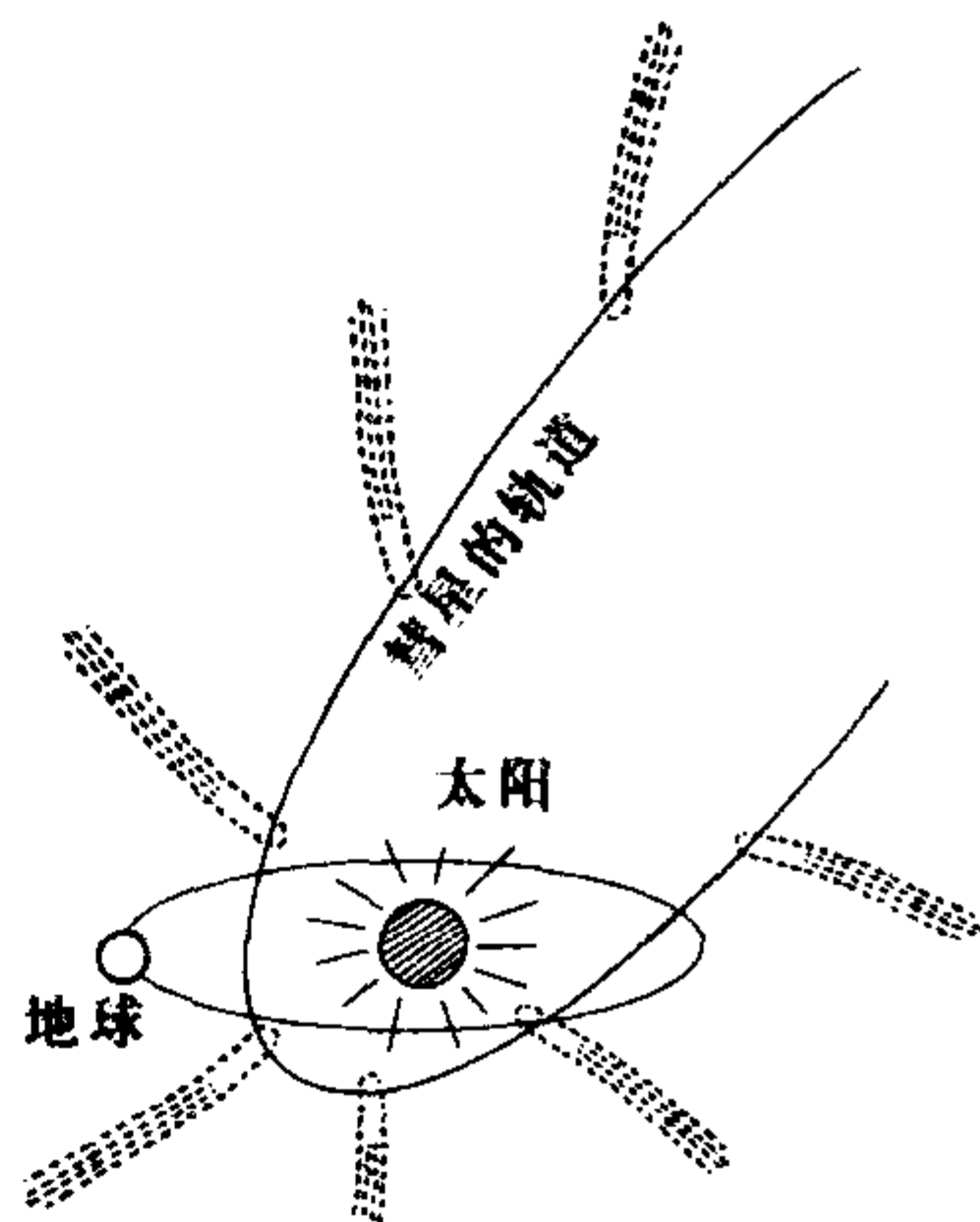
宪宗的另一个妃子，生下了一个儿子才告平息。

长期以来，都有人说，天上出现扫帚星，是不吉祥的预兆，人间要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不是天下大乱，就是死人、荒年等等。

这是迷信的说法，没有一点儿科学根据的。

彗星也是绕着太阳转动的，但是，不像我们地球那样一直绕在太阳周围转。彗星大多数时候，离太阳很远很远，所以平时人们

看不到它。只有当它跑近太阳时才能看到。彗星绕太阳转，有的是几年一圈，有的甚至要几百年、几千年才能转上一圈的。



拖着尾巴的“扫帚星”

为“神花”举办节日

不是三四百年前，不是五六十年前，也不是二三十年前，而是2006年4月8日，安徽省巢湖市耗资百万，为一株“神花”办节日。

4月16日发自合肥的新华社电讯说：巢湖市并不盛产牡丹，“牡丹观赏节”的主角是生长在该市居巢区银屏山崖壁上的一株野生牡丹。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株牡丹长在离地二三十米高的崖壁上，站在崖下观望，牡丹枝叶铺开直径约一米，十余个白色的花朵点缀在绿叶之间，看起来与普通牡丹并无二致。

“据传闻——”记者写道，“这株牡丹有 1000 多年的历史，每到清明至谷雨间开花。当地旅游管理部门把它称为‘天下第一奇花’、‘神花’，并称该花每年‘花开多少、花期长短，可兆示旱涝丰歉’。”

导游说，这株牡丹很灵验，千百年来，很多当地老百姓到这株牡丹花下求签烧香。当地的几次大水灾和旱灾，都从花开的朵数中预测出来——“一朵灾二朵旱，三朵四朵报平安，五朵五谷丰登，六朵六畜兴旺，七朵以上如果花期过长就会发大水。”今年牡丹花开 14 朵，预示着今年将是大涝之年。

这株生长在银屏崖壁上的牡丹，真有这么神奇吗？

“2005 年，我们根据多年的气象资料，对银屏牡丹能预测旱涝的说法做了一次分析，”巢湖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张克杰介绍说，“结果表明，这株牡丹每年开花的朵数，与旱涝并无必然的联系。”

流传甚广的民间传闻和百姓对它的祭拜习俗不知怎么来的，引起了一些部门的兴趣，自 1997 年起，每年 4 月都举办一次“牡丹观赏节”——说是为了打造“城市名片”，扩大旅游品牌效应，2006 年为第 10 届了，从 4 月 8 日到 18 日持续 10 天。

“倡导‘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而堂堂一个市政府却把这种带有民间迷信色彩的牡丹，当作城市名片打造，岂不可笑。”——当地一位离休干部说。

为“神花”办节日，县区各部门投入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幕当天，城区数十辆花车绕城巡游，每辆花车费用至少在万元以上，仅此一项就花去数十万元。

节日期间，邀请了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可爱艺术团”、泰国的芭蒂娅艺人等国外团体和演员，这些费用也由政府投入。此外，还邀请了不少省内外兄弟单位和客人，总计耗资近 100 万元。

“盲目‘造节’不是科学发展，”新华社记者评述道，“打着树立城市形象的旗号为一株被神化的牡丹大办观赏节，不仅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而且助长了社会上的迷信风气，折射出了一种畸形的政绩观和发展观。”

移风易俗的集美城乡

每逢清明节前后，很多人去墓地祭拜、扫墓，表达思念之情，也是一种传统的美德。

中华大地，多少人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蒋介石王朝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烈士的热血洒满各处，清明时节给烈士扫墓，作为“八荣八耻”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教育人们爱国爱乡，意义重大。

人死后是没有什么灵魂的。扫墓作为一种表达思念的形式，是一种千百年来传统的延续。

“相信有灵魂，死后灵魂也不灭。”——这是古人的迷信观念。

迷信的人笃信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仍然继续保持着人世间的的生活方式，把生前的一切带到地下，他在阴世间的生活会和生前一个样。

于是，给死去的亲人烧“自行车”（而后是摩托车、汽车、飞机）、“护理人员”（先是奴仆，直至后来的医生、护士、警察、保安）、“房屋”（楼房、厂房直至高级酒店）、“美元”（以便全球通用，美其名曰“国际贸易”）、“美女”（怕孤独，要“三陪”）之类，互相攀比，浩浩荡荡……

一位记者在距厦门集美城区较为偏远的几个山村了解到，“在过去，遇上办丧事的人家，三五天是‘不得安宁’的。逝者

的亲属家眷披麻戴孝，在3天内要完成九九八十一拜，一边是大摆酒宴‘破财消灾’；一边是乐队演奏‘驱风御邪’；外边则有风水先生领着数人‘观山察水’，为逝者选择‘后花园’。出殡时，更是鞭炮齐鸣、哀声震耳、锣鼓喧天，送葬队伍排成白色长龙，浩浩荡荡……几天丧事办完，结果经费也得花去三五万，多则花上三五十万。”

如今情况大不一样了，集美区所属的镇（街）或村（居），这几年来陆续成立了由老年人组成的“红白理事会”，即由理事会主持开追悼会，家属亲朋不再披麻戴孝，改用臂佩黑纱、胸戴白花，统一伙食标准，丧事简办已形成气候。

乡风文明、移风易俗，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侨乡厦门集美区，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1874～1961）的故乡，著名的文教、旅游区和新兴工业开发区。

过去的集美区农村，仅每年“普度”这一传统节日就够劳民伤财的。

据介绍，每逢这个时候，辖区有的镇、村要组织70多名年轻人，深更半夜到漳州、泉州等地的千年庙宇“请火种”；在村头巷尾，敲锣打鼓“游神佛”；村民挨户轮流坐庄“摆酒宴”。

可喜的是，这两年，集美区镇、村对原有的“封建日”一律废除，仅就革除“普度”这一项，全区农村累计节约资金近1500万元。

群众把革除“普度”节约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生产，整治村容村貌，先后共成立了10支舞龙、舞狮队，9支女子腰鼓、韵律操队，8支青年篮球、足球队，7支老年门球队，丰富了业余文化生活；创办了6所老年大学、5所科普夜校，4个村办电脑培训班，村村有了图书阅览室，群众学用科技蔚然成风，日子也过得日渐红火。

六、荒诞事件教训

荒唐透顶的“预言”

1999年8月18日，太空出现了“十字连星”的罕见天象。

那天，太阳和九大行星以地球为中心，分为4组，各据一方，呈互相垂直状态，近似于一个十字架的形状，这就是所谓“十字连星”。

更准确地说，那“十”字形并不完全对称，更像大写的英文字母“L”形。天文学家（包括中国的天文学家）早就准确无误地预测了出来，并没有什么秘密。

可是，以法国占星学家诺查丹马斯（职业医生）为代表的预言家，利用“十字连星”这一自然天象，大肆渲染，说什么“十字连星”是“恐怖大十字”，人类将“在劫难逃”，将要遭受一次“毁灭殆尽的大劫难”。一些邪教组织则推波助澜、火上加油，把1999年称为“世纪末日”。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8月19日这天，人们却平安地度过，什么灾祸也没有发生。

这类荒唐的所谓预言，早在19世纪初的美国“福音派传教士”威廉·米勒，就曾向他的5万名追随者发出预言：“上帝将于1843年回来。”

可是，时间到了，“上帝”并没有回来。

“啊，算错了，上帝将于 1844 年 10 月 22 日回来。”威廉·米勒改口说，并要求信徒们交出个人的财产。

第二年，“上帝”依然没有回来。

靠哄骗过日子的“上帝之子”福音派领袖莫斯·戴维预言：“人类的末日大决战，将在 1986 年发生，苏联将打败美国，建立全球的专制独裁体制。”

结果又是谎言，1986 年，并没有“大决战”。

美国大卫教派领袖大卫·考雷斯，也作过预言。他说：“人类的末日大决战，将在得克萨斯州他的韦科庄园爆发。”

结果呢？1993 年他和他的教派在同联邦政府执法人员的武装冲突中被消灭，活该、活该！

美国有一个称做“天堂之门”的教派，它的首领是马歇尔·阿普尔怀特。1997 年 3 月，马歇尔向信徒预言：“人类的末日即将来临……”

“那怎么办呢？”他的信徒急了问道。

“唯一能解脱的办法只有自杀，”马歇尔强硬地答道，“或搭乘外星人的飞船，逃离地球。”

事实上，整个 1997 年平安地度过了，1998 年也平安度过了，哪有什么人类的末日？

我们该相信的是科学，万万不可听信那些荒唐透顶、毫无根据的所谓“预言”，以免自寻烦恼，受骗上当。

魂断“起名大师”

2005 年 6 月 28 日 19 时许，哈尔滨市红旗大街一名妇女，被杀死在家中。

死者是被人用钝器击打头部的。致死后，尸体被藏在床下。死者双手被红布条捆绑着，头上还蒙上黑色塑料袋。

经侦查人员调查，很快确定，死者名叫张丽，37岁，是该房子的房主。

经法医鉴定，案发时间为26日12时左右。

6月29日凌晨，公安人员在张丽义母家检查死者遗物时，从一个挎包里发现了一张字条，那是6月26日早晨她给家人留下的，上面写着：“如果找不到我，与叫赵洋的人有关。”

张丽的朋友李某，想起来了：3个月前，她曾陪着张丽一起，去过道里区安心街的一家“天成起名轩”去算命、改名，而当时的算命先生，就叫“赵洋”。

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侦察员立即赶往安心街，而“天成起名轩”已人走室空了。

侦察员经过一番艰辛的调查，终于在6月30日18时许，将赵洋抓获。

赵洋何许人也？

原来，赵洋真名叫赵家平，吉林市人，40岁。他从小时候起就好赌，经常输掉很多钱。

俗话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赵家平年纪不小了，他看准了市场的需求，办起了“天成起名轩”。

赵家平曾经学过《周易》，再加上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便干起了算命的活，并给人家改名、起名。

名字是一个人的“符号”，压根儿与命运扯不上关系。公开露骨地给人算命、开一个算命店，还有“阻力”，所以赵家平（改名赵洋）办起了起名轩。

“轩”，旧时读书人的书斋叫轩，文绉绉的，似乎显得高雅。自诩为“起名大师”，干着算命的买卖。

赵家平的生意还算可以，一则有的人名字不很好听，不文雅，老一套；一则是同姓同名的多，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一些麻烦。更多的是有一些人，为了图个好名字，发上一笔财，捞个一官半职，要来起个好名字。赵洋也可狠狠地宰人一把。

他每天都得花掉上千元钱购买彩票，却很少有中的时候。

一天，张丽来到了天成起名轩。

“大师，人家说改个名字会交个好运，真的吗？我也想改个名字。”张丽说。

“改个名字，当然好。”赵洋耍起了嘴皮子，“我给好些人起了个好名字，都比以前好多啦！”

赵家平不愧是个“会”算命的人，问这问那，对眼前找上门来的张丽，摸得相当清楚。

“根据你的八字，你是少有的有财运的一个人。”赵家平一口咬定，很有把握地说。

“有什么财运？”张丽一听，心花怒放。

“我能帮你算出彩票 500 万中奖号码？”

“哇，那太好了——太好啦！”

“算那个中奖号码，要有时间，十天八天，一个月两个月，算到了就马上告诉你！”

改了一个名字的张丽，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的运气果然好了。于是对赵家平更加深信不疑，多次到赵家平家里做客。

迷信财运的张丽，真是鬼迷心窍，把希望寄托在赵家平身上，而“起名大师”也抓住机会，用她来改变自己的财运。

“快，准备好，准备 6.8 万现金买彩票，有 6.8 万元买的彩票，才能中 500 万元的奖。”

“要这么多？”

“要，其中 8000 元还必须是十元面值的。”赵家平告诉她，

“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就不灵了。”

张丽对自己的财运，兴奋不已，好像是三个指头捡田螺，十拿九稳。

日子选定了——6月26日中午，赵家平亲自上张丽家去，给她“作法”选号。

预谋已久、狡猾成性的赵家平，清点了张丽6.8万元的现金之后，让她躺在地上，用事先准备好的红布，盖住张丽的脸，要她不断幻想500万大奖的号码。

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张丽全神贯注地幻想着500万元大奖，幻想呀幻想……

她哪里会想到，“起名大师”竟用事先准备好的铅球，凶狠地砸向张丽的头部，就这样很有“财运”的她，被活活断送了性命。

看到张丽确实死了，赵家平将她的尸体塞到床下，随后卷起6.8万元现金逃离了现场。

“仙草”——何首乌

相传，我国古代，有一个叫何田儿的人，年过半百还没有儿女，夫妇俩因此终日闷闷不乐。

一天，何田儿喝醉酒，倒在田头睡着了。

睡梦中，何田儿见到了一种奇怪的植物，长着粗大的块根。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走过来对他说：“将它的块根服下，定可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何田儿醒来，就在身边发现一棵这样的植物。他挖了它的块根，带回家捣碎，和着酒，服了下去。

说也奇怪，何田儿服了这块根，妻子果然生了一个儿子，自己的头发也由白色转为乌黑。而且父子都活了100多岁。

人们为了纪念这件事，将这种植物叫做“何首乌”。

被达尔文誉为《中国百科全书》的明朝大药物学家李时珍的巨著《本草纲目》记载，一个叫李翔的人写了《何首乌传》，指出“何首乌者，顺川南河县人。”说得有声有色。

何首乌“真仙草也”。李时珍记下的民间传说道：

——生长50年的何首乌如拳大，号山奴，服了一年，头发、胡子变得青黑。

——生长100年的何首乌，如碗大，号山哥，服上一年，脸色红润。

——生长150年的，如盎（一种腹大口小的器皿）大，号山伯，服上一年，牙齿落了会再长出来。

——生长200年者，服上一年，脸色像小孩子的一样，返老还童，走起路来，好像骑着快马。

——服用300年的何首乌，便变得像吕洞宾一样，变成仙人啦！

古时候，皇帝贵族，追求长生不老，正希望有这么一种药，他们一次次服食过何首乌，总以为自己可以变得“像吕洞宾一样”，结果上当了。

1985年9月，湖南新化县有个农民，在山中挖出一批何首乌，其中有一对“童男童女”，身高20厘米，各重400克。“女”的那一块，乳房较大，也较鼓。传说是千载难逢的“何首乌精”，说什么《八仙过海》中的张果老就是服了何首乌而成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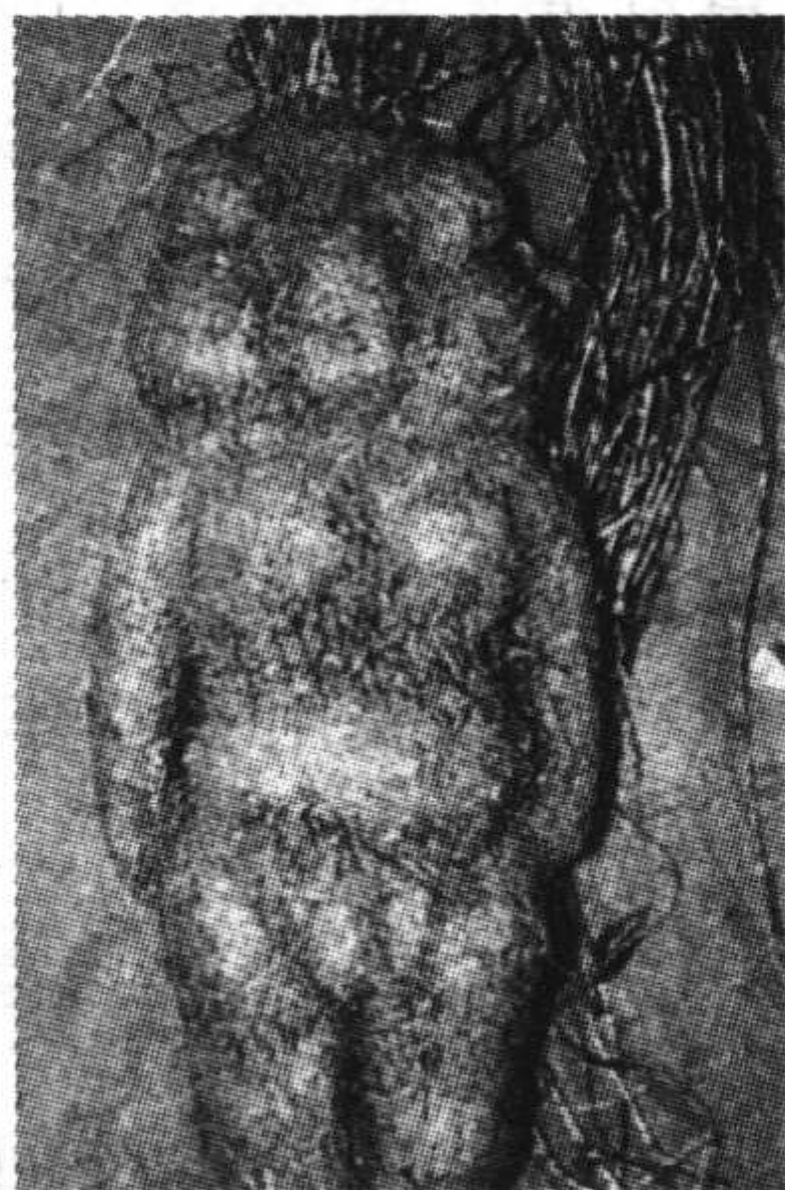
后来，湖北宜昌小溪塔镇老中医邓宏梅，购得一对罕见的人形何首乌，一“男”一“女”，两“人”均重450克左右，头上藤蔓交缠着。

不久，湖南永顺县又发现一对“成年夫妇”的人形何首乌。“男”的身高 22 厘米，体重 600 克，“女”高 19 厘米，重 550 克，乳房高高鼓起竟达 3 厘米。“夫妻”头顶宽各 6 厘米，肩宽 9 厘米，脚掌长 5.5 厘米，身上生有汗毛般的绒须根，四肢并拢，形态逼真，惟妙惟肖。

2004 年 12 月 6 日，福建龙岩市新罗区铁山镇某一新村，惊现陈先生收藏的特大人形何首乌，形状好似一个长发飘逸的女子，头、躯干、四肢界限明显，头部的眼、鼻、嘴等器官一应俱全。头顶上还留有一米多长的藤蔓，很像少女的披肩长发，女人味十足。经测量，这株特大的人形何首乌，高 39 厘米，腰围 17 厘米，重 4496 克。如此巨大的野生何首乌实属罕见，有人估计有几百年“岁数”。据介绍，它是 2003 年 11 月在贵州省海拔 3980 多米的“梵净山”上发现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说：“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千年人形何首乌，那是骗人的把戏。”

有的骗子，把何首乌的块根放入有男女不同人形的模子里，一两年之后，便长出一对男女一样栩栩如生的形状。



贵州发现的何首乌

封建时代，有人把它送进皇宫里去，说得天花乱坠，骗取了皇上的赏赐——皇帝想长生不老，骗子投其所好。

科学发达的今天，这种骗取钱财的把戏不灵了。什么“雌雄首乌”、“夫妻何首乌”、“罕见世宝”，吴征镒院士直截了当地说，“那都是假的，是人工种出来的。”

迷信“半仙”的下场

36岁的张爱玲，可谓一帆风顺，家庭事业双丰收。

大学毕业后，她回到家乡河南登封市教育系统工作。

后来，她结识了在银行系统工作的丈夫，婚后有一个聪明的男孩，她又一路被提拔当上了登封市妇联副主席。

但是，张爱玲迷信。

“她的工作作风泼辣，为人也很讲义气，就是迷信。”她的同事、朋友异口同声地说。

上高中的时候，张爱玲便认识了大冶镇刘碑村的村民燕长法。她的犯罪，就是从燕长法身上开始的。

燕长法是怎样一个人呢？

他已经63岁，汉族，小学文化，经常为别人看风水，是远近出名的风水先生。

两年前，张爱玲偶然遇到已经年过六旬的燕长法。

其实，这位风水先生，“一专多能”，还是一位能说会道的“半仙”，诸如算命卜卦，也颇“精通”。

工作中和家庭生活中，张爱玲自然也有不很顺心的地方。既然遇上了燕长法，就让这“半仙”为自己的小挫折找寻“化解”的方法。

看到已经是国家干部的张爱玲，她对迷信的痴迷不减当年，“半仙”抓紧机会，千方百计频频向她献媚。

“只要和我发生关系，我‘半仙’之体就能够保佑你平安。”燕长法竟然厚颜无耻地赖着张爱玲。

真的，张爱玲委身于“半仙”了，而且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

两年，足见她对迷信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

张爱玲的丈夫姚某，一次次风闻老婆的不检点，痛苦地提出要离婚。

如果真的离婚，那么，房子及孩子可能属于姚某。

怎么办呢？

张爱玲找上燕长法商量对策。

“哟，我已经给你算过命了。”“半仙”说。

“真的？你说说……”她急切地要求道。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你不动手把姚某杀掉，他就要把你杀掉。”燕长法说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摆在面前的，房子和孩子还不是主要的，而是“生”与“死”的十字路口，作为市妇联副主席的她，竟然相信了“半仙”的骗局，对燕长法的话深信不疑。

于是，两个人经过多次预谋，最后商定了一个方法：用铁棍将姚某砸死。

2005年11月7日晚上11时许，张爱玲趁姚某熟睡之际，将家门打开，让燕长法进入家中，这“半仙”使用自己带来的铁棍，朝熟睡的姚某头部猛砸。

按照两人的谋划，杀死姚某后，再伪造绑架现场，由张爱玲实施“苦肉计”蒙骗警方。

沉睡中惊醒的姚某，本能地自卫反抗。燕长法根本不是姚某的对手，反而被夺走铁棍。姚某当场报了警。

法网恢恢，燕长法和张爱玲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法办。

“法事”背后的罪恶

阿敏今年 31 岁，前几年与男友结婚，婚后两人感情不错，恩恩爱爱。

可是，自从阿敏生了小孩之后，丈夫就对她越来越冷淡。后来阿敏通过几个途径，得知丈夫包了“二奶”。为了挽回丈夫的感情，她苦口婆心地劝他回头，可丈夫什么都听不进去。

2005 年 7 月的一天，心情郁闷的阿敏，在街边遇见一个 68 岁的“大仙”——算命老人陈某。阿敏想起伤心的家事，不禁停下脚步，请算命师傅指点迷津。

陈某看这个妇女神色忧郁，心里就猜到了七八分，随即说了些颇中阿敏心思的话。她十分惊讶陈某高明的“仙术”，对其崇敬之心油然而生。

阿敏回到家里，越想越觉得遇到了神仙。

几天之后，7 月 13 日晚上 9 时，阿敏又在聚德北路找到了在路边摆摊的陈某，想请他作法，帮自己解决丈夫包“二奶”的事情。

“大仙”见阿敏这样信任他，不禁心生邪念，提出要到他东华三巷 20 号家中去作法。阿敏没有多想，就跟着陈某去了。

到了陈家后，陈某谎称只要在她身上画符作法就可以解灾，要求阿敏躺在床上，任他处置。

陈某先是隔着衣服，用手指在阿敏身上各处胡划一气，继而要求阿敏将身体暴露出来，让他画符施法。随后，陈“大仙”大肆猥亵受害人。

最后，阿敏意识到自己被骗，奋力将陈某的手推开，穿上衣

裤夺门而逃。

逃出陷阱的阿敏，在海珠区大塘村口遇到巡警，立即上前报案，巡警在陈大仙摆摊之处，将其抓获。

某县芳龄 18 的高三女生小佩，常感后背疼痛（痛经），她那爱女心切的母亲黄丽，便带她四处求医问药，可是总不见效。

无奈的黄丽带着花季少女，找上了巫师李昌的家门。

43 岁的李昌，长期在当地机砖厂附近设祭台从事迷信活动，是一位有名气的巫师。

“哎哟，我算出了小佩确实‘犯太岁’（即受了惊吓）。”李昌假惺惺地告诉黄丽，“明天（初一日）上午 8 时准，给她做‘法事’，不能误了！”

2005 年 12 月 1 日上午 8 时许，黄丽买了水果、香纸、烟酒等物品，带着女儿登门治病。

在一大厅为小佩做完“法事”的李昌，手拿一根银针，以帮助小佩检查身体治病为由，将小佩带到大厅旁边一杂物间内，叫小佩闭上眼睛，将内外裤脱掉，先用银针朝她下身隐私处扎了一下，然后，以上药为名对小佩实施了奸淫。

“我一直都以为他在帮我看病。”没有一点性知识的小佩，后来哭诉说。

李昌被逮捕了，巫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算命带来的祸害

1944 年深秋的一天，大江之畔的一座县城小巷边上，一个男婴裹着一件破衣，呱呱地哭着。

老庄夫妇，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捡起了这个弃婴，取名庄招

弟——希望以后自己亲生一个小弟弟。可是，一年之后生下的偏偏是女娃娃，取了个名字叫来娣。

招弟没有为庄家招来弟弟，但他们兄妹俩感情不错，青梅竹马。到了婚嫁年龄、庄家夫妇办了几桌酒，请了一些亲朋好友，为招弟和来娣成了亲。

男的英俊小伙，学了一套手艺；女的美貌大方，勤劳肯干。出双人对，甜甜蜜蜜。

谁不向他们投去羡慕的眼光，可偏偏庄来娣不时传来绯闻。

为了顾全大局，庄招弟忍声吞气，好不烦恼。

两年后，他们的大儿子出生了。儿子的出世，并没有给庄招弟带来多大喜悦。因为，他怀疑，那小子是老婆与别人苟合的野种。

“野种。”这块心病，把庄招弟折磨得好苦。后来，他们有了个小儿子。但做丈夫的与大儿子好像隔着一层玻璃，没有感情，怎么也亲近不起来。

孩子们都长大了，相继娶了媳妇，各建了新房，还有了第三代。庄招弟与庄来娣本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然而，来娣——依然风姿不减的妇女，又传来桃色新闻，而且在“家庭战争”中，大儿子明显站在母亲一边，而小儿子帮着父亲。

如此明显的对垒阵营，招弟暗自伤心，心想：“大儿子肯定是野种！”

实在因为矛盾丛生，庄招弟与庄来娣的夫妻缘分到了尽头。离婚后的她，与同村的林某结婚，而招弟与小儿子家住在一块。

离婚后的庄招弟，非常郁闷，为了“消遣”，几个老头也去了新修的佛庙上香，保佑自己有个好的命运。

他想，大半辈子辛辛苦苦，为庄家生男育女，延续香火，到

头来，被庄来娣一脚踢开，真是死不瞑目。

又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住的地方与来娣夫妇相隔不远。见到原先是自己的老婆，如今与林某亲密得如胶似漆，好似一根无形的鞭子，时刻鞭挞着自己的心。

还见那来娣，时不时出入大儿子家，有说有笑，这不是故意利用“野种”，刺激、嘲讽招弟吗！

招弟满脑子是封建愚昧意识，认为老婆被人“抢”去，是掉了天大的面子……

一天，招弟看见路边树阴下，来了一位新客——算命先生。他悄悄上前。他连“八字”都报不全，算命先生便破格算了一个“命”。算得他痛哭流涕，算得他捶胸顿足，用身上带着体温的几张钞票，感谢了算命先生。

连自己生身父母和自己出生年月都不知道的招弟，据算命先生的口气，又一次认定了“大儿子是野种”，怪不得自己有病时，他们夫妇都不来看一下。

后来，招弟得了病，医生说是癌症，反正时日不多了，他想：“你（来娣）也别活了，同归于尽吧！”他看到来娣又进了大儿子的家门，立即手里拿了一把尖刀，冲进去，往她身上捅了一刀又一刀。鲜血染红了大院，眼看命归西天的她，招弟还来不及解决自己的时候，被大儿子夺下了刀。

邻居们唏嘘不已，“好端端的家毁于一旦，难道是前世作的孽。”

归案后的庄招弟，如实交代了菩萨的“保佑”，算命先生的“佐证”，作案动机的目的，并且向警方提出一个要求，有什么什么亲——亲子鉴定。

警方同意了，鉴定出来了，报告明白无误地写明：大儿子是招弟亲生的。

面对这份鉴定：庄招弟禁不住放声大哭：“算命先生害得我好苦呀！”但迟了迟了，算命先生的骗局，让他家破人亡。

七、自然之谜揭秘

罕见的“广西怪火”

1967年4月13日，广西昭平县富罗公社竹刀生产队，自燃起火3次。5月29日起火10次，除3起没有人在场外，其余7起都是有人在场的情况下起火的。

竹刀生产队20多户人家，每户屋子内都起过火，最多者达20次，少的也有几次。至7月14日3个月时间内，断续起火120起，一天最多的达19次。

起火的东西有茅屋、棉被、蚊帐、草席、被单、各种衣物、棉花、贴在墙上的报纸及白纸，各种木制、竹制家具和小农具等200多种，火烧物在300件以上。

起火物先冒白烟，经过30秒至1分钟，便出现明火苗。在冒白烟到尚未见到火苗之间，嗅有一股气味。

起火多在白天，后来夜晚也有，但次数不多。

火势旺时，木制锅架、舂米棍、锄头柄、小竹篮也着火。相距六七十厘米的木楼梯，火苗虽然烧不到，也被烤得成了黑炭。

奇怪的是，有的只冒白烟，如麻布、毛巾等，不见明火，炭化完便结束了。

令人惊奇的是，怪火当场“表演”给人们看：几个人围桌而坐，桌子中间放上一个纱团，嘿，在众目睽睽之下，纱团冒起白

烟，30秒钟之后窜出明火。

怪，怪，人们把着火的纱团灭掉取走，又在原处放上新的一个纱团，隔一分半钟后，新的纱团又燃烧起来。

“广西怪火真实吗？”有人问道。

“不假。”

其实，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南宁市南部扶绥县柳桥公社也发现过怪火，其中一个农家，从1977年8月至1981年8月，发生过60多次。

兴安县界首的小宅村，也常有怪火出没。房梁、棺材、猪圈、厕所、仓库、房舍都为怪火所烧。

1981年、1982年怪火断续分别延续了一个半月，1983年延续了两个月，多集中在七八月。在柴禾堆积的地方最易起火，起火部位一般离地面几十厘米到几米。



自燃的怪火

“是否人为放火呢？”有人问。

“不会的。有时村子里几处同时着火，有的家有人留下看守，仍然照样起火。”村里的群众说，“1983年最多的一天，竟起火17起，人为纵火不可能。”

因为村里怪火原因不明，迷信一时抬头。

1983年，小宅村民集资1000多元，在池塘边盖了一座庙宇——火神庙。

庙里有一幅壁画，画面上一条巨龙喷水灭火，画的两旁有一副对联：“浮石奇异显神通，江水源流环绕宅。”

为什么广西几个县都发生自燃的怪火呢？

经过调查，地质工作者认为，它是由于某种气体沿着一定裂隙向地表泄出，随着距地面渐近及泄出地表，氧气渐多，这气体逐渐与氧结合，与气态水结合成化合物，在适应的时间、空间聚附于易燃物质上，使其炭化而燃烧。

这“某种气体”，可以是二氧化硫。

在日常的试验中，便有这种情况。气体硫与空气中的氧结合成二氧化硫，再度氧化与空气中的水蒸气结合而成硫酸，硫酸为强吸湿剂，可以吸去木本物质中的水分而使其冒白烟炭化而燃烧。

兴安县界首小宅村附近，地下有黄铁矿。黄铁矿的成分为 FeS_2 ，含S 53.4%，是制取硫酸的主要矿物原料，而不是炼铁的原料。从地下断裂中逸出二氧化硫气体不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自然之谜，不是什么“鬼火”、“魔鬼放火”。科学破除了迷信的谎言，使怪火不怪了。

“石室藏烟” · “龙舌头”

“石室藏烟”——台湾海峡西岸莆田的 24 景之一。

石室位于莆田荔城区的西北面，自古以来有许多神奇的传说。

据说，在唐朝时候，这里便修建了大庙大殿，许多虔诚的善男信女，在这里烧香拜佛，祈求吉祥。

特别是每年正月初九，很多人从晚上 12 点去石室烧香，一直至天亮。那时，人们从山脚向上望去，只见缕缕青烟，像白带一般，环绕着石室岩——“石室藏烟”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

难道石室的大佛真的那么灵威神验吗？石室的烟气竟然迷惑了一代代、一村村、一群群的善男信女。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区里组织了地学小组，决心揭开它的自然之谜。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参加地学小组的赵荔红，倚靠在五层的教学大楼上，向远处眺望。她突然发现，石室岩周围的山上，到处明亮晴朗，唯独石室岩烟雾迷蒙，好似一位害羞的少女，不肯让人揭开盖头，叫人们一眼看不清她的美貌。

“今天又不是什么节日，”赵荔红感到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烧香拜佛呢？不是人们烧香，那烟又是从何而来呢？”

赵荔红兴致勃勃来到石室岩。

噢，奇怪，怎么刚才在山下是那样的晴朗，而一到山上，却雾气弥漫，越往上走，雾气越浓。不一会，头发湿润了。再往上来到一个山洞时，啊！这里简直看不清人——赵荔红顿时明白了：远处看到的烟，正是山洞里不断向外扩散的雾。

“藏烟”的“烟”，其实是“雾”。

“雾”是由水汽凝结而成的。在晴朗无云的夜晚，气温降低，空气容纳水汽的能力减小，水汽达到饱和，便以尘埃为核心，凝结成雾滴。

山坡上树木繁茂，水汽多，雾就更浓了。太阳出来后，气温升高了，空气容纳水汽的能力又增大了，水汽变得不饱和，雾就不断蒸发和扩散，并随风渐渐消散。

但是，在“石室”洞穴里，太阳照不到，温度上升慢，风吹不到，夜间形成的雾就不容易消散。它只能慢慢地向洞外飘逸——这样就出现了“石室藏烟”的奇景。

石室之上不远，有一块长约10米、宽约5米的大岩石，像舌头般地凌空伸出——啊，“龙舌头”。

据说，海龙王因为不守天规，自己播雨，受到天帝的惩罚，把它的舌头割掉，从天上扔下来。龙舌头落在这半山腰上，变成一块大岩石。

“这是真龙的化身哟！”千百年来老乡都这样说。

于是，迷信的人常常爬山到这里，在大石头下烧香供祭。尤其是节日，“龙舌头”下更是挤满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络绎不绝。

传说归传说，当然不会相信。惟妙惟肖的“龙舌头”也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跟当地的岩浆岩并无两样，只是早年岩浆凝固的坚硬岩石，产生了许多裂缝，后来露出地面受到各种力的作用，裂缝把它分裂成了大小不同的岩块，经过漫长岁月的风吹雨打，这大块的岩石岿然不动，而边上的小块岩石被“搬”了家。

“龙舌头”的下方也被掏空而凹进去了，成了迷信的人求神拜佛的“洞”。如果再凹进去，当然会坍塌下来，滚下山去。

真的，“石室藏烟”也好，“龙舌头”也好，它们的形成并不神秘。所谓大佛显灵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半山腰的“香地”

湖南洞口县山门清水村，有一天，一位采药的农民，爬上村里西北方向4公里的山腰采集中草药。

忽然，他感到好像有一股香味飘了过来。

哎，这是什么香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呢？是不是我的鼻子闻错了呢？

农民停下脚步，用鼻子使劲嗅了一下，果然闻到一股非常神

奇的香味。

“是什么东西这么香啊？对，我找找看。”农民想到这里，一边转悠一边闻。

闻了闻那些花草，没有那股香味；闻了闻那些树木，也没有那股香味。

奇怪，这香味到底从什么地方散发出来的呢？对啦，这里的土块有没有香味呢？

农民趴在地上一闻，哎呀，那神奇的香味，果然就是从脚下的土地散发出来的。

简直太神奇，太神奇啦！

这位农民回到家里以后，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乡亲们。就这样，人们一传十、十传百，那里土地能够散发出神奇、美妙香味的消息，很快传开了。

人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纷纷来到这里，享受着美妙、神奇的香味。

很有意思的是，这股香味仅仅出现在一块 50 平方米左右的凹地里。这个地方，四周是环绕的群山，没有人烟，它的上边是悬崖峭壁，下边是潺潺的小溪。只要往外多走出一步，香味立即消失，怎么闻也闻不到。

接着，人们还惊奇地发现，这块凹地面里的香味，早晨露水没干的时候，显得特别的浓；中午太阳正当头的时候，香味变得淡了，只有一股轻微的香气。到了黄昏或者雨后天晴的时候，那香味又会慢慢地由淡变得很浓了。

这块“香地”散发出来的阵阵浓香，能使爬山越岭来到这儿劳累的躯体，一下子变得不累了，使人精神十分舒畅、神志十分清醒。

“香地”的香味是怎么来的呢？

信佛的群众认为是“佛香”，是菩萨赐予的宝地，可以在这里建造一座殿宇，大雄宝殿就坐落在这 50 平方米的凹地里，以它为中心，让海内外的信徒都来叩拜分享。

有的人越说越迷信，他们认为也许地下埋有“佛骨”呢，香味是绕着保护佛骨的檀香木散发的。有位风水先生，还指出风水的来龙去脉。

更多的人前来考察，那是想建个度假村，建个疗养胜地，同时发展旅游事业。

但是，不管怎样，很要紧的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发出香味，找出原因，以杜绝某些人迷信的种种遐想，对此作出科学的解释。

经过反复调查考察，专家们认为，“香地”的地下可能有一种微量元素，这种微量元素放射出来和空气接触以后，形成了一种带有香味的特殊气体。“香地”的香味时浓时淡，很可能是因为这种放射性元素的强弱与气温变化有关。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元素呢？为什么只出现于一片小小的范围里呢？还没有被人们彻底地揭示。

无独有偶，闽西上杭城西 10 公里处的“直坑凹”里，原是一片荒芜的冲刷沙地坑，地表的植被稀稀拉拉老是长得不好。一天清晨，两位老师骑自行车路过这里，忽然闻到一阵阵淡淡的清香。

消息传开，有人实地去感受过，的确有一种“大蒜炒瘦肉”的味道，但有的人却闻不出来。后来扩大了通往武平的大路，如今路边建起了毛巾厂、炼铁厂等，居民住宅也一幢接着一幢，它的“香气”就没能进一步研究了。

震惊京城的“大水怪”

现在的北京陶然亭公园一带，过去是地处外城的东南角，人们叫它“南大洼”。

南大洼是一片沼泽之地，十分荒凉幽僻。湖上芦苇丛生，湖岸荒坟累累。夜半时分，鬼火明灭，风吹树动，乌枭夜啼，令人毛骨悚然。

1894年4月，人们忽然听到芦苇深处，鸣叫声声，环湖震响，整个湖面随之颤抖，水波汹涌。

“南大洼，连着海，是渤海的海眼，来了水怪。”老百姓人心惶惶，互相转告。

“‘大水怪’复出，要是震塌了海眼，北京城也就完了，这次可能在劫难逃啊！”平民百姓吓坏了。

“大清进关200多年，眼下‘大水怪’出来闹事，当然是凶多吉少，恐怕……”人们议论纷纷。

这些谣言、“妖言”，照样传入紫禁城去。

连光绪皇帝的“亲爸爸”——慈禧太后，也为之震惊。怎么办呢？必须想个对付的办法。

御前的王公、大臣们，七嘴八舌，百思千虑，讨论来讨论去，终于提出了两点措施：

一是，火速召集和尚、喇嘛、老道等在南大洼边上，筑坛念经，大办法事，超度“大水怪”。

二是，调八旗禁军，到南大洼布阵压邪，并且摆出皇上出巡的銮驾和仪仗，昭示天威。

于是，沼泽湖畔，荒坟累累之处，一时佛幡招展，钟鼓齐

鸣，颂经之声通宵达旦。

于是，八旗官兵，鼓角相闻，号炮震响，声传十里。他们布下了“混元乾坤八卦阵”，皇帝的宝座驻蹕阵中，大有六军出行、天子莅临的气派。

说起来也奇怪，只几天功夫，“大水怪”被“超度”了，被“镇服”了，销声匿迹。南大洼一带，恢复了原有的平静。

“一正压百邪”，“北京就是块福地，大家都沾西太后、皇上的洪福。”一时颂扬之声不绝于耳。

“还是和尚、喇嘛、道士有办法，还是八旗官兵有威力。不然，不知要闹到什么时候，闹到什么地步。”京城老头、老太，三句话不离“大水怪”。

1916年夏天，南大洼的“大水怪”又出现了。

“皇上退位，没有真龙天子镇着，‘大水怪’自然要翻翻身。”于是谣言四起，越传越邪。

正想登上“洪宪”皇帝宝座的袁世凯，急命京师警察厅速办。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幕僚直奔南大洼。

“‘大水怪’会叫，当然是血肉之躯，芦苇丛生的南大洼，湖水不会太深。”吴炳湘这样一想，便对“大水怪”付诸武力。

随即环湖进入战斗状态，10辆装甲汽车上还架着马克沁式重机枪哩！

可是，“大水怪”并不理睬如临大敌的警察，夜幕降临之后，照样开始鸣叫。

“总管，下手吧！”性急的人问吴炳湘。

“就地监视，查清声源，避免夜战，以免误伤。”吴总管答道。

旭日初升，终于传来开火命令。各种火器一齐射击，飞弹如雨，响声震天。

“大水怪”被震惊了腾水而出。原来是两只不知名的灰白色大水鸟，它们的嘴长两三尺长，鸣叫时把嘴插入水中，引起共振，湖水为之掀起了波澜。荒郊坟地，鬼火飞流，谣言流传时加油添醋，也夸大了“大水怪”的神威。相信迷信的人，也自己吓自己。

当场击毙的“大水怪”被制成了标本，放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展出，让人们了解真相，人们不再去赞扬和尚、喇嘛、道士等如何如何的功劳了。

并非怪胎的蛇龟

1983年9月2日，湖南澧水中游的石门县白云桥乡马鬃岭村，村民苏世伦在田野耕作时，突然看见跟前一团灰黑的“泥块”在动，他走上前去轻轻一踢，嘿！一只乌龟。

这是一只雌性龟，重550克，背壳长17厘米，呈灰黑色，杂有白色横纹。

叫人奇怪的是，这只龟的硬甲和龟板直接连在一起，很像一条蜷伏的蛇。

“蛇头”在龟尾椎正中，还露着两只小眼睛。“蛇尾”则在龟头下面。龟头长12厘米，比一般的乌龟大得多。

它爬行时，不时把头高高翘起，颈部如同眼镜蛇，频频鼓气。尾部长达8厘米，脚掌上布满蛇状鳞片。行动敏捷，比平常的乌龟胆子要大。

成百上千的人来到苏世伦家里，以一饱眼福为快。物以稀为怪，看过的人无不啧啧称奇。

由于龟背像一条蜷伏着的蛇，人们便称它为蛇龟。

蛇龟，在我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中，却是一种了不得的“人物”。一些道教的古庙中，也有供奉蛇龟的铜像或石雕，有的人干脆热心地把它与道教中的北方神联系起来。

“哎哟！苏世伦抓到的是蛇龟、神龟、是神仙所化。”有的人加油添醋，越传越神。连苏世伦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经意的发现，竟然带来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

那时还不是市场经济，传统的农民更不懂得借机会发财，不然几千几万元收入就不在话下。

翻开历史，唐代后期，占星术盛行。

占星术的发展，使古代天文学家将地球赤道附近的天空划分为28个不同的部分，每个部分称为一宿，用来标志月亮在一个月中运行的位置，共计28宿。

据星相家说，28宿分别由东南西北四位神——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管辖。其中北方之神“玄武”的标志，就是龟和蛇。所以，北帝庙又叫做龟蛇庙、玄武庙。

如果打开古人所画的神灵像，那玄武神是一位穿着黑衣披着长发、仗剑舞龟蛇的神。神的跟随者举着黑旗，上绣7颗星，表示玄武所辖的星座。

苏世伦所得的蛇龟，混杂着蛇与龟的特征，看上去是它们天然结合的，于是相信神灵的人认为，古人所说的玄武的标志，实际上是指这样子的蛇龟。

龟与蛇，在民间有着数不胜数的传说，流传得很广的一则是，雄蛇与雌龟交配，而雄龟则熟视无睹，也无力制止雌龟贪色，更无法驱赶雄蛇前来寻花问柳——怪不得有的人常把老婆与别人私通，而自己却装聋作哑的男人叫做“乌龟”。

那么，蛇龟真的是雄蛇与雌龟交配产下的私生子呢？不。

科学家告诉我们，蛇与龟虽然同是爬行动物，但分属于不同

的目。

蛇属蛇目，全世界约有 2500 多种，我国约有 190 种。

龟属龟鳖目，全世界约有 250 多种，我国有 38 种。

不同目的动物远缘杂交是不可能的，当然也不会产下后代。

那么，为什么会信以为真呢？

我国华南地区，常见一种大头平胸龟（又称鹰嘴龟），它的尾部很长，长的可达 26 厘米，龟背有蛇状鳞片，骤看上去，就像乌龟的后部拖着条蛇。所谓“蛇龟交配”之说，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1984 年 5 月中旬，石门县有人购得一只雄性蛇龟，与苏世伦那只龟的形状及生活习性基本相同，看来，蛇龟不可能是“怪胎”，会不会是一个新的种群呢？

要注意的是，不要见到奇形怪状的东西，就认为是鬼神所化，或与鬼神有什么牵连。大自然之谜是靠科学揭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两头蛇·三条腿的人

“呸，今天看见了一只两头蛇，太不吉利了。”在野外追捕蝴蝶的小青对指导老师说。

“没有的事，见到了两头蛇，绝不是不吉利的事情。”老师说，“因为两头蛇并不是妖怪，这只是动物的畸形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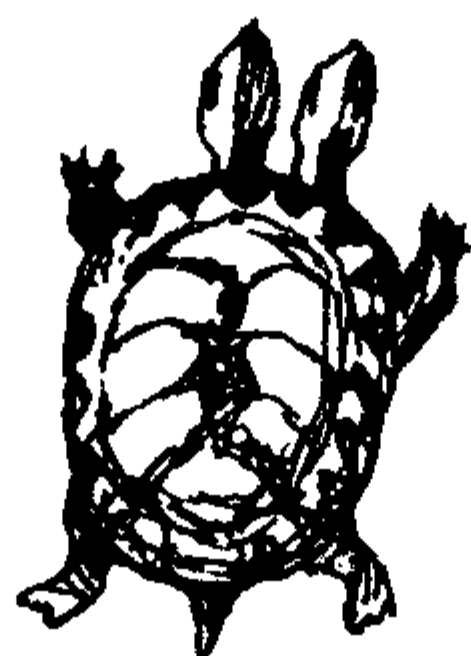
“真的吗？那是我外婆对我讲的呀！”小青说。

“畸形与不吉利扯不上边。”老师说，“通常情况下，动物的一粒受精卵只发育成一个胚胎，但是，有时候偶然受到外部的压力和震动，也会分成两个胚胎，发育成双体动物的。”

不仅蛇会有两头蛇，别的动物也有的。在上海自然博物馆里，还展出过两个头的牛、两个头的龟、两条尾巴的壁虎等等。西南某地山区，还有一个男孩，头的右侧有一个小头，小头上有眉毛，眼球还会动，小舌头还会伸出来……



双头蛇



双头龟



双头牛

古时候，接生婆看见“双头”的怪人，吓得大叫大嚷，夺门而逃。作为“不祥之兆”，也记载在古书中。

《汉书·五行志》载：“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六月，长安有女子生儿，两头两颈，面俱相向，四臂共胸，俱向前，尻上有目，长二寸。”

“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洛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共胸，俱向前。”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六月壬申，洛阳男子刘仓，居上西门外，妻生男两头共身。”

《宋书·五行志》载：“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新蔡县吏任乔妻胡氏，年二十五，产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腰以上脐以下各分。”

古时候，人们相信迷信，畸形怪胎被视为妖怪，往往被抛弃在野外，很少能长大成人。在《宋史》里有一则记载：“淳熙十

年（1183年），番禺南乡妇产子，肘各有三臂，及长，斗则六臂共运。”

在母体内，受精卵分裂成彼此独立的两个细胞团，成为两个发育中心，这叫单卵双胎卵（单卵孪生）。

如果两个细胞团没有完全离断，那么孪生儿的某部分（头、胸、臂部、四肢等）就会连在一起，成为等联胎。

如果联胎一大一小，那小的胎儿往往寄生在大胎儿上成为寄生胎。还有三联胎，出现“三头六臂”的怪人。

美国的连狄尼，1889年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他有兄弟姐妹13人，而他是一个长着三条腿的畸形人。

连狄尼的第三条腿，是从身体的右侧伸出来的。也许是孪生兄弟寄生给他的，另一条寄生腿着生于他的膝盖处，但没有发育好。

6岁时，连狄尼正常的腿，一条长99厘米，一条长96.5厘米，第三条腿长91.4厘米。

8岁时，连狄尼移居美国，受正规教育。后被邀请加入马戏团，经训练，第三条腿能灵活运用，踢足球、开汽车、游泳都行。此后，开始了表演生涯。

他的第三条腿，正好与椎骨末端相连，所以可作椅子使用，他自称是个“走到哪里都带有坐椅的人”。

连狄尼成年时体重79.37公斤，他的第三条腿重11.3~13.6公斤。结婚后生有4个孩子，终年77岁。

双头的蛇、双头的龟、双头的牛等不是鬼神所变，畸形人也不是鬼神所害。

一位美国的黑人妇女，生下了一对联体婴儿，医生告诉她——“她们活不了几个月，别多费心了。”

“上帝既然把孩子给了我，也一定会告诉我抚育她们的方

法。”做母亲的对医生的劝告，报之一笑。

真的，“活不了几个月”的她们，已经活了30多年。

我们应该体贴、尊重、关心畸形人（包括残疾人），让他们享受现代社会的快乐。他们不是“鬼”，也不是妖怪，是社会的普通一员。

花蛇蜕壳不神秘

一位著名的作家写道：

在高可触天的桄榔树下，我坐在一条石凳上，动也不动一下。穿彩衣的蛇也蟠在树干上，动也不动一下。不一会儿，让我看见了它，我就害怕得很，便飞也似地离开那里。蛇也和箭一样，射入蔓草丛中了。

我回到家，告诉妻子说：“今儿险些不能再见你的面了！”

“什么缘故？”

“我在树林里看见了一条毒蛇，一看见它，我就迅速地跑回来，蛇也逃走了……到底是我怕它，还是它怕我？”

妻子说：“你若不走，谁也不怕谁。在你眼中，它是毒蛇，在它眼中，你比它更毒呢。”

……

蛇是四肢退化了的爬行动物。全世界约有2500种，中国约有190种。

蛇体圆而细长，颜色鲜丽。它常把身体扭曲盘绕起来，像一个粪堆。见到了人，蛇便会张开血红大口，吐出长舌，所以人们看到蛇，都会感到厌恶、惧怕。特别是遇到有毒的蛇，更是害怕。怪不得有一句俗语，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在一般情况下，蛇类很少主动咬人。它是消灭鼠害的有功之臣，对人类是有益的。不应看到蛇，就把它打死。

什么“打蛇打七寸”，请手下留情吧！

有一天，“武夷山蛇园”的“蛇王”张震，收到一位中学生的信，信上说“我看到了花蛇蜕壳，是不是要倒霉了？”

哎哟，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许多地方都有这个迷信的传说。

“奇秀甲东南”的闽北武夷山区，不仅是蜚声中外的“鸟类天堂”，而且也是驰名世界的“蛇的王国”。据张震调查，那里共有6科30属62种的蛇，接近于中国蛇种的1/3。

张震创办的武夷山蛇园，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胡耀邦、方毅、姬鹏飞、钱伟长、周培源、姚依林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临参观指导。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方毅同志，奋笔疾书两个遒劲的大字——“蛇王”，对张震给予最有力的肯定与鞭策。

“花蛇蜕皮，没有什么秘密，”张震回信道，“健康的蛇，特别是幼蛇，蜕皮一次就长大一次。它们犹如换上新装的‘勇士’，又欢快地四处活动。”

是的，蛇在生长过程中，需要蜕掉长着硬鳞的皮，才能长大。

蜕皮前，蛇的表皮变得粗糙，体色变得暗淡、眼睛渐渐发白，抬头转动，但不爬行。

接着，“老态龙钟”的蛇体，张口吐舌，动作迟缓，头部欲上欲下，时左时右，旧皮渐渐松弛，从头顶向顶后裂开。

就这样在草丛里，在树枝上，在沟渠边，爬一爬，蜕一蜕，爬爬蜕蜕，前后半个钟头至一个小时，终于爬出蜕下的皮壳，摇身一变，成了一条经过乔装打扮的纹条醒目艳丽的“新人”。

“一觉醒来春光好，旧衣蜕下换新袍。”据张震的蛇园记录：“在饲料充足的条件下，五步蛇蜕皮每年七八次，每次相隔半个月到一个月。”

民间传说，花蛇蜕皮好比人大病一场，并非轻松。老弱病残的蛇，也有因蜕皮不了而慢慢死去的。

花蛇蜕皮是常见的现象，成长越快，蜕皮的次数越多。一般蛇蜕皮都在比较隐蔽的地方，不让人发现。

由于人们有害怕蛇的心理，偶尔碰到蛇在蜕壳，看到它那一种怪难看的样子，就认为触霉头、丧气。

其实，这些迷信思想是没有根据的：花蛇蜕下的壳还有医疗作用，还可做中药呢！

石娅口村的猝死之谜

1993年7月，云南思茅石娅口村的彝族青年者富财的母亲，没有任何征兆猝死在床上。刚刚结婚的妻子，也突然抽搐不省人事，很快停止了呼吸。

同一天，寨子里有一个人，也这样离奇死亡。

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死亡，使者富财心中萌生了巨大的恐惧。每天都求神拜佛，求上苍保佑。

石娅口村一天连续离奇死亡3人，引起了县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县卫生局局长带队前往调查。

医疗调查队刚进村，又同样死亡一人。

瘟疫，还是有人投毒，或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村民们学着者富财那样，供奉神仙牌位，祈求平安。有的人赶着牛羊上山，躲避瘟疫。

为什么猝死？原因很多，身体劳累、精神压力、家族遗传等等，怎么同一时间集中发作呢？

医疗调查队工作了一段，刚撤离石娅口村，青壮年村民李富才，又突然在睡梦中死去。二弟媳者富秀也于当天猝然逝世。几天后，老父亲李昌美也在没有任何征兆下，撒手人寰。

李富才一家5口，骤然只剩下二儿子和他不到一岁的孙子。接下来2个月里，村里又相继5人同样猝死。

县卫生局医疗调查队再次进村，看到的是几具还没有掩埋的尸体。

连续死亡人数太集中，该不是一般的猝死，是不是克山病暴发了呢？

克山病，是1935年在黑龙江省克山县最先发现的，它流行于荒僻的山村、高原及草原地带。克山病发病的症状与石娅口村死亡的人的症状十分相似，胸闷、恶心、呕吐、头晕，严重的出现昏厥、抽搐或休克。

村里发病的人仍然死亡，对患者血样和毛发的检测，他们身上并不缺少硒元素，可见并不是克山病。

那新元凶究竟是谁呢？

专家对死者的脑、心、肺、肝、肠等的解剖发现，他们可能是由于柯萨奇病毒的感染而造成病毒性心肌炎致死的。

柯萨奇病毒是一种在自然界比较常见的病毒，最容易隐藏在猪、狗、牛、猫、老鼠身上，可以通过肠道传染，但是在石娅口村为什么这么多人被感染呢？

村里养着大量牲畜，是不是牲畜的粪便污染了水源呢？奇

怪，饮用的水中并无这种病毒。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猝死者多在七八月，在雨水季节、雨季冲下山的水源中，终于找到了柯萨奇病毒。

村民们对神灵的崇拜祈求，并没有斩断病根，通过了大量的科学测试，才找到了得病的元凶。

为此，当地政府对居民饮用的水进行了改造，把露天水通过水管引进每家每户；雨季容易发病的季节，对饮用水进行消毒。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居民的安全，2003年全村居民整体搬迁，让石姬口村人远离“死亡之地”。

奇怪，为什么离石姬口村不远的山上、山下两个村庄，都饮用同一水源，却不会发生类似的猝死现象呢？专家仍在不断深入研究，以便解开那离奇的猝死之谜。

菩萨是不会保护人们性命的，还是相信科学吧！

后 记

写完了这本小册子，心里还有说不完的话。

最近，听到朋友讲到一位“老外”，游览一座颇有名气的寺庙的故事。

那位来自西方国家的老头，看到中国的香客在求签，他学了起来“求”出一签，交给了翻译。

翻译一看，是“下下签”。心里想，如果照文字翻译，可能会挫伤“老外”的兴致。

“约翰先生，”翻译的人灵机一动，对“老外”说，“菩萨说，你刚才说的英语，他听不懂。”

于是，“老外”的心事通过翻译，说给菩萨听。

在和尚的指点下，“老外”重新再求一签，结果求出了一条“上上签”。

翻译眉开眼笑地把签文内容，译了出来。

“OK，OK！”“老外”越听越乐，连声赞叹自己的运气好。

如此这般，一上一下，一好一坏，可以随意再来，由此可见，求签只是愚弄老实人的把戏。

明代有个叫朱国榄的人，写了一本叫《涌幢小品》的书，他在书里记载了一件事：

一个叫路贵的人，出门在外，看见一处围了不少人。原来，巫师在降鸾（即“扶乩”）。巫师说有神仙降临，神仙能预知求拜者的吉凶——其实是借此骗取老百姓的钱财。

哎哟，很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恭恭敬敬地在供奉香烛、纸钱，希望得到神仙的保佑。

路贵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一双穿在脚上的臭鞋子脱下，往神案上一摆，说：“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供奉，只好用它了，不过臭了一点点。”

周围的人看见路贵如此大胆，为他捏了一把汗，吓得不敢作声。心想“完了，路贵没命了。灾祸一定接连不断，怎么生活下去……”

路贵从包袱里拿出一双新的鞋穿上，大笑而去，毫无畏惧的神色。

后来，路贵活到80多岁（那时人的寿命平均只有40多岁，甚至更短），根本没有什么灾异降落在他身上。

“路贵献鞋”的事说明，即使在古代，不信神的也大有人在。路贵让巫师出尽洋相，又侮辱了“神灵”，仍平安无事。可见鬼怪神灵的的确确不存在。不然，路贵小则被穿上“小鞋”，没有个好日子过；大则置其于死地，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还看到一则材料，我国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周有光，他的妈妈偷偷地给他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说：“不行啊，他只能活到35岁。”

“只能活到35岁。”多吓人呀！他97岁去体格检查，医生不相信，以为周有光写错了年龄，给他改为79岁。如今，曾两次拜访过世界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周有光，已经活上百岁啦。他说：“算命先生的话靠不住。”

的确，迷信是完全靠不住的。只有相信科学，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快乐与幸福。

作者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揭穿迷信骗局 _ c _ _

作者 =

页数 = 1 5 6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

书名
前言
目录

- 一、“鬼神出在自心头”
 - 害死人的烧香许愿
 - 自欺欺人的求雨
 - 榕城的“榕神”
 - 阴间没有地狱
 - 刘邦和叶向高的梦
 - “赵公元帅”的教训
 - “出米石”传奇
 - 阎锡山信佛的厄运
 - 生男生女的秘密
 - 书生与“鬼”·陕西壮士
 - 瞎编出来的“鬼”
 - 幡然悔悟的吴大娘
 - “请出”泥菩萨办小学
- 二、“风水先生惯说空”
 - “白虎抬头”的骗局
 - 一场“骗龙”的闹剧
 - “秘密任务”·“后院起火”
 - 中上阶层的“时髦”
 - “仙水”
 - 袁世凯在宫门修厕所
- 三、算命先生的谎言
 - “生辰八字”的秘密
 - 算命先生的“绝活”
 - 《凤阳花鼓》·朱元璋
 - “同路而行”·“夺路而行”
 - 骗人的“本钱”·口歌子
 - “父在母先亡”
 - 一窝“老虎”·“十羊九不全”
 - 黄雀衔帖的骗局
 - “九星照命”的货色
 - 黑色诱惑的悲剧
 - 手相·“算命机器”
 - 炒作中的“星座算命”
- 四、“奇闻”不奇
 - 眼皮跳的“奇闻”
 - “鬼压床”
 - 拔牙的风波
 - 吹歪嘴巴的“鬼风”
 - 老姜的“酒糟鼻”

“死不瞑目”的奥秘
世上没有“落水鬼”
地下菜窖里的“鬼”
子虚乌有的狐狸精
猫头鹰的冤假错案
“不祥之兆”的玉兰花
神秘的“魔”菇
“神树”

五、“贱名”·“气功”·“神花”

不合时代的“贱名”
陋俗：向路上泼中药渣
“照妖镜”的风波
数字：“吉祥”与“不幸”
“奇书”·“不宜动土”·“奇碑”
神棍·“气功大师”
发气治病的骗术
下油锅的假与真
“老佛爷”的“女左男右”
上当的孝子牛牛
明宪宗的“扫帚星”
为“神花”举办节日
移风易俗的集美城乡

六、荒诞事件教训

荒唐透顶的“预言”
魂断“起名大师”
“仙草”——何首乌
迷信“半仙”的下场
“法事”背后的罪恶
算命带来的祸害

七、自然之谜揭秘

罕见的“广西怪火”
“石室藏烟”·“龙舌头”
半山腰的“香地”
震惊京城的“大水怪”
并非怪胎的蛇龟
两头蛇·三条腿的人
花蛇蜕壳不神秘
石娅口村的猝死之谜
后记